艺文洋海

6

1980

風景（水墨）　林信作

RICHARD CHARLES LEE CANADA-HONG KONG LIBRARY
利銘澤典藏
APR 29 2026

海洋文藝 第七卷 第六期 目錄

封面設計：林 信 題字：劉海粟

論壇・談苑

科學小說的展望 錢歌川 一五
不同流俗的吳濁流 葉如新 二八
創作的危言 秦 松 四二
筆無常法（雙魚樓隨筆） 鄭家鎮 一四二

作家與作品

「一個新的開始」（夏承燾訪問記） 楊牧之 四
回憶詩人戴望舒 孫 源 三八
薩特爾病逝巴黎 錢歌川 九六
《愛默森文選》（談書集） 谷 旭 一一七

小說・散文

鬱結的心 李汝琳 五六

放榜那一天　雙翼　四六
馬經理的威風　夏雲　一二五
我和大蔡　竹紫君　一三一
賠償青春　連雲　一三六
三十年後（十九）　聶華苓　八四
櫻桃桑葚貨賣當時　新鳳霞　九二

詩歌・譯文

戰火下　洪荒　一〇〇
風　方敬　一〇九
相思柳　柯原　一〇四
三疊　呂劍　一〇八
福建花木　蔡其矯　一一二
旅途素描　周良沛　一一〇
田園　伊娃　一一三
叮囑　原甸　一一五
贈同機老先生　以德　九五
老黃牛　駱南僑　一〇三
望雲樓詩鈔　曾敏之　一一六

絳秋詞草　李學鑫　三七
法國散文詩十篇　龐維爾等作　施蟄存譯　二〇
父親　（泰）蘇婉妮·素坤塔作　水梁譯　二一九

外國文訊

愛沙利亞的科學幻想小說　明華　一四
介紹猶太文學的一本書　明華　四一
巴爾的新著小說《陋巷》　老兵　九九
奧卡西未印行的劇本　米一葦　一四一
詩人考黎的新作《金山之夢》　米一葦　九五
去年加拿大獲獎的幾名劇作家　童曼　一四四

畫頁

百花園林（國畫）　祝大年　封面
橘頌（國畫）　張亞濂　封底
風景（水墨）　林信　封二
新疆舞蹈（速寫）　姚迪明　封三

文藝書訊　本刊　三六

「一個新的開始」

——訪夏承燾先生

楊牧之

進了夏先生的起居室，迎面一幅老松圖，這是著名畫家劉海粟先生今年春天畫給夏先生祝賀他八十壽辰的。一棵老松，雖不像青松翠柏那樣鬱鬱葱葱，但枝枝如鐵，傲然挺立，却給人以力量。

「夏老，您的大作……」

夏先生的《月輪山詞論集》剛剛出版。他拿着新書，摘下眼鏡，細緻地端詳着書的封面，十分激動地說：「想不到我這本書還能出版！」我凝視着老先生的面孔，此時此刻老先生的感情是不難理解的。十幾年風雲雷電，十幾年從南到北，從陽光明媚的書齋，到令人窒息的「牛棚」……，想到這些，我不禁也十分激動。這本《月輪山詞論集》的出版的確不容易。書裏的大多數文章早在一九六六年就排出了清樣，準備付印了。恰好這時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一切都要重新

審查，這本書當然也在「橫掃」之列。十年，是那麼漫長，又是那麼短暫。想不到的是歷史竟然這麼快地就把人們盡情地嘲弄了一番，車輪又以排山倒海之勢，滾滾向前了。

夏先生是中國當代著名的詞學研究家，他有關詞學的著作有十幾種，最膾炙人口的有《唐宋詞人年譜》、《唐宋詞論叢》、《姜白石詞編年箋校》等書。他從二十歲起就獻身於教育事業，歷任幾個大學的詞學教授。正如他最早的學生現已七十來歲的王權先生詩中所說：「親栽桃李三千樹，管領風騷六十年。」胡喬木曾尊敬地稱他爲「一代詞宗」。

夏先生爲什麼會有這樣傑出的成就，他在研究詩詞的過程中有什麼快樂或苦惱？我見夏先生興致正高，便冒昧地發問了。

衣帶漸寬終不悔

夏先生說：「我愛好詞學，得感謝我的老師。」說着，講了一個有趣的往事。夏先生生活在江浙一帶，受古代文化的薰陶，那裏的文人士子是有作詞的傳統的。上課時老師給他們講怎樣作詩，怎樣塡詞，講到唐人朱慶餘的《宮中詞》，其中兩句寫道：「含情欲說宮中事，鸚鵡前頭不敢言。」那時夏先生只有十四歲，讀了這首詩，便塡了一首《如夢令》，詞中有這樣兩句：「鸚鵡，鸚鵡，知否夢中言語？」意思是說，儘管你會學舌，可是我夢中說的話你能知道嗎？教夏先生國文的張震軒老師看到後，在這兩句詞上面，用朱筆，濃濃地畫了幾個圈。夏先生說：「我拿到筆記本，眞是高興啊！其實只不過多畫了幾個圈。可是，小孩子很看重這幾個圈，它給了我極大的鼓勵。誰想到，張震軒老師的幾個圈，竟然影響了我一輩子。從那以後，我寫詞的興趣更濃了，手抄了《白香詞譜》，整天背東坡詞，慢慢地走上了研究詞學的道路。」講到這裏，夏先生流露出對他的老師的無限懷念之情。

夏先生感謝他的老師，感謝點燃他心中知識之火的啟蒙者，但夏先生所以成爲詞學專家，還同他自己的勤奮刻苦分不開。

一九〇〇年，夏先生於浙江省溫州市一個普通的商人家庭。父祖輩都是開布店的，既不是書香門第，也沒有給他留下任何藏書，夏先生全靠自己的勤奮好學，闖出了一條道路。

夏先生說，他自己並沒有什麼特殊的稟賦，他的秘訣在於苦幹。他說，「笨」從本，「笨」是根本。一個人生來本來什麼也不會，這沒有什麼可怕，可怕的是自己不學習，不苦幹。

夏先生從很小的時候起就開始背誦十三經，他說，一部十三經，除了《爾雅》，幾乎都一卷一卷背過。記得有一次，背得太疲倦了，從椅子上直撲向地面，摔得鼻青臉腫。

一九一八年，夏先生在溫州師範學校畢業，他先在溫州做過小學校長，又在北京當過報紙副刊編輯，後來到西安，在西北大學教授詩詞，五、六年間從東南到西北，歷盡艱辛，但也開闊了眼界，接觸了社會，使他的詩詞更加深刻了。

一九二一年，從北京去西安，旅途中夏先生作《清平樂·鴻門道中》：

吟鞭西指，滿眼興亡事，一派商聲笳外起，陣陣關河兵氣。馬頭十丈塵沙，江南無數風花。塞雁得無離恨，年年隊隊天涯。

揭露了軍閥混戰給人民造成的災難，飽含了對國家興亡的憂慮。

一九二三年，詩人作五律《登長城》：

不知臨絕頂，四顧忽茫然。
地受長河曲，天圍大漢圓。
一丸吞海日，九點數齊烟。
歸拭龍泉劍，誰知此少年。

二十三歲的青年，登高望遠，抒發了要幹一番事業的豪情壯志。

一九二六年，夏先生又回到江南，在浙江嚴州第九中學教書。嚴州是個美麗的地方，嚴子陵釣台就在這裏。第九中學原來是州府的書院，裏邊有一個很大的書庫，一直封閉着，沒人利用。夏先生講到這裏，頓時興奮起來，眼裏閃爍着異常的光芒，他說：「我多虧了那個書庫，它幫助我打下了學問的基礎。」

夏先生到第九中學後，問校裏的老師，庫裏都是什麼書，老師告訴他是一些詩詞，沒人要看的。夏先生知道後，帶着學生把書庫整理好。以後，每天上完課，夏先生就鑽進書庫讀書，在那裏，他閱讀了大量的有關唐宋詞人行迹的筆記小說，作了許多筆記，後來一鳴驚人的《唐宋詞人年譜》以及姜白石研究資料，都是這個時期積累起來的。

一九三〇年，夏先生開始在之江大學任教。他在《月輪山詞論集》的《前言》中說：從三十多歲到六十多歲之間，「我兩次住在錢塘江邊的秦望山上，小樓一角，俯臨六和塔的月輪山。江聲帆影，常在心目。」江聲帆影陶冶了先生的性情，同時，也造就了一代詞人。「詩思比江長」（《望江南·自題月輪樓》），在這期間，夏先生創作了許多美麗的詩詞，也寫作了大量的詞學研究文章。

「您發表的第一篇文章是哪一篇？」

「我記得是《白石歌曲旁譜辨》。」

說到這裏，夏先生講了一個有趣的故事。剛剛開始研究詞學時，夏先生並沒有打算著書立說，文章寫好後就放到書架上。有一次，顧頡剛先生到之江，在書架上發現了《白石歌曲旁譜辨》，覺得很好，因爲關於「旁譜」的知識已經沒有多少人懂了，他就把這篇文章帶走了。不久，《燕大學報》就登了出來。夏先生說：「這件事在我們學校還引起了一個小小的轟動。不久，《燕大學報》給我寄來稿費，我記得很清楚，是一百個銀元。我從銀行把錢取回來，同事們都十分驚訝，有的人說，眞沒想到作文章會有這麼多稿費……」

坐在一旁的夏先生的夫人吳无聞先生笑着說：「其實眞不容易，老先生有一首詩，『江湖秋浩蕩，魂夢夜飛沉』，說他自己作學問作得夢寐以求的情況，常常整夜不眠。」夏先生勤奮治學的情況使我聯想到顧頡剛先生。顧先生曾說：「有時在室內跪伏了數天，走到街上，只覺得太陽亮得耀眼，空氣的清新彷彿到了山頂。」可見，老先生們所以大有作爲，都是經過「衣帶漸寬終不悔，爲伊消得人憔悴」的境界的。

歲月流逝。六十年代是夏先生意氣風發，瓜果纍纍的季節。一九六一年寫了《李清照詞的藝術特色》、《龍川詞編年箋校》（與牟家寬合作），一九六二年寫了《辛棄疾》（與游止水合作）、《讀詞常識》，一九六三年寫了《詞源

注》，成果與日俱增。當時，夏先生寫了一首《望江南》，抒發了自己的情懷：

支筑去，萬象塔山前，解道夕陽無限好，卿山異彩忽瀰天，相顧幾華顛。

這首詞寫的是一九六三年他去莫干山旅行的情況。同行幾位都是「華顛」老漢了，但大家老當益壯，志在千里。古人云，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夏先生說，即便是「夕陽」也要放出瀰天異彩來。從莫干山回來，夏先生便着手修改《詞林系年》、《詞例》等稿。正當此時，文化大革命開始了。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

夏先生越談越健，突然吳无聞先生笑着問我：「你知道《瞿髯論詞絕句》前言中「禁足居西湖」是什麼意思嗎？」沒等我回答，夏先生便哈哈大笑起來，「禁足，不得隨便行動也。那是我在杭大蹲牛棚的收穫啊！」

夏先生見我莫名其妙，又接着說：「杭州大學的文革是從「林夏戰役」開始的。林，指杭大校長林淡秋，是黨內資產階級的代表；夏就是我了，是黨外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

「回憶是最美妙的」，這話不無道理，即便是十分痛苦的往事，經過歲月的變遷，也會使人從中抽象出一些最動人的東西來。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杭州大學校門口一幅大標語震動了杭大校園：「絞死牛鬼蛇神夏承燾！」下面抄錄了一首詩：

敢想容易敢說難，說錯原來不等閒。
一頂帽子飛上頭，掀它不動重如山。

杭大的師生都很熟悉，這是夏先生一九五八年寫的一首打油詩，當時在杭大無人不曉，還曾被中宣部的某位負責人引用來批評一些幹部。這次重抄出來，却冠以新的觀點：「一首惡毒攻擊教育革命的黑詩」。夏先生驚得目瞪口呆，但他還是掏出小筆記本，一字一句地抄了下來，準備作交代。

當晚，大會批林淡秋。夏先生與其它牛鬼蛇神奉命陪鬥。盡管在書齋裏作了一輩子學問，夏先生還是明白，先黨內後黨外，打倒了林淡秋，下一個該輪到他了。回到家裏，他親自書寫了一幅大標語：「打倒夏承燾！」整整齊齊地貼在自家的門牆上。他想，應該表這樣一個態吧？

這時候，蘇東坡的達觀思想幫助他解脫了困境。夏先生一生治詞，最崇拜蘇東坡。他曾說：東坡貶官到海南，並不感到痛苦，所謂「日啖荔枝三百顆，此身長作嶺南人」，相反倒心滿意足了；秦觀則不同，才到郴州，就抑鬱而死。於是，夏先生默念着蘇東坡「也無風雨也無晴」的詩句，等待着即將到來的大風雨。夏先生曾經想，下次輪到鬥他時，就用棉花把兩只耳朵塞住。夏先生認爲，只要心中平靜，就不怕外界風雨。夏先生無法達到禪宗六祖慧能「本來無一物」的境界，他只好用棉花塞住耳朵，躲避外界的風雨。

然而，外界的風雨並不以個人的主觀意志爲轉移，這一場暴風驟雨誰也別想逃脫。一個更大的罪名又壓了下來：夏承燾裏通外國！

「您怎麼還有這個罪名呢？」我被「裏通外國」弄糊塗了。

「就是因爲這篇文章。」說着，他打開《月輪山詞論集》，指給我看《岳飛〈滿江紅〉詞考辨》一文。我還是不得要領，便說：「裏邊泄漏了什麼機密嗎？」

「哈、哈……」夏先生爽朗地笑了。

吳无聞先生說：「他一個書呆子知道什麼機密，原因也很簡單，就是因爲這篇文章最初發表在日本的刊物《中國文學報》上了。」

《中國文學報》是日本京都大學的一個學術性刊物。日本的著名教授、「中國學」專家吉川幸次郎先生，清水茂先生都曾經參與編輯工作。五、六十年代他們和夏先生時有書信往來，互相交流研究心得。一九五三年，夏先生在信中談到韋莊的《又玄集》，說在中國，這本書只見著錄書名，却見不到完整的書。清水茂先生回信說，日本有這本書，並且熱情地把整部書影印出來，寄贈給夏先生。夏先生交出版社出版。這樣，韋莊的《又玄集》，經日本友人的幫忙，又回

到了它的祖國。

爲了表示感謝，夏先生把據清水先生寄來的版本影印出版的《又玄集》回贈給日本朋友，同時，把自己的論文《岳飛〈滿江紅〉詞考辨》寄給日本同行，請他們指正。

其實《岳飛〈滿江紅〉詞考辨》是一篇考證性文章。幾百年來人們都認爲「怒髮衝冠，憑欄處，瀟瀟雨歇」是岳飛之作。「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慷慨激昂，鼓舞了多少仁人志士抗敵救國。夏先生不同意這種結論。他說，對詞的「科學鑒定」與詞的「歷史意義」不應該混淆起來。他認爲這首詞不是岳飛所作，理由是一、這首詞最早見於明代，從不見於宋元人記載；二、岳飛的兒子和孫子兩代搜訪父祖遺稿，不遺餘力，歷經三十餘年，而不曾見到膾炙人口的《滿江紅》；三、從地理常識上說，「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賀蘭山在今西北甘肅、河套之西，南宋時屬西夏，而不屬於金，岳飛要直搗的是金國的上京黃龍府，黃龍府在今天的吉林境內，南轅北轍，怎麼能把《滿江紅》同岳飛聯系在一起呢？夏先生頗爲興奮地把自己研究的心得供獻給讀者，就正於方家，哪裏料到却招來一場橫禍！

事情很清楚，這是中日兩國學者以文會友互相切磋的友好關係，道理也很簡單，這種交往只會促進文化交流，增進兩國學者的友好情誼。而且，中日兩國學者的這種友好的往來，源遠流長，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唐朝就已經開始了。日本的遣唐使晁衡回國，誤傳惡耗，偉大詩人李白曾寫詩悼念：「日本晁卿辭帝都，征帆一片繞蓬壺，明月不歸沉碧海，白雲愁色滿蒼梧。」爲什麼我們連一千多年前的古人都不如呢？但是，那時候，這些如白日青天一樣的事實有誰聽？跟外國人通信來往就是「裏通外國」，不必多說！

「『林夏戰役』把您們的夠可以的吧？」

「算我幸運，大會批鬥沒有輪上，剛要鬥我，全國大串聯開始了。紅衛兵殺向全省、全國，他們顧不過來鬥我了，就把我們關了起來。書不讓看，報不讓讀，不許隨便走動，這不就是『禁足居西湖』嗎？冬日夜長，沒法打發日子，我就開始作詩。但畢竟是鐵窗風光，哪裏考慮得周全呢？這就是我在前言中說『倉卒未寫定』的意思。」

「這眞是『林夏戰役戰果輝煌』啊！」在座的幾個人都哈哈大笑起來。

談到裏通外國，夏先生回憶起往事。抗日時期，夏先生避地上海，眼看汪精衞政權賣國投敵，充當了可恥的漢奸，他作詞譴責。他在《鷓鴣天》（一九三九年作）下闋中寫道：

持涕淚，謝芳菲。寃禽心與力終違。銜山填海成何事，只勉風花作隊飛。

「寃禽」，就是影射汪精衞。《述異記》中說：「炎帝女溺海，化精衞，一名寃禽。」夏先生批判汪精衞逆歷史潮流而動，必將身敗名裂。

夏先生一個舊友投奔了汪精衞，他給夏先生寫信說：「希望你趕快來，汪先生是知道你的。」夏先生回信說：「你說投奔汪精衞是爲了糊口，那麼，你在南京吃你的飯算了，不許再開別的口。」他還作詞表達自己的決心。在《玲瓏四犯．過舊友寓廬感事》（一九四〇年上海作）最後兩句寫道：

待東窗換了頹陽，才許袖羅重把。

你要和我見面嗎？等着東窗見到夕陽時再說吧，表達了訣絕之詞。「東窗見到夕陽」，這同古代民歌中所說的「白日參辰現，北斗回南面，水上秤砣浮，直待黃河徹底枯。」都是同樣不能實現的。

回憶往事，老先生的感情頗爲深沉。他一邊慢慢地說着，一邊細細地想着，眼神那麼遙遠，一望而知，老先生已經回到了四十年前兵荒馬亂的年代。

「我聽說，去年春天，吉川幸次郎、清水茂二位先生來中國訪問，他們沒來看望您嗎？」

聽我這樣問，吳无聞先生說：「不巧得很，去年春天，吉川、清水等十位日本朋友應社會科學院邀請，遊覽杜甫草堂，臨離開北京上飛機的早晨，有人對他們說，夏瞿髯先生現在北京。他們聽說後，已經來不及了。前不久清水先生來信，還因爲沒能見面而遺憾呢。」

說着，從一堆信扎中找出清水茂先生的來信，信一開頭就寫道：「看到先生大著《瞿髯論詞絕句》，十分高興。西冷尙傳樊榭遺風，興致極富。金堡爲乾隆所嫉，今讀高作，乃知其由。唯乾隆與金並提者有屈翁山，論詞未及，頗可惜也。……」又說：「吉川師（指吉川幸次郎，吉川爲清水的老師）比獲微恙，暫時不能奉書，托茂道謝。」看到兩國學

者與日俱增的友誼，我想到宋朝大詞人辛棄疾的詞句：「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誣陷、誹謗，造謠中傷，有什麼力量能改變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呢？

問渠那得清如許

一九七五年，夏先生離開居住了幾十年的西子湖畔，來到了北京。寒冷而乾燥的北方並沒有使他意志消沉，他給自己住的地方起名「朝陽樓」以示胸懷。

一九五六年，周總理陪同外賓到杭州，在西冷舉行宴會，特地邀請夏先生赴會。夏先生被總理高超的品德，莊重嫻雅的風度，無比的聰慧、機敏，以及日理萬機爲國家鞠躬盡瘁的精神所感動，他深以我們民族、我們國家有這樣的領袖而自豪，決心報答總理的關懷。一九七六年總理逝世，夏先生剛從杭州來到北京不久，心神才定，又悲痛叢生。他寫了《水龍吟》，悼念總理：

> 宵來海嶽都驚，拏雲千丈長松倒。當胸紅旭，當年同畫，山河果果。一代完人，千秋公論，六州此老。記西冷高會，燈邊夢境，還制淚，溫言笑。百萬工農素縞，耐霜風學童翁媼。九關豺虎，重閘魑魅，公心了了。大地江河，送公歸去，神遊八表。但雲端一哂，祁連高塚，任長風掃。

夏先生又回憶起陳毅副總理對他的情誼。一九六二年在上海國際飯店編寫《歷代文論選》，陳老總曾參加會議。上樓的時候，陳老總笑着說：「從前，你們這些書生是住不到這裏來的。只有現在，你們才能住進來。」夏先生說，「陳老總這幾句話，我牢記在心頭。中國古人有一句話，叫作『士爲知己者死』，總理，陳老總都是我們的知己，我怎麼能不努力幹！」

宋朝朱熹有兩句詩，「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治水來」。夏先生的心一下子在我們面前打開了，讓我們看清了他心中的「源頭」是什麼！

夏老思緒不斷。一九六三年，政協在北京開會，夏先生作爲特邀代表，出席了會議。會議期間，陳老總特地到代表們下榻的民族飯店看望夏先生，談話熱烈而歡快。當時夏先生曾寫了《玉樓春》詞記下了陳老總枉顧京寓相互切磋論詞之樂：

君家姓氏能驚座，吟上層樓誰敢和。辛陳豪氣已心降，溫李傳歌防胆破。　渡江往事燈前過，十萬旌旗紅似火。海疆小醜敢跳梁，衰底閻羅頭一顆。

上闋寫對陳老總豪邁詩章的傾倒；下闋抒發了對陳老總彪炳功業的敬仰。

陳老總親自到民族飯店看問之後，又請夏先生、馬一浮、熊十力、沈尹默夫婦、傅抱石六位，在政協禮堂盛宴。夏先生說，席間十分歡快，既有對陳老總的景仰、熱愛，又有相互切磋的情誼，沈老（尹默）曾朗誦贈陳老總的詩章。陳老總十分高興，約定從此以後年年爲此文酒會。

聽夏先生講到這裏，我不禁十分感動，陳老總的聲音笑貌歷歷如在眼前……。「將軍本色是詩人」，陳老總對夏先生等人的關懷，體現了陳老總愛才如渴、禮賢下士的品德，難怪他得到了全國人民那樣深摯的熱愛。作爲一個擁有八億人口大國的副總理，外交部長，親自去看望幾個知識分子，這不僅僅是以文會友，而且體現了國家對知識分子的團結和支持。

一九七五年，夏先生又過政協禮堂，想起陳老總對他的深情厚誼，想起十二年前的盛會，想起陳老總相約「年年爲此文酒會」，如今陳老總去世了，當年出席宴會的六個人僅剩下他和尹默夫人了，物在人非，不禁神傷。但夏先生依然豪情滿懷，高唱「西山爽氣，依舊秋光紅與紫。招手鸞凰，他日來尋六客堂」（《減字木蘭花》作於一九七五年），江山不改，歷史前進，美好的事物，爲社會作出貢獻的人，總要被人們懷念與景仰的。

談到這裏，夏先生輕輕地舒了一口氣。從他所住的朝陽樓的東窗望出去，太陽漸漸升高了，屋子裏還剩下的一點陽光，正照在夏先生的書案上，越積越高的書稿，橫七豎八的參考書，可以看出主人的勤奮。不由地我又被牆上劉海粟先

生的老松圖吸引了過去……。

夏先生呷了一口茶，說：「我今年八十歲了，如果掉過來，十八就好了，有那麼多事情要做，時間來不及了。」其實，夏先生正在兼程而行。四害粉碎以後，夏先生精神煥發，他被借調到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作特約研究員，在吳旡聞先生的協助下，近兩年他出版了《瞿髯論詞絕句》、《月輪山詞論集》，編寫了《湖畔詞談》、《詞林系年》、《詞例》、《域外詞》等著作，眞是分秒必爭啊！他在努力奮鬥，也在憧憬着一個美妙的未來，正如在新近出版的《月輪山詞論集》的前言中所說：「今天，就我個人來說，已經『垂垂老矣』，因而更加懇切地希望得到讀者的幫助和指正，使我還有一個新的開始。」一位八十歲的老人還在努力爭取「一個新的開始」，要爲時代做出新的貢獻，我們這些後生又該怎樣做呢？此刻，當我寫這篇訪問記時，這個問題又冒了出來，它好像在對面望着我：你怎樣爭取一個新的開始呢？

一九八〇年一月二日北京

愛沙利亞的科學幻想小說

明華

科學幻想小說在愛沙利亞（Estonia）並不普及。但既然幻想未來又是作家對現實的一種看法，這就使人有去深切了解一下此一風格的第一篇愛沙利亞人的科學幻想作品——《女人世界》（World of Women）的需要。它的作者是赫萊特（Hellat）。

故事發生在一個叫 Rendon 的行星上，此處的文化水平比地球先進二百年。從前因爲性別的限制，很多地區的醫學、遺傳學、以至社會科學的研究都以男性爲主，並無婦女參與。現今因遺傳學被人控制，可以改變未出生嬰兒的性別。遂使這個星球漸漸地爲婦女所支配。她們要將男性的數量減低至一個男人去適應一千個女人。男人被嚴厲隔離，而他們的職責只是爲能成功地通過考驗及儲備足量的錢去購買一張通行證，在造愛別墅渡宿一週，爲生養女兒的婦女繁殖下一代。

這個女人世界由三個組織負責：婦女俱樂部、科學研究院、人口統計學委員會。這三個組織之間各持不同的見解，存着矛盾紛爭。科學研究院認爲男人與社會脫節，對女性心理有害，要計劃發動一個調查，創造一個更合適的婚姻制度。人口統計學委員會的獨裁書記要建立一隊軍隊處理低能的男人，設立一個恐怖的集中營，使男性慢慢在這個星球消亡。婦女俱樂部反對這種作法，雙方進行鬥爭。最後，人口統計委員會這個組織被支解。而女人世界也因三個組織的內鬨而崩潰，恢復以往的社會生活——男的仍然是社會的支配者。

閱讀此書時，讀者可能想到大男人主義的存在。在女人世界專制的社會，他們又會壓抑自己的生理問題，在某種情況下把自己變得女性化。

外國文訊

科學小說的展望

錢歌川

尖端科學家錢學森在中國科協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了一個別具一格的報告，講題是《科學技術現代化一定要帶動文學藝術現代化》。他說現在我們大家所習慣的世界，只不過是一個最普通的世界，而科技人員通過各種探測儀器所觀察到的範圍，比這個世界要廣闊得多，觀察加科學理論，使科技人員能超出我們這個常規世界，進入深度幾千米的大洋洋底，深入到地球地殼以下上千公里的地幔和更深的地核，同時科學家還能知道地球外幾十萬公里太陽風引起的磁爆，知道太陽系世界之外的恒星世界，以及更外的幾億光年範圍的世界。

他又說科技人員心目中有十幾個、二十個未知的世界，等待着文學藝術家運用他們最富於表達能力的各種手法，去創造出前所未有的文學藝術。在這樣的文學藝術中，包含着的不是幻想，但像幻想；不是神奇，但很神奇；不是驚險故事，但確又很爲驚險。它將把我們引向遠處，引向高處，引向深處，使我們中華民族的精神境界，有所發揚而提高起來。

他又根據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水平，科技與文藝的關係，以及科技爲文藝表達所提供的各式各樣的工具，像電影技術與電影藝術，電子技術與電視，照相技術與攝影藝術等，提出了今後可能出現的文藝新形式。例如隨着電子計算機技術的發展，將來電子計算機可以按人的意願，製造出前所未聞的音響，作曲家將不受任何樂器和歌喉的限制，大胆自由地創作，從而使音樂藝術，向更高水平躍進，

有了創作家寫的電影劇本，就能通過電子計算機和光電技術、聲電技術，製造出電影來。現代科技將能夠爲文藝的表達，提供出許許多多的新形式，這有待我們進一步去探討，前景是十分引人的。

最後他說我們應該自覺地去研究科學技術和文學藝術之間的相互作用的規律，能動地去尋找着還有什麼現代科學技術成果，可以爲文學藝術所利用，使科技爲創造社會主義文藝服務。在這個領域中我們可以走到世界的前列。

聽了錢學森這番話，使我們不懂科學的人也大開眼界，聞所未聞，深感科技發達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階段，是前人做夢也沒有想到的。這樣廣大的新天地，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嶄新的題材，文人利用他生花之筆，正好把它描寫出來，作成人類文化的一種記錄，由小說家的想像，引導讀者飛翔在無垠無際的太空中，看到現世界中看不到的各種新奇景象，這是何等令人興奮的事呀。

以前大家都勸告文人寫他們親身的經歷，寫他們所熟知的事物，但在寫所謂科學小說時，就不可能遵循這個原則，因爲寫作的背景，不是我們此時此地所存在的，其中發生的情節，也不是我們過去見過、聽過、或想過的，自然不能有任何實際的經歷了。

使得問題更爲複雜的，就是大部分科學小說中的故事，都是用的一種極爲自然而現實的手法寫成的。幻想的景色和不能相信的事實，都用那近乎新聞報導的方式，以文字記錄下來。

多少年來寫科學小說的作家，把這種小說作爲一種文學形式，發展出一些寫作的技巧，使得他們能夠在故事中，探究整個的空間與時間的廣闊的宇宙，而且讀來令人完全相信。事實上，在許多情況中，科學小說的故事比一般小說中所描寫的更要現實。所以在科學小說的領域以外，許多作家現在也採用科學小說的觀念和技巧，來寫他們的故事了。

據彭波伐（Ben Bova）在一九七九年五月份的《作家》月刊上發表的《科學小說與現實》一文中指出，科學小說家所發展出來的技巧，大約有下列六種：

人物塑造（Characterization）

一部小說的成功與失敗，就在人物的塑造上。人物描寫生動，個性分明，就能吸住讀者，否則必然呆板乏味，使人讀不下去。最好的科學小說，就像其他任何一種好的

小說一樣，其中人物的描寫必然是栩栩如生，性格突出，立志要去解決一些重大的問題。

要使故事有現實感，最好的辦法就是安插一些現實的人物進去。畫家和雕塑家都要用活人實物來寫生，爲什麼作家不可以這樣做呢？不過故事中的人物，常是把幾個人混合起來，再加上作家虛構的一部分而形成的。

科學小說中的人物，慣常不是人類。它們可能是另的動物、機器人、電腦、或者甚至是有智慧的海豚，不過它們的行爲舉止，必須像人類一樣，必須具有人的經歷，和富有人的感情，我們讀起來，才會覺得親切，而發生眞實感。

延伸預測（Extrapolation）

許多科學小說的故事，大都是由作者提出一個問題而開始的，例如：

如果我們把地球上所有能源的燃料全部用光，而又沒有發展出新的能源來替代，就會發生什麼情形呢？

如果電腦和自動機器接管了一切工作的話……

如果我們在太空中，找到了具有智力的生命的話……

如果我們不用母親懷胎，而以人工生殖人類，獲得成就的話……

以上這些假設，就是科學小說故事產生的原動力。作家在開始寫作時，還是照實地來描寫這個世界的情景，然後點出上述種種假設之一，而導致一篇有趣的故事出來。你可以作出延伸預測好幾百年後的未來，或者就是下星期將要發生的事。

英國小說家威爾斯（H. G. Wells, 1866—1946），是一個成功的科學小說的作者。他曾奠定了一種寫作科學小說的技巧：在一個完全現代的背景中，來開始他的故事。一切都十分正常，正是此時此地的光景。然後他在那光景中，加上了一小點變化：一個時間的機器，一種看不見的漿液，一種由火星侵入的東西。小說的故事於是因這樣一點小的變化，而使得我們此時此地的世界，就突然發生大的變化出來。

這就是傳統性的科學小說的寫作公式。

研究探求（Research）

沒有一個作家是什麼都知道的，尤其是在描寫未來的

景象，事情都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的，地點也是人跡未嘗到過的，作者不可能有足夠的知識供他發揮，完全要靠他的想像，才能寫出一個儼然像眞的一樣的故事。

幻想是可以靠想像來寫出的，不過一部優秀的科學小說故事必得有眞實的細節才行。如果你把故事的背景，放在木星的一個月亮上，你就得知道那地方的物質情況、自然現象，否則你的故事就不會有眞實感。也許有些讀者就可以指出你的錯誤來。

研究探求對現實主義是極爲重要的。作者在寫作之先，必須徹底地對他所想寫作的地方情況，加以研究探求，獲知所有能找到的資料，等到動筆寫作時，就不妨加添一些你自己想像出來的細節，在事實的基本背景上。這樣寫出來的故事，才會多彩多姿，而令人完全相信。

生動表現（Projection）

這是最古老的科學小說的一種慣技。從歷史中裁取一個插曲，把它生動地向未來發展，呈現出它的特點來。

明人吳承恩把唐代高僧玄奘赴西域取經事取來，而寫出一部名著《西遊記》。他只是看了後漢書《西域傳》上所說的，「梯山棧谷繩行沙度之道，身熱骨痛風災鬼難之鄉」幾句話，而曼衍附會，虛構各種妖魔鬼怪，驚險萬狀的景象。這完全出自作者構思之巧，下筆之神，把虛幻的事物，寫得和眞實的一樣，如果吳承恩生在今日，必然是一個科學小說的能手。

沉思推究（Speculation）

如果延伸預測是用假設而開始的話，那末沉思推究的開始，就是「倘使……又會怎樣？」例如：

倘使新的冰河時代又把陸地滿佈成冰時，我們又會怎樣？

倘使野心勃勃的蘇聯，眞個征服了世界，我們又會怎樣？

初初看去沉思推究就好像和現實主義正相反似的。誠然，研究探求，延伸預測，甚至生動表現三種技巧，都是在現在既知事實的基礎上，來處理仔細建立起來的一種現實的未來方案，而沉思推究的技巧，就好像是狂亂而盲目地躍進到那未知的世界中去一樣。

要想寫出一部優秀的科學小說，沉思推究是常有必要

的。如果一部科學小說，只有細心研究探求的事實，而對不遠的未來並無延伸預測的話，那作品就會變得平淡無奇，乾燥乏味，沒有什麼可預言的了。我國章回小說中所說的「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正是關鍵所在。要使讀者不斷在猜測，每翻一頁，都能使他有所驚奇，有所欣喜。不然的話，他就沒有興趣讀下去了。

延伸預測是細心安排踏進未來的步驟，以可靠的既知事實爲基礎的，而沉思推究就是一個長距離的躍進——時常跳入更爲遠隔的未來。不過即令如此，沉思推究也同樣是可以奠基於堅實地上的。

也許直覺一語可用來說明沉思推究。基於今日世界的銳利觀察，自覺地一躍而進入未來的時候，沉思推究是能夠幫助寫出現實的科學小說來的。

沉思推究對於科學小說是很重要的，不過一定要是見聞廣博的推究，而不是全憑想像的結果。推究必須有確實的根據才行。

首尾一貫（Consistency）

每一個故事的內容，必須首尾一貫。故事的每一細節，都得和其他的細節聯繫。如果一部作品，首尾不相連貫，有的地方完全脫節，這是最使讀者感到混亂而惱怒的。書中各種因素互相關連，發生作用，才能使得一個故事成爲一個整體，沒有任何一部分能割除的。從頭到尾，環節相聯，前有伏綫，後必交代清楚，這便是首尾一貫的重點了。

小說有多種，如幻想的，中世的，傳奇的，恐怖的，甚至某些偵探小說，其中現實主義並不怎樣重要，甚至某些科學小說，現實主義也並不是必不可少的，不過最能吸引讀者的科學小說，現實主義却是一個必要的因素。如果把上述六種技巧，都能融合到一部作品中去，就一定可以寫出一部現實的科學小說來。想像當然也是很重要的，不過必須以知識爲基礎。

科學小說的發展前景，是光明壯闊的。我們的文學家大可利用現有的科學知識，發揮他們的天才，寫出一些科學文藝融會貫通，引人入勝的傑構小說。這就是八十年代我們讀者所指望的，行將大放異彩的新小說吧。這雖然不是錢學森所期待的文藝的新形式，更未能怎樣提高乃至擴大我中華民族的精神境界，但至少在小說的範疇中是大大地有所擴展了。

法國散文詩十篇

施蟄存譯

一　天使

龐維爾

三位天使，其形象之魁偉，不是我們凡人所能設想的，負着重要的使命，回旋地飛行在浩渺無垠的太空中，在那兒，一羣羣的世界看起來只是一粒粒微塵而已。

他們都騎着發白光的馬，全身披掛着紅寶石的甲冑，以備在必要的時候和惡魔及怪物戰鬥。他們疾馳前進，使彗星趕緊躲避；他們鞭笞着驚慌的星羣，一路前行，一路用忙碌的手撥開許多太陽的繫纜。

他們這三位，一位是生着火一般的鬈髮的馬洛希爾，他就是先知伊里亞的老師；一位是沙拉米爾，上帝的盾牌；還有一位最大的天使，梅達多，他那亮晶晶的鬍子飄拂到他的膝上。

在他們三位中間，還有那小天使烏利愛爾。當他的坐騎以全速奔馳的時候，這位小天使抓緊了馬鬃，俯身下去從路上檢起了一個小圓球。爲了好玩，他正想用他的還是很弱的手，把這個小球拋到成千累萬的永恒界中間，可是那位足智多謀的梅達多拉住了他的胳膊。

「扔下吧，」他說。

「啊！」烏利愛爾說，抬起了他那雙映照着諸天的眼睛，「這個小球兒有些用處嗎？」

「沒有，」梅達多說，「沒有什麼用處，反正扔下吧。這個是地球！」

二　回憶

龐維爾

她和他，這兩個精靈，兩個光，兩個幸福的魂魄，玳洛和賽爾米斯，被一股宏大的恩惠改變了形體，聯合在一起，互相擁抱着偎倚在一起，以有節拍的脚步在清明的樂園中前進。他們穿過了鑽石的城市，那裏有高聳的塔樓林立，和紫羅蘭的高高的茂林，和像二十個海那麼寬廣的恬靜的江流，也穿過了有一株玫瑰樹的河岸，那滿載繁花的樹枝蔭蔽了這一片大水。

他們溫柔地神往於這些奇妙的香氣的共鳴和寂靜的音樂的節奏，走進到一大片空地，從那裏，他們可以在無涯的大氣中看見所有的星羣和星座。

「你看，」賽爾米斯說，「看遠處那個正在飛逝的小小的閃光。這就是地球。你還記得我們曾經在那兒住過嗎？是啊，當我們洋溢着幸福，終於在歡樂的光燄中欣喜地看到了即使用天堂的語言也不能表達的境界的那個神聖而勝利的時間之前幾千萬個世紀以前，當我們更生、返老、增健，在許多星球上居住過以前；在長時期堅持互愛，因而使得我們倆完全相像，我的形體如同一面鏡子似的反映着你的，連天使也不能區別我們的思想和頭髮上的燄光；不錯，我記得，在這些事情以前好久，我們曾經在那個朦朧而遙遠的地點住過；而且我們甚至還記得那裏有一種東西叫作『苦難』，不過我已經記不起它是什麼樣式的了。」

三　玫瑰和百合

龐維爾

一大架玫瑰和一大架百合在詩人的花園子裏同時開了花。這些百合和玫瑰陶醉於歡樂中，柔和的夏風撫慰着牠們，陽光吻着牠們，使牠們的澄清的色彩閃耀着，像寶石的光燄，用一種沒有聲音而可以聽到的聲音，用一種從沒有生命的東西中發出來的神秘的聲音，牠們搖曳在光明中，說道：

「我們，花兒，是幸福的，因爲我們生在一個好詩人的園子裏。在這裏，我們僅僅是、純粹是、作爲花兒而存在，不用害怕把我們用作古典修辭的借喻，也不用害怕把我們用作比擬。因爲沒有一個僞君子，沒有一個專說老生常談的人，能進入這個園子，因此就沒有人會認爲我們和那些飛舞的蝴蝶有什麼關係——這是極其荒謬的，正如以

爲鴿子和鱷魚之間會有什麼戀愛關係。而我們，生着挺直的花瓣和綠色的花杯的百合花，我們將光榮地挺起金黃的蕊；我們這些有一個使人喜歡的心的紅顏的玫瑰——我們將不爲任何理由而開花，僅僅是爲了自己高興。我們將不受人家驅使，去證實紅女人綠女人的僞裝的潔白，也不會受到被利用去和任何一個青年夫人作比較的屈辱。」

四　悲慘的季節

達爾尙

這裏是冬季了。

這是黃昏迅疾的季節，這是，在閃亮着雨水的街路上，白晝的微光很早就和燈光鬥爭的季節，這時候，十二月的水果在潮濕的空氣中散發着新鮮而含酸味的香氣。今晚上，我已經看見一輛狹小的手車在舖道上滑過，在那車上，整整齊齊地堆起了烏金色的中國柑子，旁邊是淡黃色的橘子。這輛小手車猶豫地推過去，同時那個小販女人吆喝着悠長的叫賣聲。

但是我加緊步子使自己溫暖。

這是個暴亡的季節，這是，在被冷風冰凍了的街路上，生命的熱氣迅速地投降了致命的嚴寒的季節，這時候，在一個憂愁人的靈魂裏發佈着一些無名病症的警告。而今晚上，我已經看見一個穿黑衣服的老婦人倒在一條沒有人坐的長椅上。她的眼睛，凹陷；她的嘴唇，細薄；她的鼻子，這樣的尖小！完全消乏了，臉色非常蒼白，然而差不多還是很美的！她只是輕輕地咳了一聲，就此完了。羣衆圍聚在她四週，好奇地紛紛議論。

但是我加緊步子使自己溫暖。

（註）穿黑衣服的老婦人，表示她是一個無依靠的寡婦。

五　散步

達爾尙

在白晝的彌留期以前，正當它的老境時間，我漫步於又長又空曠的大街上，豈不是常常遇到這些瘦小的老頭兒和老婦人嗎？這些人已經被魔術似的歲月變化了形象，在他們身上，一點也找不到他們從前曾有過的東西了。

在他們的變化了的臉上，不再看得到絲毫光輝的往昔，當他們在每一個星期日，正當這個閒靜的日子像他們一樣進入老境的時候，他們來坐在被陽光晒過猶有餘溫的長椅上，在那裏凝視着顫抖的日光的最後的寧靜，一動不動地坐到黃昏。我感到和他們同樣的疲倦，不止一次地駐足

看着他們。

既醜陋又可笑的親愛的人啊！他們坐在那裏，可是沒有眼睛；說話，可是沒有舌頭；然而他們還要活下去，用微弱的聲音哼唱着，被正在飛逝的陽光和逐漸離開他們的微暖所感動，他們哼唱着早已逝去的美好的日子。

他們是可愛的，但是過了時的。現在我記起了他們，也認出了他們；他們不就是你們嗎：我的舊時的希望和舊時的思想，他們不就是你們嗎？

六 秋

馬拉爾美

自從瑪麗亞離開我到另外一個星宿中去——哪一個星宿，獵戶星，牽牛星，或者是你嗎，綠色的太白星？我時常有寂寞之感。我孤獨地和我的貓度過了多少漫長的歲月啊！我說「孤獨地」，意思是沒有物質的存在物；我的貓是一個神秘的伴侶，一個精靈。因此，我可以說，我孤獨地和我的貓，和一個拉丁衰亡時代的最後作家，度過了許多漫長的歲月。自從這個白色的生物沒有了以後，很奇怪而特別地，我所喜愛的一切都可以概括在「衰落」這個字裏。所以，就一年來說，我喜愛的季節是夏天最後幾個憔悴的日子，正當秋季開始以前。就一日來說，我挑選了出門散步的時間是太陽落山之前，當黃銅色的光照在灰色的牆上，紫銅色的光照在玻璃窗上的時候。同樣，在文學上，我的精神所從而尋求悲哀的娛樂的，也將是羅馬末期的那些苦悶的詩歌，只要是那些還沒有透露出野蠻民族已走近來使它返老還童的朕兆，也還沒有呀呀學語，在開始第一篇基督教散文的幼稚的拉丁文作品。

我一邊讀着這樣的詩歌（它的色澤，對於我是比青年的肌肉更有魅力），一邊把一隻手撫摸着這個純潔的動物的皮毛，這時，在我窗下，低沉而哀怨地響起了一架手風琴。手風琴在白楊樹下漫長的人行道上響起，這些白楊樹的葉子，自從喪燭伴着瑪麗亞最後一次經過之後，即使在夏天，我也覺得它們萎黃了。有些樂器是很悲哀的，不錯，鋼琴閃爍發光，小提琴給殘破的靈魂照明，但是手風琴，却使我在朦朧的回憶中，躭於絕望的夢想。現在，它正在悠揚地奏一支愉快的俗曲，一支能使鄉下人心裏快樂起來的陳舊熟膩的調子，它的繁音促節却引得我悠然入夢，並且使我下淚，像一曲浪漫的民謠一樣，你這是從哪裏來的魔力啊？我慢慢地領受着它，我不敢丟一個銅子到窗外去，惟恐一動之後就會發現這個樂器不是在爲自己歌唱。

七　冬

馬拉爾美

這架薩克森的時鐘，在它的雕鏤的繁花和天神中間，停留並敲響着十三點鐘，它曾經是屬於什麼人的？我想它一定是，在古老的時候，用緩慢的郵車從薩克森運來的。

（一些古怪的影子從褪色的窗上掛下來。）

你，這面威尼市的鏡子，在金漆剝落的雕着噴火獸的框子裏，幽深得如一潭寒水，它曾經照映過什麼人？我肯定，決不止一個女人，曾經在它的寒水裏湔洗過她的美麗所犯的罪行；也許我還能看見一個裸體的鬼魂，如果我多看一些時候。

「淘氣的傢伙，你常常說些壞話。」……

（我看見在大窗子頂上都有蜘蛛網。）

我們的衣櫃是很古老了：你看，爐火已經把它那悲哀的細雕烘得多紅；沉寂的窗帷也像它一樣古老，還有大靠椅的墊氈，它的顏色也暗淡了，還有牆上的古代雕版畫，和我們的一切古老家具。你不覺得嗎，眞的，那些印度人和青島都已經被時間消磨了它們的色澤。

（不要去想那些在大窗子頂上顫動的蜘蛛網。）

你喜愛這一切東西，這就是我能夠住在你身邊的理由。你曾否希望過，啊，我的姊姊，她的眼睛是從過去看一切事物的，在我的一首詩裏會出現「沒落的事物的光榮」這樣的字眼嗎？你不喜歡新的東西，它們也以驚人的粗魯使你害怕，但是你還感到有使用它們的需要——對於一個不喜歡行動的人，這却是一件爲難的事情。

來吧，把你那本古老的日耳曼曆書合攏，你還在那裏專心地閱讀，雖然它是一百多年以前的東西，而它這裏頭所講起的國王都已經死了；我投身在古老的地毯上，把我的頭搖動在你的雙膝間，在你的顏色蔫舊的衣裙上，啊，沉靜的孩子，我要和你講幾小時話，現在已經沒有田野可玩，街上也空寂無人，我要給你講講我們的家具。可是你，怎麼，心不在焉嗎？

（那些蜘蛛網在大窗子頂上搖盪。）

八　女皇柯麗亞

孟代思

柯麗亞是一個想像中的國家的女皇，這個國家，也許在亞爾登森林的旁邊，也許在亞伐龍島上。在她的皇宮裏無數閨房中的一間裏——絲織的帷幔上裝飾着蔓生的玫瑰，園子裏的鳥兒從窗口飛進來和那些被俘在金絲籠中的鳥兒吵嘴——她的宮女有的在下跳棋，有的在打開了百寶箱賞玩翡翠的項鏈。柯麗亞皇后對她們說：「這是眞的，那個青年學生是自願餓死的，去年，在我的國家的京城裏；但是，你們還沒有知道全部情況呢。他，爲了一個夢想，曾經苦痛了好多年，常常有人看見他，神氣很憂鬱地站在我每天傍晚敲琴的祈禱室的窗下。後來，他的同學不看見他了。誰也不知道他在多麼孤獨和寂寞中掩藏着他的消沉絕望。一天，有人到他的寓所裏，發現他挺在凌亂的床上，臉色非常慘白，可是嘴唇上顯出一絲微笑。他死了，可一點也沒有減少他的俊美。有人去請來了一位醫師，他檢定這個可憐的青年是餓死的。」

「最奇怪的是，」一個宮女說，「人們在他的床上，桌子上，地毯上，找到許多金圓，上面都鑄著您陛下的肖像。這些金圓，只要一個就可以供他吃一頓最豪貴的酒席了。」

「眞是，」柯麗亞說，「但是，」她又說，同時一滴眼淚從她的眼皮上淌到臉頰上，沾濕了她的微笑，「這個可憐的青年寧可餓死，也捨不得離開一個美麗的金圓，即使一個也捨不得。」

九　閃電

韓　波

人類的勞動！這是一道爆發的閃電，時常在照亮我的地獄。

「天下沒有白費的事；前進呀，向科學！」現代的傳教士叫喊着，這是說，號召每一個人。但是，惡人和懶漢的屍體摔倒在別人的心上……啊！快，快點，在那邊，走過了黑夜，就可以得到永恒的、未來的報償……我們應該失掉它嗎？……

——我能怎麼辦呢？我知道什麼是勞動，而科學則太慢了。讓傳教士去奔跑吧，讓閃電去震響吧……我看得很清楚。這是太簡單了，太狂熱了；讓他們從我身邊過去吧。我有我的工作。我將像許多人那樣，以把它擱在一旁爲自傲。

我的生命已經消竭了！來！讓我們做遊手好閒的懶漢吧，啊，可憐的人！我們將生活於夢想着離奇古怪的愛情

和幻異的宇宙，生活於對那些世界的幽靈的控訴和爭吵：走江湖的賣藝人、乞丐、藝術家、强盜、——教士！在我的病院床上，薰香的味道已如此强烈地回到我這裏來，我神聖的香氣的守護者，悔罪者，殉道者……

在那裏，我認出了我幼小時代的骯髒的教育，什麼東西？……去走走我的二十年吧，如果別人走了他們的二十年……

不！不！現在我對死反叛了！對我的驕傲來說，勞動似乎太輕微了！我對世界的叛逆也許只是一個短期的苦惱，到了最後一刻，我就會進擊，向左，向右。

於是——啊！——親愛的，可憐的靈魂，我們還會失掉永生嗎！

十　晨

韓　波

我不是曾經有過一個可愛的，英雄的，了不起的青春，儘有很多機會足以寫在黃金的簡策上嗎！由於什麼罪孽，由於什麼過錯，使我活該像現在這樣的衰弱？你，你說野獸會憂愁而嗚咽，病人會絕望，死人會做惡夢，你想講講我的沉淪和昏睡。至於我，我不能比那個永遠唸着「老爺」和「福哉瑪麗亞，我不知道該怎麼說」的乞丐更多地解釋我自己。

然而，我想，我今天已講完了我的地獄的故事。這是個眞正的地獄，是個古老的地獄，是一個被人子打開了門戶的地獄。

從同一塊沙漠裏，在同一個黑夜裏，我的疲倦的眼永遠地向銀光閃爍的星星睜開着，永遠地，但是生命的君王，那三大博士：意志，良心和靈魂，却無所感動。什麼時候我們將越過山和海岸去頂禮新的勞動，新的智慧的誕生，去頂禮暴君和魔鬼的遁逃，去頂禮迷信的結束，去致敬——首先應當致敬的——地上的聖誕節？

向天堂的頌歌，人民的行進！奴隸們！我們不要詛咒人生。

〔後記〕

一九六〇年代初期，有一個時候，我利用每晚燈下餘閒，譯了許多文學史上不提到的小作品，散文詩是其中的一部分。去年，我曾抄出八篇法國浪漫派詩人裴爾特朗的散文詩，加上一個後記，說明散文詩這種文學形式的起源，

發表在本刊第十期上。有好幾位朋友、讀者覺得有興趣，鼓勵我再貢獻幾篇。盛情不可辜負，因此又抄出了十篇，這回，大多是法國象徵派詩人的作品了。

原先我打算從鮑特萊爾開始，因爲他的一卷散文詩《巴黎的憂鬱》是直接受裴爾特朗的影響而寫出來的，也是象徵派散文詩的最著名作品。但是這本書，曾經有人從英譯本轉譯過，近年又有胡品清女士從原文譯的全本，爲了避免重複，我樂得藏拙了。這裏介紹的是龐維爾，達爾尚，馬拉爾美，孟代思、韓波五家的作品。他們都是一八六〇年至一八九〇年間著名的詩人。

龐維爾比鮑特萊爾小一歲，是巴爾那斯派的詩人和理論家。這裏選了他三篇散文詩。《天使》和《回憶》是同一個主題；對苦難的現實世界的厭棄。《玫瑰和百合》是一個寓言，宣揚他們的《爲藝術而藝術》的觀點，他說明了這個口號的出發點，是不願藝術被庸俗地利用了去。

達爾尚不很爲外國人所知，他的作品也很少流傳；這裏選了他兩篇，用的是同一個題材，但《散步》却有了新的意義，不像前一篇那樣消極。

馬拉爾美是象徵派詩的建設者，這兩篇散文詩是他的名作，美麗的辭藻，沉哀的氣氛，眷戀於美好的往昔，絕望於醜惡的現實。就作者的世界觀來說，這是頹廢沒落的文學；就作品的意義來說，它宣示了時代的苦悶。

孟代思不算大詩人。也屬於巴爾那斯派。他寫了許多詩和散文小品。這裏選譯了一篇。這個題材，恐怕是有所本的，不是創作。它使我想起西班牙作家賽爾納的一個劇本《情人》，也是取材於一個青年對女皇的單戀，但賽爾納處理得更好，給這個故事賦予了諷喻現實意義。

韓波是象徵派的大詩人，他的詩人生活只有三年，從十六歲到十八歲。他的作品不多，用字和構思都有怪異的獨創。散文詩有兩卷，第一卷《輝光集》，作於一八七一年，十七歲。第二卷《地獄裏的一季》，作於一八七二年，十八歲。從此以後，他就絕筆不作詩，改行轉業，到非洲去做商人了。對於韓波的評價，向來有極其不同的看法，有人以爲他是象徵派中的惡魔，他的詩是非聖無法的邪教徒；也有人以爲他是憤世絕俗的激進派，他的詩是革命的預言。我沒有深入研究過韓波，不敢妄論。現在從《地獄裏的一季》譯出二篇，或者可以窺見他的靈魂深處。韓波的作品很晦澀，不容易譯；爲了較能達意，我加入了幾個字，說不定反而錯了。

一九八〇年三月十七日　譯者記

葉如新

不同流俗的吳濁流

說到台灣的文學活動，尤其是人們所稱的鄉土文學，推源溯始，就得提到吳濁流——一位在日本統治台灣時期已經開始寫作的作家。

吳濁流在一九七六年去世，得年七十七歲，但他在台灣文壇上的影響力，到現在仍不可忽視。

對於一九四五年台灣重新回到祖國懷抱之前一段長時期，有什麼文學活動？在日本軍國主義的殖民統治下，台灣同胞的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生活情況如何，恐怕大多數人（包括現在生活在台灣的外省人和當地的青年）還是一片

空白，茫然無知。但這對於深入了解台灣的社會傳統和人們心態，有一定的重要性。如果讀一下吳濁流在這個期間的作品，未嘗沒有好處。

吳濁流，台灣新埔人，滿清政府把台灣「割讓」給日本的第五年（一八九九）出生，少年時受日語教育。他做過「教諭」（教育部門的小官），因爲嚮往祖國大陸，在抗日戰爭時，藉當時台灣同胞可以到淪陷區的有利條件，辭掉那份小差事，去到汪精衞僞政權破幌子下的南京，結果看到日本侵略軍的兇橫，僞政權的不像樣，大陸同胞在鐵蹄下的苦難，大爲失望，又跑回台灣，「在『特高』的監視之下，毅然執筆，躲躲藏藏地寫下了《亞細亞的孤兒》。孤臣孽子，滿腔悲憤。」（註一）

《亞細亞的孤兒》是吳濁流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作於抗戰期間，戰後才以日文出版，其後才譯成中文。吳濁流也有漢文寫作能力，還能作中國舊體詩。但因爲長期接觸的關係，仍以日文爲熟練。所以他在寫作時，尤其是篇幅較大的作品，大都以日文起草，由別人翻譯，或自己翻譯。這正是殖民統治强加在吳濁流身上的烙印。

不過，在此之前，吳濁流已經在殖民地台灣的文學雜誌發表作品，最早的一篇，是一九三六年的短篇小說《水月》。以文字而論，那種平鋪直敍的寫法是很舊式的，當然我們能夠諒解作者脫離了祖國文化主流的苦惱。但從內容說，吳濁流的現實主義精神已經很突出了。他寫一個農業會社的僱員仁吉，辛辛勤勤做了十五年，由於日本人的壓迫和歧視，還是不能餬口，要靠太太下田做工，在監工的叫罵下，拚命做工賺五角錢一天，把三十歲的人累得像五十歲。他最大的希望，就是「去東京留學」，才不會這樣「埋沒」下去。可是在現實面前，這個「美麗的夢」不過「像水裏的月一樣，圓了又缺，缺了又圓」。作者寫道：

> 現在一旦看到現實的無情，再和那自己共事的日本人來比較，同是中學畢業，在「會社」的年資又不如自己，却沒有一個不是已升爲課長或主任的，僅剩他一個人到了不惑之年，仍然是個僱員。日本人的薪水不但比台灣人高，而且又加上六成的津貼，他們又有宿舍，所以生活安定，都有餘錢可供儲蓄。現在的製糖會社雖然每年很賺錢，只是對台灣人這樣刻薄，想到這裏，禁不住怒火冲天，……（註二）

在當時的台灣，公開發表這樣的譴責日本統治者的文章，是要有一定勇氣的。

《功狗》發表在一九三七年，寫「公學校」（台灣人讀的小學）畢業生洪宏東，因爲學校教員缺乏，他成績好而年紀又較大，被學校選做「代用教員」。由於他的努力，不斷進修，而且積極響應日本政府的「號召」，什麼都拚命去幹，所以大受讚賞，校長也因此被提升做督學，而他還是代用教員。他做了二十年，積勞成疾，患了肺病，卧床不起。三個月後，他被「照例」免職，而因爲是代用教員，連退職金也沒有。欠下的米店、雜貨店……賒賬，都來追討，只靠妻子一天到晚織帽子來幫補。

作者又一次指出了當時台灣存在着的現實：

> ……同時他又想出妻子的愁容來，可憐，妻子的淒涼境遇有誰體貼她呢？唉……一樣做教員，其他同事的太太們，穿的好，吃得好，足登日本木屐，閒散過日；可是，她就兩手不停日夜織帽子來補貼家用。他又想到他的教員身份，若是日本人，俸給又高，又有津貼，也可以儲蓄以防不測；雖然是台灣人，若是訓導，也有退職金可領，就不致這樣。想到這點，更增加了他的氣憤和悲傷；……（註三）

這當然只能是輕輕的提一下，但即使如此，捋虎鬚的事，是很少人肯幹的罷。另一方面，對於台灣人中的敗類，那些狐假虎威，爲虎作倀的傢伙，吳濁流的筆下便不留餘地了。一九四五年三月，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夕所寫的《陳大人》便是這樣的作品。

陳大人陳英慶，是鄉中的一個巡官，但在台灣「割」給日本的時候，已經是台灣人能夠做到的最高級官吏了，加上他懂一些漢文，又懂一些半鹹不淡的日語，可以拉扯着充一下通譯，於是便儼然十分了不起。他脚踢母舅，因爲母舅「犯了警例」；他倚恃日本人「支廳長」的威勢，欺壓敲詐鄉紳劉舉人；他逮捕和屠殺反抗日軍的志士；他任意毆打、處罰他認爲不順眼的人。他還霸佔有夫之婦，毒打原夫。……後來，他被仇家向新來的日本巡官行賄告密，垮了台。他的姘婦離棄了他，用「陳夫人」的名義，帶着他的前妻女兒公開賣淫，而陳大人却淪爲乞丐，上門求見，也被趕出去。

作者有意把故事的時代背景擺在台灣淪陷初期，這當時是爲了便於掩護，而「惡有惡報」的公式，亦未免陷於庸俗。但這些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在「陳大人」身上，幾乎集中了虎倀們的惡行，表示了無比的憤恨。不用說，打狗就是

打它的「主人」，暗中的矛頭是直指日本殖民統治的。何況，日本巡官和「支廳長」只要有賄賂到手也可以宰掉陳英慶這條狗，這一筆就是明箭了。在這篇作品中，吳濁流還特別寫了抗日英雄錢鐵漢，他被捕時痛罵陳英慶：「我錢某斷不變蕃仔鬼，不像你那忘恩負義的走狗，你等着瞧，十八年後又是一條好漢，今日遭你毒手，後世不怕你陳走狗。」這確實是春秋之筆。

陳映眞在吳濁流死後，指出台灣先行一代文學工作者直到現在還是沒有受到應有重視的時候說：

> 吳濁流死了。死得那麼淒寂。
>
> 然而公正而嚴酷的歷史將漠視這一片無知的淒寂，給予吳濁流以應有的評價和地位——也許這地位並不很高，但他在記錄中華民族抵抗帝國主義的精神和心靈的歷程的文學作品中，將佔有一個重要的、不可取代的、啟發人心的地位。（註四）

這一點，對吳濁流來說大概是恰當的評價。也許，特別是當人們論及長篇小說《亞細亞孤兒》的時候更加覺得如此。

主角胡太明，出生於日治時期一個台灣地主家庭，他自小受到爺爺「中庸思想」的影響，有「優柔寡斷」的性格。但是，爺爺那一代還確認中國依然是他們的祖國，三傳至胡太明，經過現代殖民主義的洗禮，幾乎完全認同於殖民者的文化了。他在師範畢業後，滿腦子「教育者」理想，對殖民者的文化壓迫，種族歧視茫無所知，對別人的反抗和不滿還不同意。但是，後來不斷發生的事實，使他對信念起了動搖。他和日籍女教師久子的戀愛觸礁，他意識到殖民者和亡國者之間的差別，因而感到異常的空虛。此外，他還逐步看見了許多不平的事件，爲了逃避，也爲了「克服」自卑，他到日本留學，却接觸到中國留日學生的抗日運動。他要求自己不受「感染」，可是「台灣人」的身份却使他受到留學生的懷疑。他曾經到大陸漫遊，這時正是日本魔爪伸向中國，遍地抗日熱潮洶湧，胡太明看到這些情形，「心緒紊亂，感到不安定、不調和的焦躁」。他在故鄉，在日本，在大陸都似乎不能立足，他覺得自己是無地可去的「孤兒」。但這並不是他的所願。陳映眞對此有相當中肯的分析：

> 在中國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爭取民族自由的戰爭的歷史時期，長年以來處於日本帝國主義殖民地的台灣同胞，在中國民族的內部，產生了一些困難。殖民地台灣的部分知識分子，一方面受到日本警憲當局虎視眈眈的監視；一方面又得不到台灣被壓迫同胞的充分

信賴；另一方面，當他們和充滿抗日敵愾心的中國同胞接觸時，常常飽受侮蔑和不信的眼光，深恐他們是日本帝國主義派來大陸的鷹犬。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只單純地懷抱小知識分子愛國熱情的台灣知識分子，是不能不感到寂寞和悲憤的。（註五）

這確實是那個時期台灣知識分子有代表性的心態，而非身處其中者所易理解。甚至，因爲戰後雖然台灣歸還了中國，但部分台灣同胞仍然由於各種原因，對於從大陸來的人和大陸本身缺乏全面的理解，或產生了錯覺，始終未能擺脫「孤兒」般的感覺。在某些外國勢力的煽惑下，他們誤以爲「獨行其是」是一條出路，這至少是那些「台獨」份子所以出現的因素之一。陳映眞在同文中指出：「從中國整個近代反抗帝國主義的長期而苦痛的歷史看來，這種同胞之間的誤解、猜忌、不信甚至仇視，正是帝國主義加諸於被侵略、被征服民族的諸般毒害之一。」認識到這一點，即使在今天來說，還是很重要的。

胡太明終於起了變化。他本身的遭遇，特別是那種夾縫中的苦痛處境使他深思，固然是事實，可是還有其他的人所表現出來的思想和行動，對他有深刻的啟發和教育。同事曾，平日沉靜寡言，但當一次日本人公然在學校會議上放肆地侮辱台灣同胞的時候，別的人默不作聲，他站起來據理駁斥，使日本人啞口無言，然後他泰然走出會場，「自動辭職」，奔赴祖國大陸，而且在抗日戰爭時投入了抗戰的隊伍。他臨別時對胡太明說：「只有實際的行動才能救中國。」注意到，他說的是中國而不是孤立的台灣。另外還有在日本認識的留學生藍和詹，他們有着胡太明同樣的苦痛，却比較洞悉問題所以產生，於是先後參加了抗日運動，都被捕入獄。胡太明不能不受到他們的影響，但下不了決心。「聖戰」發生了，他來到中國戰場，耳聞目睹日軍的獸行，更爲無數中華民族兒女英勇戰鬥以至慷慨赴義而大爲震動。每當他「看見那些愛國青年從容就義、捨身殉國時所表現的至高無上的勇氣，使他感到莫大的威脅。他們臨刑時非常的鎮定，但太明的精神却發生了激烈的動搖，良心上也遭受極大的譴責」。他開始發狂了——也許是佯狂吧，被送回台灣，而所接觸到的是更深重的經濟搾取和精神搾取。到他弟弟因强制勞動的折磨而死之後，他完全變成了一個狂人。

小說的最後是這樣結束的，那是太明在村子裏突然失踪之後：

過了幾個月，誰也不知道太明的下落。但據當時一個到村子裏來捕魚的漁夫說，曾經有一個像太明模樣的男子，乘他的漁船渡到對

岸去了。又有人說在他乘船以前，曾經看見他在海邊徘徊。

這些傳說還沒有平息，突然又有人傳說：從昆明方面的廣播電台收聽到太明對日本的廣播。可是，太明究竟是否真地乘船渡到對岸去？以及他是否地真在昆明？都沒有人能証實。只有他還留在胡家大廳牆上的字跡，雖然不敢公開展覽，但暗中却一傳十，十傳百地傳揚出去，因此來看那字跡的人倒不在少數。

這時，太平洋戰爭正漸漸地進入最激烈的階段。（註六）

雖然作者沒有作出証明而留下不盡之意，但可以看到，胡太明在這場民族戰爭中，經過了非常的曲折反覆，終於走上了他應該走的道路，說明了，台灣同胞的命運，到底要和海峽彼岸同胞的命運扭結在一起的，除此別無出路。只有這樣，才不會成爲「亞細亞的孤兒」。

日本作家村上知行在日文版《被扭曲的島》（《亞細亞孤兒》的日文版易名）序言中說，這本小說，「是在日本據台時期，生於台灣、長於斯土的台灣人所描寫的記錄性濃厚的創作。世界上沒有所謂台灣人，假如有的話，那是住在深山裏的番社的人吧。普通被稱爲台灣人的，實在完完全全是中國人。即使說多少有一點台灣的特色，或使人有這一種感覺，實際上仍是純粹的中國人。」這一個觀念，也就是吳濁流所要表現的主題，而可以看到，就是到了現在，這一個觀念的不可模糊，又有多麼大的重要性。

在作品的藝術手法來說，雖然還有敍述過多而描寫不足的特點，但顯然已經比早期的作品成熟得多了。也許，如村上知行所說，「記錄性濃厚」，倒可以增加作品的眞實感。同樣，胡太明的塑造，一個動搖不定，有所感覺而通常下不了決心的知識分子，比較接近現實而不公式化，是人們能夠接受的典型形象。尾崎秀樹在《吳濁流的文學》中說：「作者不把《亞細亞孤兒》主角當作革命人物或頹廢分子，倒當作很普遍的人物——塑成可強可弱，可變化的實態，這手法賦予作品以更深的現實感。」但不可忽略的是，胡太明到底走上了應走的路，這就使作者所塑造的形象具有根本的積極意義。

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甚至在「特高警察」監視中，吳濁流還是寫出反日的作品，這反映了作者的藝術良心。他後來

對台灣一些大學生作《回顧日據時代的台灣文學》講演時，反覆强調「拍馬屁的不是文學」，這反映了他現實主義的文學觀。因此，戰後初期的台灣情況，在他那個階段的創作中，有如實的表現。

一九四七年，吳濁流寫了短篇《波茨坦科長》。在他筆下出現了在那個混亂的時代的另一種典型。當然，「盼望黎明」之後而得到了這樣的東西，對於台灣同胞不但失望而且可悲。這樣的題材，在當時的環境中並不好寫，所以語調略帶諷刺，而出版時又用日文，可見作者的用心良苦。他在這篇作品中，寫了淪陷時期南京僞政府的特工科長范漢智，在《波茨坦宣言》發表，日本宣告投降之後，挾帶公款潛逃，跑到台灣，搖身一變而成接收人員，利用台灣同胞對祖國的期望，又當了某某局會計科長，騙到了職位、財產，又騙到了一位少女的心——那時候，多少台灣少女以結識和嫁給唐山來的青年爲榮。他逐步露出面目，露出貪婪無已的本性，貪污、走私，什麼都幹，使純眞的妻子大爲驚訝和失望。最後，因爲仇家的檢舉，查出他是潛逃的漢奸，終於落網了。他的落網，只因爲他是潛逃的漢奸，如果他不是漢奸——而當時絕大部分的接收人員並不是漢奸，那麼會是這樣的結果嗎？沒有一定的環境、濕度、溫度，細菌是活不下去，繁殖不起來的。爲什麼台灣的小孩從對來自大陸的人引領渴望，圍觀歡迎，到跟着後面叫：「喫飽了打鼾，睡了打鼾，阿山，阿山！」這決不是一個范漢智的問題。負責逮捕范漢智的搜查隊長在完成了任務之後，覺得很困惑，因爲那個笑嘻嘻走來向他道賀的秘書，「樣子不論怎樣看跟范漢智完全一樣」。「忽而看見辦公室裏的全部職員不要說，甚至工友也同樣笑嬉嬉，不論那一個人的臉，都跟過去所檢舉的漢奸或貪污的臉相像，眞使人厭惡。搜查隊長竟發生『四萬萬五千萬，怎麼會有這麼多漢奸和貪官汚吏呢』的錯覺。」（註七）這確實是當時台灣同胞在痛苦、困擾中不能不提出來的疑問。而吳濁流在這篇小說的《小序》中，就說得很明顯了。他是這樣寫的：

> 在這個世紀裏，最偉大的事物也許是波茨坦宣言了。因爲它是正當全世界，十數億人在瘋狂地流血流淚在爭鬥的時候，被宣告出來的。
>
> 因了它，着實產生了好些東西，曰：波茨坦將軍，曰：波茨坦政治家，還有波茨坦博士、波茨坦教授、波茨坦暴發户、波茨坦社長等。而我們的波茨坦科長正也是其中之一。他的容貌擧色雖不無有異之處，而其爲可喜可賀的歷史的產物，却是無可置疑的。（註八）

這段話，有點幽默，有點俏皮，但其中包孕着的，正是深刻的沉痛。類似的作品，還有以明湖村裏光復後由光棍一躍變爲鄉紳的江大頭爲主角的《狡狼》，因爲他當了「鄉民代表」，於是便在鄉曲橫行，作威作福，一直當上了省議員。最後，他大概因貪污太多吧，被兩個大漢秘密拘捕，不知下落，可是也有人說財可通神，他還是有辦法溜去了日本，仍然「大歪大發，消遙法外」。

《銅臭》是以沈國大爲主角的短篇小說。這個姓沈的跑到百里鄉，自稱「國大代表」，人們不知道他的眞正名字和經歷，便叫他沈國大。這個人「三民主義」「抗日戰爭」的胡吹一通，又憑了「國大代」的名銜，欺詐鄉民，最後成爲神棍，自號「活佛」。到死了才揭穿了他的騙局。

《三八淚》寫舊台幣兌新台幣，四萬比一，使老實無知的牛皮哥賠光了多年積蓄的老婆本，瘋了。人們說：「天理良心，這個人明明是好人，爲什麼到這個地步呢？你太老實，老實就是笨，現在的社會專騙老實人，還有什麼……。」

這個時期，吳濁流的作品大致是這個類型吧，他相當的堅持「拍馬屁的不是文學」的信念，這也是他到死的時候還是「那麼淒寂」的原因。有些人在談到台灣文學的文章裏，就隻字不提吳濁流，用最不帶成見的話說，這至少是不公平的。他獨自創辦《台灣文藝》，到逝世時出版了五十二期；賣掉了田地，獨自設立「吳濁流文學獎」。爲了這些提倡文藝的工作，他出錢出力，到處奔跑，被稱爲「獨行俠」。然而正是這樣，他是寂寞的。

林海音在紀念這位老人的文章中說：

> 濁流先生永遠有他的孤憤。祇因他有太多太多的看不順眼的形形色色、人人物物——那些雞栖王，那些文化仙，那些功狗，那些狡狼，那些陳大人等等，所以他不得不遠到知心朋友時，禁不住就破口大罵起來，並且也把他們一個個寫進他的那些長篇短篇作品裏。我曾說過他是一名社會病理學家，把社會病態一個個放在解剖枱上，解之剖之，務必讓它纖毫畢露，無所遁形爲止。至於這病要如何醫治呢？那是醫生的事，吳先生是不與焉的，也是不得與焉的。這樣的吳先生又豈能不寂寞呢？（註九）

這是使人扼腕的，但同樣，有這樣的人，就還有希望在。吳濁流的不同流俗，對台灣的文人來說，是應當有很好影響的罷，尤其是在今天，這種精神，不是大有好處麼！

（註一）張良澤：《吳濁流作品集・總序》

（註二）吳濁流：《功狗》第七頁。

（註三）吳濁流：《功狗》四五——四六頁。

（註四）陳映眞：《試評〈亞細亞孤兒〉》

（註五）陳映眞：《試評〈亞細亞孤兒〉》

（註六）吳濁流：《亞細亞孤兒》二七七——二七八頁。

（註七）吳濁流：《波茨坦科長》七一頁。

（註八）吳濁流：《波茨坦科長》第一頁

（註九）林海音：《風雨憶故人》

文藝書訊

■柯靈選集　全書共分四輯，共計散文十八篇，雜文九篇，文藝理論四篇，短篇小說二篇。除了電影劇本沒有收入外，本書大體勾勒出柯靈的創作軌跡，樸實幽美的散文、潑辣的雜文、擅營氣氛的小說、見解新穎的理論，莫不多姿多彩。卷首劉以鬯所作的《柯靈的文學道路》一文，評析柯靈的文學作品，至爲精闢。《現代文學叢書》之一，昭明出版社出版，定價港幣十六元。

■新年代前夕　原甸著。詩集。共收近作卅一首，大部分曾在《海洋文藝》發表過。原甸的詩具有節奏明快、文字簡潔、感情濃烈的特點，本書所收的詩篇，表現更見特出，其中不乏即興之作，短短的篇章，鑄溶着詩人對生活的熱望、對不合理現實的咀咒和對家鄉濃烈的思緒。新加坡萬里書局出版，定價坡幣二元八角。

■回憶與悼念——中國現代作家資料選粹（1—2輯）　書內所收文章，大都是作家抒發內心鬱積，悼念故友，發乎肺腑的深情之作，如巴金的《懷念蕭珊》、柯靈的《懷傅雷》等等佳構，均有輯入。春暉出版社出版，定價各爲港幣十元。

絳秋詞草

李學鑫

沁園春

癸卯九日，寄懷綠教授江灣，劉學士香江。

興發清秋，氣澈人間，木落天高。喜長江上下，稻香村社，天山南北，酒泛蒲桃。北國風光，南朝佳麗，狼藉寒花着意梢。逢辰處，有人開唉口，鴈渡衡皋。　龍山勝會徒勞，只落得清遊屬吾曹！看蘇公英爽，霜前杖節，劉郎豪氣，海外題糕。破帽多情，茱萸待插，白髮無簪首漫搔！堪懷想，在千鍾一飲，對客揮毫。

臨江仙

北京地質學院科學考察登山隊，在滇西北登上玉龍山主峯。峯拔海五千五百咪，有植物寶庫及花世界之譽。僅杜鵑花已逾三百餘種云。

縱眼豁然花世界，登臨都仗羣英。玉龍峯頂石崚嶒，好風憑着力，齊步上青冥！　漢苑瓊林瑤草滿，珊瑚琳碧瑠珻。物華天寶頌河清，杜鵑三百種，紅透滇邊城。

永遇樂

一九六三年復園菊展

霧鬢風鬟，鏤雲裁月（兩種菊名），粧淡秋意。艷奪霜清，瘦分玉潤，舊節天佳氣。芳姿醞藉，故園開了，曾費杜陵清淚！想當年，紉蘭蓐露，謝他屈情陶味！　幽懷此日，風光爛漫，深紫淺紅驕倚。印月三潭，擎天一塔，迤邐懸崖際。神工人力，河山錦綉，淨洗恨羅羞綺！（展出有三潭印月，菊塔，懸崖，及祖國河山諸景。）從頭看，籬根澤畔，郊原更霽。

水龍吟

癸卯春楠，送鄭雪耘丈遊西安。

嶺頭梅子黃時，客中送客金陵路。長安未遠，金輪鐵笛，關河飛渡。攬勝尋幽，離宮蔓草，隴雲秦樹。念曲江花艷，華清水暖，都收入，杜陵句。　三絕蜚聲自古，博羣書還語掌故。倦遊司馬，解吟村嫗，相逢唉語。野店芳尊，淺斟低唱，渭城朝雨。待歸來更約，舊交新雅，看牋「詩譜」。

回憶詩人戴望舒

孫源

戴望舒死於一九五〇年，至今已整整三十年了。現今年輕一代的人不大知道他，但稍上了點年紀，在三十年代文藝愛好者是熟悉他的。他是個有名的詩人，「現代派」詩歌的代表。當時被人認爲他的詩篇帶有唯美主義傾向，對人生採取消極態度，對現實是超然的。但抗日救亡運動興起，他的思想有了急劇的轉變，他緊跟時代的脈搏積極參加了抗日運動。他在整個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立場堅定，思想日益進步、傾向革命。他最終死在革命隊伍中。戴望舒不愧是一個屬於人民的文藝工作者。

我是抗日時期在香港認識他的。上海淪爲「孤島」後，上海的進步文化人紛紛轉移陣地，雲集香港，香港的文化出版界隨之活躍起來，抗日救亡運動、爭取民主自由的氣

氛高漲了。原來香港的報紙大多死氣沉沉，言論採取低調子。有的報紙還專以黃色的、或低級趣味的來吸引讀者。大批進步文化人的來到，促進了新的報紙及副刊的出現，特別是幾家雜誌，各以嶄新的姿態打破了香港沉寂的空氣。當時《星島日報》聘請了一批上海文化人參加工作，把這張報紙辦得有聲有色。對國際上反法西斯，對國內的民主革命，反蔣抗日運動起着很大的作用。它從版面到內容，從新聞到副刊都有強烈的戰鬥性，受到讀者的歡迎。它的幾種副刊中，文藝版是由戴望舒主編的。望舒有了這片文藝陣地，大大地發揮了他的積極力量。這個時期是望舒最活躍的時期。我那時正在搞文字改革運動，編一個《語文》雙週刊，附刊在《星島日報》上，因而得與望舒相識。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軍攻佔香港後，在香港從事抗日民主運動的知名人士和進步文化出版界人士都倉卒撤退。有的經東江游擊區脫險，有的冒險乘漁船出海或穿越敵戰區進入內地。但有少數因各種原因一時走不了的便隱姓埋名躲藏起來，戴望舒就是其中之一。初期大家還有點惴惴不安，但日本佔領軍忙於掠奪國民黨存放在香港待運的和香港政府的戰備物資，一句話說，忙於經濟掠奪，加之陸軍、海軍之間的矛盾，就一時顧不上搜捕「抗日分子」。第二年三、四月間，日軍佔領當局這才大舉動手了，先後逮捕了幾位知名的進步人士，詩人戴望舒便爲其中的一人。據事後朋友們的傳說，望舒那天去看望原任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教授的馬鑑，馬先生是博學多識，研究古籍的學者，住在香港大學附近半山腰的一座洋房裏。望舒從馬家出門後，就下坡到一家舊書店裏去看看，不知道自己從馬家出來時已被日方特務釘上了。他一走出書店門，就有兩個特務靠攏來，威脅他說：「戴先生，請你跟我們走一遭。」就這樣他被逮捕投入牢獄。望舒身材魁梧，本是個壯實的漢子，但牢獄中的折磨使他身體日趨虛弱，獄房又寒又潮，他的氣喘病終於日漸加重，伏下了日後致命的痼疾。

這時佔領當局因缺乏糧食供應（原先港英當局儲存的糧食被日軍運走作爲軍糧，配給居民的糧食每人每日只合舊秤六兩四錢而已。），大舉疏散居民、遣返原籍，所以出境已較方便，而廣東沿海交通也部分恢復。在此一情況下，除少數知名人士受到日本人的警告，不得離港外，誰願離港的，只要辦手續即可出境。但望舒因爲曾經被捕過，不得離港。我是四月中旬乘船去那時還在法國人手中的廣州灣的，由此轉道到桂林。在桂林住了兩年又到重慶。在大後方四、五年間我一直沒有聽到望舒的消息。一九四六

年五月我「復員」回到上海，去看望他。老朋友戰後重逢，自有不少話談的，但談些什麼，我已記不清楚。只有一件事我至今記憶猶新，望舒那時在新陸師範學院教書，埋頭鑽研古典文學，不大寫文章，也不在社會上活動。國民黨豢養的一批無聊文人在對他利誘威迫無以得逞之後，向法院控告他當過「漢奸」。望舒氣憤地告訴我，這些傢伙與敵偽勾勾搭搭，抗日勝利了，搖身一變却成了抗戰英雄，反誣他人是漢奸，甚是無恥。他說：「我不怕，我與他們週旋到底。」望舒一生光明磊落，自無所畏懼，自抗日戰爭起，他的立場一直是堅定的，而經過了抗日時期的攷驗，他對蔣家朝廷和他們一夥的面目看得更清楚，對革命事業的信心更足了。

一九四七、四八年蔣撕毀「雙十協定」，挑起內戰，對民主勢力、進步文化界的壓迫大大的加强了。上海的民主人士和傾向革命的文化人再一次轉移陣地，到香港繼續戰鬥。望舒也重回到香港。一九四九年春，他抱着滿腔熱情，輾轉來到剛剛解放的北平，參加了第一次全國文代會。我於一九四九年八月間來北平參加國際新聞局的籌備工作。在單位的籌備處住下不久，望舒就來看我。一見面就對我說：「你終究來了，我很高興。我也要來這裏工作，與你合作。」我問他：「怎麼你不搞文藝，搞新聞工作啦？」望舒一笑說：「革命需要嘛。眼下無人，先搞起來，以後再說。」我對他表示自己怕是不能勝任。我正在發愁我的外文水平，過去我用外文寫過些小東西，但都是交出去了事，由別人去處理。現在要把我譯出的法文當作定稿印成文字，我可沒有這個把握，沒有這個胆量。他說：「現在找不到別人來，你不能不幹。有我，我們兩人合作，能搞得下去。」我先前看過他直接用外文寫的文章，對他的法文造詣，我是有所了解的。經他這樣一鼓動，我的信心加强了。望舒就是如此對待革命工作，勇於挑重担，迎着困難而上。九月份我出差在外，十月回到單位，他已先我到差就職。我們這個單位是新建的，不但人員少，而且設備也缺乏。我們這小組只有望舒和我二人，而工作所需的打字機、字典、資料等也一時弄不到。望舒就把自己有的帶來用。他每天用包袱布裹幾本書上班。上級要求我們一「開張」就要出書，盡管這項任務對他來說也是新的，沒有多少經驗，但他總以很高的熱情把書稿逐字逐句推敲斟酌，一絲不苟，深知代表國家說話的每個字的份量。

望舒多年來患有嚴重的氣喘病。北方的嚴寒對他是極不適宜的。入冬後，天氣酷冷，他的氣喘病加重了。上班

不到一月就出不得門了。我經常去探望他，有問題去請教他。每次見他對工作總是十分關心。給我不少指點，住醫院時他還親自動手改稿。他多次向我表示，怨恨疾病剝奪了他的工作能力。他多麼希望能戰勝病魔，那怕只是病情好轉一點也好幫我完成第一批出版的兩本書，而他的這個心願終於沒有達到。

望舒患病三、四個月中，曾兩次住院，並經胸科專家吳英愷大夫動過手術，但病情却日益嚴重，最後一個時期，他日夜氣喘得如此厲害，叫人「慘不忍睹」。他的死來得很突然。那天上午他如往日一樣自己注射胰黃素劑後，下床小解，還未回到床邊，猝然間感到心跳急速，他只喊了一聲「快去找醫生！」就撲倒在床邊。同院的劉邦琛聞聲趕來，把他抱上床，已是不省人事了。國際新聞局負責人劉萬拱等人，帶了醫生乘車趕到，望舒心臟早已停止跳動，回生乏術了。望舒的惡耗傳出後，胡喬木和望舒的三幾個至友當天就到他寓所吊唁。記得吳曉鈴還痛哭了一場。第二天，新華社發出了一則訃告，望舒於當天下殮，當天出殯，靈柩先停厝捨飯寺，後來安葬在萬安公墓。墓前立有墓碑，上刻着茅盾手書的「詩人戴望舒」數字。

戴望舒死得過早，如果天假以年，他對文藝和革命事業定能做出更大的貢獻。他死於敵人所帶給了他的疾病。他是詩人，也是一個革命者。

介紹猶太文學的一本書

明華

《猶太文學簡介》(Indroduction to Yiddish Literature) 是對七百年來猶太文學狀況所作介紹的一本書，由兩位對此甚有研究的專家丹斯(Dinese)和利普津(Liptzin)合作編撰而成。這書分作兩個主要部分：西方猶太文學從十八世紀初的開始直至十九世紀的衰落；東歐猶太文學在十九世紀的復興到發展至今的狀況，以及在世界文壇的影響。

丹斯介紹猶太文學家的傳略，以及各種文學的類型，包括小說。祈禱文、寓言、諺語、宗教、戲劇、歷史以及世俗故事等等。

利普津着重介紹猶太的純文學(belles lettres)，它和傳統的希伯萊文學(Hebrew Literature)的歷史關係。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各種政治因素的形成，猶太文學在不同的地區發展，諸如蘇聯、歐洲、以色列、美國等地。

然而，本書仍有不全面的缺點，沒有介紹在猶太文學中具有影響力的作家，如沙洛·艾什(Shalom Ash)以及佩雷斯(Peretz)等是。

本書由西德斯圖加特市(Stuttgart) Metzler 出版社出版。

秦松

創作的危言

感性與知性之間的手札

一

創作不僅是一個會不會的問題，而更是一個要不要的問題。「會不會」只是技巧，「要不要」除了技巧以外，還包容了思想的內涵。甚且，還包涵了對創作（個人和他人）的「價值」的判斷。

創作決非是個人主觀的行爲，要立足在客觀的比較上，這是無可爭議的。在一定的客觀上的「主觀」，才是眞實的主觀。也就是在一定文化層次上的主觀才是可靠的。

說得嚴重一點，創作的主觀意圖，必須在現有的文化層面上，與歷史的意識裏。進一步展伸成新的文化和新的歷史。

抒情是每個人都會的，思想內涵不是每個人都有的。只會抒情的人是很危險的，完全以抒情來創作也是靠不住的。很多的抒情詩人如果沒有早夭，到最後也都停止了他的創作。這裏我無意在批評別人，只是在說明一種事實。我也是一個寫詩的人，說不定在不久的將來，也難逃過這種殘酷的現實。

再舉一個人盡皆知的例証，十九世紀的德國詩人歌德，人們都認爲他是德國的大詩人之一。如果他一直停留在《少年維特之煩惱》的階段，我們不可想像他如何能「偉大」起來？

這裏，我們得到一個簡單的結論，「創造」和「偉大」都不是急躁的空喊口號，但是，也不能停滯不前。每個時代都必須要容忍一羣有不同創意的進步的詩人和藝術家們，然後才能期待他們其中的一位或多位有成爲「偉大」的可能。

這是在容忍下的自然的成長，最好能再加以正面的關注，如果遇到如暴風雨的反面意外，就只有成爲「泡影」了。

二

創作可以不强調主題，也可以不要技巧，但是，不能沒有內涵。內涵比前兩者都很重要，有了內涵，你不要技巧，「技巧」也會找到你，不强調主題，「主題」也會包圍你。

主題和技巧是同你的生活內涵一起成長和成熟的。並不是空泛的飄散的浮面，也不是肢離破碎的拼凑的立體。如此才能免除「陳腔濫調」的災害。

陳腔濫調不僅在舊詩詞裏多的是，在現代的新詩裏也不少。如什麼「你的眼睛像星星」，「你的眉毛像新月」，「春天像蝴蝶的翅膀飛來」等等。

於是，春天在「愛情」裏泛濫，愛情在「春天」裏泛濫。泛濫的現象，由於把「春天」和「愛情」當成「主題」來寫。而不是從生活的內涵裏去創作，必然會形成許多「陳腔濫調」。

概念化的「主題」，對無生活經驗的青年人來說是「無心」的，對於富有生活經驗的老年人來說是「有意」的，其空洞都是一樣的。因此，都是借助陳腔濫調的形容詞來拼凑成一首看起來像詩，或者拼凑成一篇看起來像文的新詩和散文（？）。

三

唯技巧（只有方法）論和唯主題（不一定有思想）論，都是同一種極端。擁有「技巧」的一方與擁有「主題」一方，都各擁有「一方」而已，「半斤」和「八両」有什麼好爭論的呢？

我們必須要擁有雙足才能走路，我們要飛翔也必得有兩隻翅膀。

人先要有人的血肉骨骼和身體，然後才去選擇各自的切身的衣服。就好像人有了兩隻脚才去選擇鞋子，無論是皮鞋、布鞋或者芒鞋。

四

創作是獨特的肯定與否定。

創作無法面面具到，「面面具到」的人，無法想像出他能有若何的獨特的創作？

創作就是創作（不是爲創作而創作的意思），創作是一種新的生長（在我前面提到的創作的認識下），不是「改良」主義，中國傳統的古典文學藝術，無須我們去費神「改良」。因爲古典的文學和藝術，有古典的美學觀和她已具備的內涵，在她一定的古典的式形和成熟的技巧裏，已經太完整太典型化了。生活在現代的我們，我們有我們的生活的內涵，我們要發現足以表現出我們今天的生活的內涵的完整的形式和技巧，逐漸的建立起現代的美學觀。

我們必須要創作與前人不同的文學與藝術，對當代負責，不去崇拜古人也不必替古人担憂，更不

要汚辱我們的老祖宗和汚辱我們自己。

有人在今天還要叫嚷東是東、西是西的什麼「東西」論，那麼我更要堅持今是今、古是古的「決裂」論了。

五

從事創作和正在開始創作的青年朋友們，請不要上當，並不是上什麼傳統的當，而是不要上「擁護」傳統的所謂「衞道」者的當。這並非是什麼「衞道」，而是一羣平庸者（每一個時代、每一個國家和地區都有）以此來掩飾他們自己平庸的框框。

比較進步一點的說法是「回歸傳統」，這也是一些老年人說給他們自己聽的。他們曾經走過一段創作的道路，因年老和本身創造力的衰退，已很清楚自己無法再繼續前進！只好去「回歸傳統」。這本來也屬於一種自然的現象，因爲人的生命力和心志的活動，都受到一定的客觀的自然極限。當青年朋友們的創造力和自己的心志活動正在開始，想像的形相思維離此極限還很遙遠的時候，如果不去勇於創造和超越，這是不可「想像」的。

我們常常聽到過「句句有來處，筆筆有依據」的話，這不是屬於創作者的說法。這是創作以外搞評論的人，或者教書先生的說法。創作者的依據，能以提出自己獨特的創作，這就是唯一的重要的依據。

六

這篇《創作的危言》的短文，本意是在强調創作，我强調的「創作是獨特的肯定與否定」，比較籠統而抽象一點，不夠全面並非不可理解，希望不致誤會成「危言聳聽」。文中我也曾提到創作無法「面面具到」，因之，我這篇短文也正是如此。

一九八〇，二，十七，在紐約。

放榜那一天

雙翼

一

中學會考的成績拿在手中了。她覺得好笑，她覺得很好笑，就是這麼一張小小的、薄薄的長條子，好像買東西，人家從收銀機撕下一張印上數字的收條，隨手扔給你。那實在也只是一張收條，因爲還不是正式證書，正式證書將來會發給你，那會像樣得多，她見過的。然而現在這張印了數目字的收條也很重要，甚至比將來的正式證書重要得多，因爲現在憑着它，你或有機會進入一家學校的大學預科班，再爭取機會進入大學。那關係到一生的前景。你的機會有多大，要看看印在「收條」上面的成績有多好。

現在，她拿在手中的成績表並不好。甚麼是好，甚麼是不好，現在似乎說不清了。其實那成績並不算不好，全都及格。會考的成績用ABCDE來表示，E是及格。E也拿不到，那才是壞成績。現在她不但全都及格，甚至最低的成績也達到D，其它是B和C。B有兩項。在平常時刻，這樣一份成績表應當算是中等的，甚至接近乎好。但是現在它是不好，這成績不好，不理想。這是非常現實的事情，因爲它的競爭力還不夠强，憑着它，要在較出名的學校中爭一個預

班的座位，非常渺茫。她原以爲可以奪得一項A的，要是順利的話，該有兩項A，那就可以踏進有名望的學校校門了。

落空了。

她好像忽然處身在陌生的沙漠，四週一個人也沒有。脚底下不踏實，厚厚的沙層，軟軟的，承受不起人的重量。奇怪，剛才還不是鬧哄哄的嗎？這是一個艷陽天，夏天的日頭是一團要把地球烤熟的火。全市的中學畢業生都在這天上午趕到自己的學校去領取會考成績，今天是放榜日。她也回到學校，和同學們一起說笑，訴苦，互相大聲說些羨慕別人一向成績好而爲自己担心的話。一位同學說她昨天夜裏做了個夢，從夢中哭醒了，因爲成績表上全部不及格。又一個同學說她也做了同樣的夢，也哭了。於是大家笑成一團。隨着，又有誰道：「你們說說，等一下派出成績來的時候，我們會是怎麼一個模樣呢？」有人說她一定哭，成績不好會哭，成績好也會哭。有人說要大笑，笑個痛快，她已經三年沒有痛快地笑了。有人說一定會有人暈過去，至少她自己是一個。正說得鬧哄哄，突然，安靜下來了。老師來了。

然後，一個個拿到了成績表。

事先的預料一點也不靈。沒有哭，沒有笑，也沒有人暈倒，只是一片安靜，靜得出奇。別人的心裏在想什麼她不知道，她因爲陷入一種沒意料到的境地中而出神，忘却了四週的一切，好像置身沙漠。也許，這時候，幾十位同學，各有各的沙漠吧。

「麗莎，你的成績怎樣？」

她現在回到現實中來了。確知自己沒有陷入沙漠，但大家都靜默得出奇，却是事實，大家在互相探詢，但說話的聲調也低了。她也用了很輕的聲調對站在旁邊的麗莎問。麗莎好像要辨認她是誰，瞪着她，答非所問：

「聽說成績最好的是蘇珊。」

「蘇珊呢？」

蘇珊的背影正在前面，就要從校門口消失。一眨眼消失了，她走得那麼快。麗莎繼續說：

「然而蘇珊的成績也不怎麼理想，她已經放棄了預先選定的頭兩家學校，現在一定趕着去筲箕灣那家官校了。路遠，要趕快呢。遲一步，怕連報名表格都拿不到。」

麗莎的話提醒了她：不管怎麼樣，現在要趕緊去報名了，不能在這裏白想白等。

她匆忙起來了，望着麗莎：

「你上哪裏去？」

「你呢？」

她們交換了成績，成績接近。忽然她覺得有了個伴。

其實剛才在一陣低語和忙亂中，大家已經交流了成績，而且迅速組合成各自的一小羣。她也下意識般地參與了這一陣的活動，不過因爲是半下意識的，所以印象含糊，好像曾問過許多同學，也有許多同學問過她，但又好似這一切都未發生過。其實是發生過的。正是這些活動的結果，現在她和麗莎，還有艾蓮，站在一起，成了一個臨時的小組合，因爲成績接近。

分發成績表，只不過是短短幾分鐘的時間，然而這幾分鐘的前後，她們這一羣中間，已經起了不小的變化。

青春本來就是歡愉的。平時她們一班同學聚在一起，旁人看來都是一個歡樂活躍的整體。但是在這整體中，其實免不了分成許多個小小的組合，當然不是有形式規約的組合，只不過談得來的幾個，自然而然地多聚在一起。這種組合有時也眞微妙，各有各的因由。有的因爲性格上的相近；有的因爲都愛好打球、游水；有的因爲功課上老是有共同的問題；有的因爲將來的打算差不多；也有的說不出甚麼因由。但是這些本已大致形成的組合，在考試前後，先就起了一些變化。成績比較接近的一羣，也接近得多些了。成績將決定着將來對學校的選擇。每個人都估計着自己的成績，又根據這估計去打算爭取進入哪家學校。哪家學校的預科好一點呢？能進哪家學校的機會大一點呢？哪家學校將來考大學的合格率大一些呢？這都要和別人商量，交流「情報」。甚至還要預先訂下計劃，將來拿到了會考成績，搶先去哪一家學校報名，其次該是哪一家，一天裏面能報多少家就報多少家，因爲誰也沒有十足的把握必被取錄。這些是「行動計劃」，行動計劃最好有伴兒，一起做打算，將來一起去闖，去碰機會。這一切，都與成績有關係。自己估料成績不太好的，早就放棄進入大學的競爭（在香港，這競爭太劇烈了），可能做了念商科學校的打算，學一些實際技能，一二年後去找個文員的職位。抱這樣打算的人，自然與成績好的幾個不會多談，談了也不投契。成績好的幾個可能也曾想到不得已時要去念商科職業學校，但是更多的時間用來編織美妙的夢境。希望順利讀完預科，進入大學，將來還說不定一路深造，好好研究學問。

人與人間關係的變化，在這樣暗暗地起着變化。

少女們自己不大意識到這種變化，因爲她們只是無心地適應着變化。

然而此刻又起了的變化却是明顯的。她本來禱祝過，如果一切都如理想，她會和K、Y、N三個一起去找學校。她們四個，平常考試的成績接近，性情也相投。將來要做什麼職業，誰也未有成熟的打算，然而都樂於在一起去找路子。此刻全變了。K的成績正常，但也只有一個A級的分數。這個A立即造成了她們幾人之間的距離；Y最不幸運，成績差得出乎意料。她一直怔着，後來不知跑到哪裏去了。N的成績看來不壞，但是主要科目的成績却只拿到C，次要科目拿到B和一個A，這在報名的時候要吃很大的虧。N也不能和她在一起去找學校了。

聽說會考的成績是由電腦處理後輸送出來的。那副電腦一定是冷酷無情，把她們幾個好朋友拆散。然後，重新給她們一些機緣。現在她已經由電腦指揮着，與麗莎和艾蓮在一起，她們三個的會考成績最相近。

三個女孩子都失了主意。儘管她們早已各自打算過，什麼樣的成績就奔什麼前途。然而現在出乎她們意外。她們的成績沒有壞到必須放棄讀大學預科，沒有壞到必須考慮重讀重考，而又不可能去第一級的學校報名，甚至被認爲第二級的學校，也沒有胆量去碰了。

現在她想起了爸的囑咐：

「不一定要找名校。能得到預科班的學位就好。讀書靠自己。你有志氣讀書，爸爸爲你感到光采。」

選擇哪家學校？

「先去現代書院吧。」麗莎說。

那是一家私校，辦得有點名聲。然而聽說，他們的做法是儘量多收幾班。學費高，多收幾班，學校的收入可觀。而人數衆多，其中總會有些成績較好的學生，只要他日他們僥倖考上了大學，那就給這學校掙來了聲譽，都會說這學校辦得出色。而實際上這家學校考取得大學的比率是不高的。

她表示沒有信心。她猶疑地說：

「大道好嗎？」

「大道？聽說校風不怎麼好。我們不是說過不去的嗎？」

是的。昨天這時候，她心裏還是這樣想。但誰能知道事情的變化呢？現在正是那同一個原因使她認爲值得去試試。正因爲那個原因，報名的人可能少，競爭的對手就少。而且，校風，自己可以對付，可以頂住風，如果有志氣，風吹不倒人的。——她昨天還絕沒有這樣的想法，不過人走到什麼路上，就會想出該走這條路的理由。她說：

「我想去試試。——而且，大道離這裏近，先報了這一家做底子，再去報第二家。」

麗莎顯然是猶疑着的，因而被影響了，用不大堅決的語氣說：

「那就去吧。」

「艾蓮呢？」

艾蓮一直沒有做聲，她一定獨自在考慮她的路。她不說什麼，但是跟着她們走。

拿到成績的畢業生已經走了一半。她們三個走出了校門，脚步不覺加急起來。汗水開始滲出來。今天早上天氣預報會達到三十二度。

「我不去了。」艾蓮忽然說。

另外二人驚異地望着她：「你去報那一家？」

「不去了！去哪裏都不容易報上名的！」

「你總得，……」

「我回家再說！」

另外的兩個互望一眼，都有點明白。艾蓮一直有出國的打算。她家裏有這個能力，可以負担她出國念書的學費和生活費。艾蓮顧慮的是那邊沒有親戚，她是個怕事的女孩子，她高興留在香港，留在同學羣中間。

現在她已經失去這些了。同學羣，分散了。留在這裏好好讀上去的機會不大。她想到了出國的路子。

「我回家和媽媽商量。」艾蓮再說了一句，有點歉意。這種歉意好似在說：「對不起，我還有另外一條路走，現在只好走那條路去。不能陪你們了。」

拜拜，拜拜。

於是只有兩個，她，麗莎。

眞奇怪，她從來沒有想過會和麗莎這樣結成伴。只有兩個。麗莎和她不是談不來，然而從來不曾達到最談得來的程度。

大道中學在山坡上。香港有許多中學都建於半山或小山坡上。大道中學的附近有幾家中學，都是名校，因而校風不好的這家中學，處在幾家出了名的學校中間，格外失色。不過她記得曾經有誰提過一句：這家中學好歹也是津貼學校，津貼學校的教師待遇比私校好，師資一般不會在水準以下。學校也開始注意端正校風。這句話本沒有打動她，而現在則牢牢抓着她，成了她的希望。

同路的學生可多。各學校的都有。他們一定是有好成績，趕着去那幾家名校報名的。她心裏對他們羨慕，妬忌。名校門口，熱鬧得很。

如果她成績好，也許這時正是其中的一個。

不過，聽到有人在說：「要四分才收，太嚇人了。」

四分（註），學生中的頂尖兒才有機會。

還是趕快上「大道」去。

怔住了。這家被她算作冷門的學校，這時報名處也圍滿了人。要排隊，她們趕緊跟在龍尾。看看前面，還有幾十人。奇怪的是移動很慢。她們原以爲趕緊報了名就趕到另外的地方去，偏偏急驚風遇上慢郎中。麗莎心急，跑出去打聽。一會兒回來了：

「原來馬上見校長呢。」

「今天就見？」

通常交了報名表格，等待取錄的初步通知，才見校長，也就是口試。名校多如此，可以慢慢挑選成績最好的學生。他們不担心成績好的學生報了名不來。但有一些已有實力而又知名度尚不高的學校採用這種辦法，把來報名的學生中成績較好者馬上留住，希望提高學生素質，提高學校聲譽。

沒有想到大道中學也採用這樣的辦法。

她在心裏想：也許是好的象徵，表示這家學校在努力把學校的形象改變過來。那麼，多花些時間在這裏排隊也值得。

正想說出這意思來，麗莎却提出了相反的想法：「你等下去？」

「等吧。」

「我不等。」

「已經站在這裏了。」

「我想趕緊去……」麗莎的神態非常認眞。她忽然感到：麗莎的神態看起來像成人。

「那麼，你走吧，麗莎。」她道。

話答了出來，她覺得自己的語氣也像成人。怪事！

她沒有勉强麗莎，雖則內心實在很想她留下。但這是每個人都在做出重要決定的時刻。誰也不知道自己的選擇會是怎樣的。尊重人家吧。

麗莎走了。她覺得孤獨，又奇怪自己爲什麼不害怕，不會想哭。又奇怪自己竟拿得定主意，她決定無論如何先報了這一家。

二

爸爸常說：你能讀書，就用心讀吧。這事我幫不了你。靠你自己。

媽媽常說：阿女，不要整天埋頭埋腦做功課。幫我多做點家務。將來你自己也有一頭家，要自己動手的。

媽媽常說：家裏的事，你這也不懂，那也不留意。這麼大個女孩子，沒有主意！

爸爸常說：你能讀書，就用心讀吧！

媽媽常說：這麼大個女孩子，沒有主意！

她從爸爸媽媽的話中看到了自己。她是獨女，然而並不因此就受太多的照顧，爸爸媽媽都去上工的時候，她就沒人管，從小，她常要獨自一個在家。同樓的人常有全出去的時刻，那就只有她一個小女孩看着一層樓。爸爸媽媽吩咐她要留意壞人，不允許她隨便開門，不允許她一個人出去門口玩。這是他們注意的中心，別的方面就照顧不來了。他們忙，他們家生活非常簡單，她沒有多少機會接觸外面的世界，她生活在這個城市裏而對這個城市其實懂得甚少。偶而遇上一件不是日常生活中常遇上的事情，她就茫然不知該怎麼應付。媽媽因此說她：這麼大個女孩子，沒有主意。

媽怪她不大幫助家務，其實她是做的。不過她總抓緊每一分一秒，讀書，做功課。她從小功課好。她們這個生活圈子中的人，（親戚，朋友），常常不滿意子女功課不好，成績不高，担心沒有希望受較高的教育。然而她從小功課好，得到太多的稱讚。稱讚是一種鼓勵，能使人從這方面發揮出潛在的力量，擴大和加深。她也覺得有信心，有興趣。她要讀書。她要爭取好前景。爸爸說：這事我幫不了你，靠你自己。

爸爸媽媽常說的話中，已經把她的輪廓勾出來了。不過他們還不知道她內心有更爲成熟的思想，她要好好讀書，不只爲了成績好，能讀書。她想擺脫貧困，她想將來懂得爲什麼許多家庭會貧困，懂得怎樣使貧困的家庭變成不貧困。應該有一天，她能夠對爸爸媽媽說：「你們年紀大了。但是不必担心，你們的晚年會過得很好。」而且說話時不是出於安慰，不是空言。

不過她仍然是一個怕事的、沒主意的、只會做一些家務和努力讀書的女孩子。突然把她拋在一個孤獨的環境中，要她去應付難題，她會害怕，會想哭。那才是。

三

她感到自己很安詳，鎮定，有主意。

已經正午。天氣那麼熱。口渴極了。不要緊，讓它去渴，這不算什麼。肚子很餓，但不去想它，就不餓。

她只有一個念頭：報名。

多少年的勤讀，才闖到了今天這個關頭。當然要走過去！有一次聽誰說：去旅行，走在一條窄窄的山脊上。如果你未舉步，遠望着，你會害怕。但你已走到中間了，回轉身更危險。你就反而會冷靜地向前走。

爸爸說：這事就靠你自己。

數字如果能夠表示實在的壓力，此刻她心頭就有許許多多這樣的數字。今年中學會考有多少人參加？有十多萬，好像是十四萬。她是這十四萬人中的一個。十四萬之外，還有一些差不多同樣年齡的人，已經離開學校，到社會上工作了。可能是因爲家庭需要他們早一天掙錢，也可能受不了那些沉重的功課。她幸好能留在這十四萬之中。會考之後，有些人會留在香港讀預科，這數字大概有幾萬。然後，只有一萬幾千人能夠進大專學校。香港只有三數家大專學校，每家一年收那麼幾千人，加起來不外就是那麼個數字。差不多十分之一有機會。只有十分之一。她必須爭取進入這十分之一。她是沒有機會到外國去的。（外國的大學多，學位不那麼困難，經濟上有能力的人大都把子女送到外國去了）。她如果進不了那幸運的十分之一，就只能到社會上工作了。工作，人總是要工作的。但是只有中學程度，在這個社會上只能夠做極普通的文員，收入有限，前途也差不多給劃定在一個限度之內，很難突破。那時候，媽媽又會說：「早知道這樣，不如早就出來，到工廠打工，也有這麼多的收入了。」又會說：「怎麼不早一點結婚？看對樓的阿芬，結了婚，她先生開了間小工廠，這兩年順境，快成大老闆了。她就做個太太。」

低級文員一個月能有多少工資？一千多，兩千？還能多到哪裏去？

生活費用的數字比這要活躍得多，增長得快。結婚？房租要多少？小小的一層樓，二千，二千五百！一天的交通費，午膳費，又該多少！這些瑣碎的數字，多麼折磨人。已經折磨了爸爸媽媽一輩子。不能夠讓這種數字來折磨她這一輩。她決不答應，她不會那麼容易向命運低頭。她該能夠早一天對爸媽說：

「你們安心渡晚年吧。」

將來，或許這樣，或許那樣。巨大的變化，就在今天，就在這一刻要決定。

這把一個人內在的力量迫出來。

她非常鎮定，非常有主意似的，應付着一切。她在搏鬥哪，在搏鬥中的羊兒也會顯得英勇。餓、渴，那是多麼不足道的小事。

四

前面有小小的騷動。有人走了，隊伍散了。是什麼一回事？好像說已滿額，不再接受報名了。趕緊跑到前面去看。果然是這麼一回事。連這麼一家本來不算熱門的學校。也滿額了。競爭，競爭。太劇烈了，她沒想到劇烈到這樣的地步。

她微微着慌。多麼想找人商量。爸媽在身邊多好？不會在身邊。爸爸在上工，媽媽也在上工。而且他們在身邊也不會出什麼主意。他們在這方面比她知道得少。

孤單成爲壓力，又壓着她。

但沒有什麼選擇。她一定要自己掙扎。

已經正午一點多。哪一家學校都該休息了。趕緊去快餐室吃飯。她簡直記不起剛才說過要什麼，不過這時手上有的是炒飯。快吃下去，再喝了滿滿一杯茶。還渴，再給一杯。我要去搏鬥。整個上午沒有得到什麼結果。下午更緊張了。

還有什麼學校可以去報名？她當機立斷地想：決不能再去找有點名聲的學校。市區的也不去。先得使自己有着落。

想起了老遠老遠的幾家學校，報名的人會少一點的。那些學校在哪裏？她從沒去過那地區。有什麼交通工具？第幾號巴士？該轉車吧？她全不知道。

在平時，單單不知道該搭什麼車，就可以難倒她，使她取消一件想做的事。此刻她一點也不覺得有什麼難。路在你口上。你開口問嘛，總有人知道，總有人告訴你。

五

問路人，問路旁的店員。她不知問了多少次。平時她怕這麼開口問陌生人。今天一天大概開口的次數超過了生下來十幾年。

上車，落車。

走在完全陌生的地區，完全陌生的路上。

好不容易，有一家學校讓她報了名。

又聽人家說起，在市區西面邊緣有一家學校也不錯。就是遠，人家不大注意。

她趕緊去。

上車，落車。

爸爸說：這事我幫不了你，靠你自己。

她走着。她相信是很累了，渾身是汗。該有三十五度

吧？但她能支持得住。

上車，落車。向陌生人問路。

那學校要走一條僻靜的路，環境很優美。然而現在僻靜的路令人感到担心，怕有壞人。即使環境優美。

而她走着，一點也不害怕。心裏沒有地方放得下害怕；她趕走了稚氣，心裏沒有地方容許存在稚氣。心裏裝滿的是壓力，前途的憧憬，求學的慾望，對爸爸的愛，對媽媽的愛，多少年勤學所追求的目的。這一切，單單一樣，都已夠多，太多，小小一顆心裝不下，而現在都來擠在一起，在這一天。在這短短的時限中要好好去完成她的搏鬥。這一天快完結了。看見嗎？那白色的火燄已經在西斜，它發出的光在變黃，變紅。是黃昏。

爸爸媽媽回家如果見她還沒有回家，會奇怪，會担心。那也沒辦法。趕緊，在學校的招生辦公室還沒有下班之前，還有一分鐘，她也要多趕一家學校，報名，等待通知，取錄，開始新的競爭。

六

對於一個十七歲的少女，這是奇特的一天。變幻的一天。這一天開始時的她，與一天結束時的她，好像是隔了長長的一年、兩年，或者更多。

晚上，抱着疲乏的身體回來。這一天，她跑了半個香港島。十七年加起來，她也沒有去過這麼多的地方。

爸爸媽媽都關心，忙着問：「成績怎麼樣？」「找到學校沒有？」「讀書不容易，就找事情做吧。你是會考畢業了，也不容易！」

她平淡地答：

「已經報了三家學校，等着通知。——明天再到一些較好的學校試試看。」

爲什麼能答得那麼平淡，她自己也不知道。她不知道在一天中成熟了許多。

一九八〇年五月

（註：香港的中學會考，以ABCDE分級，表示成績。F就不及格了。各中學的大學預科班招收學生時，用的是計分法。A是一分，B是二分，依次是三分、四分、五分。分數越少，要求則是越高。例如要求中、英、數三主要科是少於四分，那就是說三科中要有二科A，一科是A或B。）

鬱結的心

李汝琳

一

十一月初，在熱帶邊緣的「東方之珠」，也有些冷颼颼了。天色陰陰沉沉的，好像要下雨的樣子。鍾伯和夾着一大包從舊書店買來的書，匆匆忙忙跟着一大羣人走進渡海碼頭，上了船，隨便找個座位，把書包放在膝蓋上，順手檢起身邊一張報紙，一看是當天的，是過海的人看了之後扔在凳子上的。他低下頭看了看國際新聞的大標題，又抬起頭，看見渡輪向着對岸行去，原是像積木一般的高樓大厦，在漸漸長高長大，看得更清晰了。半山坡上萬綠叢中點綴了一些紅頂的房屋。他從西看到東，這小島的半邊都看得清清楚楚。連東面半山上的木屋，也擁擁擠擠的出現在他的眼前。他正在出神的觀望着景致，一個站立着的人影走來擋住了他的視線，他抬起頭，看到一雙凝視的眼睛，剎那間兩個人都怔住了，眼睛都睜得大大的，幾乎同時認出對方了。

「你，老鍾？……」

「啊，老趙，是你！」

兩個人都伸出手緊緊的握着，還上下抖動了幾下。老趙沒有鬆開握着的手，便坐在老鍾的右邊，這才鬆開了手。老鍾拍着趙毓明的肩膀，興奮的說：

「這眞巧，怎麼會遇到你！」

「眞是想不到，眞是想不到！」

兩個人的臉上都浮現出喜悅和興奮的神色。附近的乘客，有的看了他們一眼，有的不動聲色看着窗外滾滾的波

浪。這有什麼稀奇呢？不過是兩個老友相遇罷了，兩岸的人只要不是癱瘓在家裏，總會走來走去的，在渡輪上總會遇到整年不見的朋友。有些言情小說不是常常寫着從渡輪開始的香艷故事麼？

這兩個朋友相別却有二十多年，當年分手的時候，都只有二十多歲，現在都靠近天命之年了。

「我看了你老半天啦！」趙毓明說。「起初覺得面熟，後來想起是你，越看越像，我才走過來。……」

「我却一眼認出是你，你這右耳朵邊的黑痣，就是明顯的標記。」

渡輪靠岸了，有許多乘客站在艙門口，等着下船。這兩位老朋友却只顧談着話，最後站起來，跟着上了岸。

「你住在哪裏呢？」趙毓明問。

「我是來旅行，住在皇后道中一家旅館裏。」

趙毓明微微一驚，重複着說：

「你是來旅行？」

「是啊，這麼多年來我在南洋教書。」

「這可更難得了，我們今天會遇到！」

「你住在哪裏？」

「我跟老妻和兒女住在北角。」

「對了，『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我們要談的話太多了，先去我住的旅館坐會兒，下班回家遲了，嫂夫人不會見怪吧？」

「好，就這麼辦。」趙毓明點點頭。

兩個老朋友邊走邊談，上了巴士也沒有停過嘴。

旅館有個咖啡座，鍾伯和要了咖啡，兩位老友就天南地北的談起來。

「這裏還算清靜，」趙毓明左右瞧瞧。「談談我們這多年來的經歷吧，你是什麼時候去了南洋的？」

鍾伯和從褲袋裏掏出一包香烟，趙毓明說已經戒了好多年了，他就自己燃上一支，吸了一口。

「我是在抗戰勝利那年冬天去的。」

「聽說南洋是個好地方，你怎麼會有這麼好的機會？」

「七七事變那年我們在『流亡同學會』搞抗日工作，也許你還記得我在大學才只讀了一年，後來去西北聯大讀了三年，一畢業就跟幾個志同道合的同學去第二戰區工作，一直到抗戰勝利。其中有位最要好的同學是北婆羅洲的華僑，他跟家裏聯絡上了，他的父親要他回北婆羅洲去，父子八年未通音訊，他也很想念他的父母，這就決定回去。不料他也邀我去北婆羅洲，我就跟他去了。……」

「這十多年來你在北婆羅洲做什麼？」

「這位同學的父親在當地是一位很有地位的僑領，他一回去就做了一間華文中學的校長，我就在那間中學教了十年書。不料他的父親去世了，他得全心全力照顧他父親留下來的生意，便辭了職，我就接替了他的職務，也做了五六年了。」

「這十多年來你的生活眞是過得很好！」

「沒有多大出息。十五年來沒有離開過那個小城市，現在放了假，我參加旅行團到香港來見見世面。旅行團已經回去了，我獨自留下來打算多住幾天，要是前天隨團回去，我們就遇不到了。」

「那地方生活安定，有沒有排華的事情？」

「這倒沒有。全區人口以卡達山人最多，佔三分之一，其次是華人，佔四分之一，再其次是巴招人、木如人、馬來人，還有一些少數民族，人口都不多。土人雖然比較落後，却很純樸和善，各民族都相處得很好。」

「這樣看來眞是世外桃源，我眞羨慕你！」

「你該說一說你這些年來的生活了，不要讓我一個人說呀！」

趙毓明笑一笑說：

「我也是抗戰剛結束，就帶着老伴到這裏來。是被老朋友拉來在報界服務。這麼多年來沒有什麼好說的，就是多了一兒一女，現在都大了，女兒是在內地生的，現在這裏讀師訓學院，男的還在讀中學。」

「我也該羨慕你了，孩子都這麼大了。」

「這地方生存不易，能過日子就成。我們在抗戰那年分手，一轉眼就是二十多年。抗戰八年眞不容易過，可也活得很有意義，總算把敵人打垮了！」

「我永遠記得我們相處的一段日子，後來我去繼續讀書，你還在『流亡同學會』工作了一個時期吧？」

「你走後不久我也走了，加入了報界，仍舊做抗戰宣傳工作。」趙毓明忽然想到：「對了，你還記得『流亡同學會』那個楊廣成麼？」

「怎麼會不記得，後來我讀完書到了西北戰地，還遇到他的妹妹，才知道他去了大別山。」

「他也在這兒。……」

這突如其來的消息，使鍾伯和愣住了。

抗戰爆發後，平津流亡同學在K城組織了同學會，積極從事抗戰宣傳工作，趙毓明和鍾伯和負責編街頭壁報，楊廣成是北平美專西畫系學生，負責寫標語、畫漫畫，也

給壁報畫插圖。鍾伯和是記得很清楚的。

趙毓明繼續說：

「還有那個歌唱得很好的石婉珠，後來跟老楊去了大別山，現在也在這兒。」

鍾伯和更是一驚。他認識石婉珠是一二·九學生運動如火如荼的時候，他們曾一起參加請願的行列，成了朋友。次年夏天他去北平進大學，還曾通過信，想不到她也在香港。

只是一剎那間的驚愕，接着問道：

「他們怎麼也會到了這兒？」

「他們也來了十多年了，我也不大清楚他們怎麼會到了這兒，我一直沒有跟他們深談過。」

「你常常跟他們見面嗎？」

「沒有。」趙毓明搖搖頭。「這十多年來只見過幾次面，老楊好像也不大願意見我。」

「你知道他們住在什麼地方嗎？」

「那倒知道，他們也住在北角。」

「這就奇怪了，同住在北角，怎麼只見過幾次面？」

「老楊就在香港一家廣告公司工作。石婉珠在九龍一家百貨公司的文具部做店員，跟我一樣，上下班都要過海，有時在渡輪上也會遇到。」

「你沒有去過他們家裏？」

「去過一兩次，他們却沒有找過我。」

鍾伯和也不明白自己心裏爲什麼會有一種衝動，很想見一見這一對夫婦。也許這麼多年來住在南洋，就只有邀他去北婆羅洲的那位老同學，此外沒有一個老朋友。遇見了老趙已經是喜出望外，能夠見到另兩位老友，自然是更大的收穫。楊廣成是不是願意見他，他不知道。石婉珠是他更早的朋友，總該見上一面的。

「老趙，我很想看看他們。你想老楊會不會也不願意見我。」

「那就很難說。」趙毓明遲疑了一下。「我想石婉珠不會不願意見你，你們也是老朋友嘛。」

「那麼你什麼時候有空，我去拜見嫂夫人，也順便去看看他們。」

「這眞是天賜奇緣，我們二十多年不見的老朋友遇上了。我回去叫老伴準備準備，也告訴那兩個後生小子，要他們拜見鍾伯伯。就在明天下班之後我來找你，到寒舍吃頓晚飯，算是給老朋友接風。」

「我們用不到這麼客氣，認識嫂夫人和兩位世侄才重

要。想當年我們在一起，說說笑笑，拍拍打打，蹦蹦跳跳，是多麼好！」

「好，」老趙重重的在鍾伯和的肩膀上拍了一下。「那麼我明天來接你吧。」

二

鍾伯和回到自己的房間。他每次買書回來，便迫不及待的打開書包翻看。今天却把書包丟在柏子上，脫掉他那一雙皮鞋，這也許是在南洋養成的赤脚的習慣。然後燃起一支香烟，半躺在沙發上，陷入遙遠的回憶裏了。

那是個狂熱的時代，他還在K城讀高中最後一年，北方爆發了一二·九學生運動，不久便席捲了全國，青年學生提出了抗日的要求。K城學生激動的響應了北方學生的請願運動，首先由大學裏的同學發動，結隊遊行到各中學的校門口，高呼要求抗日的口號，高唱抗戰的歌曲，中學的學生便蜂擁走出校門，整隊跟在隊伍的後面，每經過一間學校，便增加一批學生，隊伍越來越大，先頭隊伍看不見，後繼隊伍不斷加長。先頭隊伍已經到了省政府門口，後面還看不見隊尾，等到擠滿省政府門前的廣場，連整條大街都塞滿了。學生要求抗日，停止內戰。省政府秘書長出來向學生們仍舊說着「先安內後攘外」的濫調，學生們鼓噪起來，嗚嗚呸呸之聲不絕，站在前面的學生跟秘書長爭辯，擠在後面的學生高呼口號，更遠的學生又唱起抗戰歌曲，好像助威一般。一二·九在北平用警棍水龍對付學生，激起了全國學生的憤怒，使請願示威運動更加激烈。K城當局也明白無法遏制，只得表示將學生的願望轉告中央。學生隊伍雖然各回原校，却產生了全市學生組織，各校代表們商議進一步的辦法。各地學生赴京請願的消息傳開了，K城學生也決定了採取行動。

隆冬的天色已經陰沉了好幾天，濃雲像野馬般在天空飛馳，却看不到有個裂縫露出藍天，人們從經驗上知道總會有一場大雪。學生們的心情是熱烈的，風雪嚴寒並不能嚇阻他們，成羣成羣的學生都擁到了南門外火車站。鍾伯和跟省立高中同學到了車站，已經是人山人海，火車箱裏擠滿了人，車站月台上也擠滿了人。人羣中有些是學生家長，有些是學校教師，有些是給兒女或學生送錢送東西來的，也有少數家長要拉兒女回家，兒女不肯回去，跟家長們有哭有鬧的吵成一片。

「爸爸，你也是中國人，我們被日本欺侮到這種地步，眼看就要亡國了！……」一個白白淨淨瓜子臉大眼睛的女孩子激動的說。「我們愛國是錯的嗎？我們要求抗戰是錯的嗎？」

羣衆的聲勢震懾了人心，有些家長也不敢强拉硬拖，要勸兒女回家，却被兒女理直氣壯的話說得他結結巴巴說不出道理來。

有些家長送來了銀錢衣物，囑咐一路小心，不要餓壞凍壞了。

火車窗口伸出幾個女孩子的頭，大聲說：

「伯伯放心，我們會互相照顧，我們又不是小學生，您放心。」

天色漸漸暗了。從車站月台的一端，二十多個健壯的青年，手拉手一字排開，一面向前走，一面叫着：

「請回去，家長們，請回去！」

原來是糾察隊出動了，要趕閒雜的人出去，免得拉拉扯扯沒有個完。有些開明的家長囑咐過兒女便離開了。有些家長知道無法說服兒女，也只得走開了。

鍾伯和也是糾察隊的一員，跟糾察隊總隊長「黑旋風」都是省代表的足球運動員。閒雜的人都走了，糾察隊放開手散了隊。

「金剛鑽，」黑旋風對鍾伯和說。「你帶着高中高師的糾察隊員負責列車外圍的巡邏工作，我帶着大學的糾察隊員負責月台兩端的巡邏工作，不許閒雜的人走近。」

鍾伯和又把高中高師的糾察隊員分成兩班，輪流工作或休息。便回到月台上去找黑旋風。

「我們去看看跟站長的交涉辦得怎麼樣了？」

黑旋風立即怒容滿面，氣惱的說：

「聽說溜了，那幾個留守車站值夜班的人也不知道他去了哪裏！」

鍾伯和愣了一下。

「火車司機呢？」

「恐怕是站長要他們躲起來，這十幾節列車本來是要開走的，被我們突然佔據了，火車頭上的司機也溜了！」

「那豈不糟糕，」鍾伯和懊惱的說。「火車開不動，怎麼能去南京！」

「看來還得去省政府大鬧一場，要求送我們去南京。」

兩個人走到候車室，鍾伯和大吃一驚，饅頭、包子、麵包、罐頭和各種各樣不需要燒煮的食品堆得像小山一樣。在這半天裏，工會、商會以及各社團送來了這麼多食物，

可見絕大部分的人都有愛國心，學生的行動是受到支持的。

漆黑的夜，看不見星星，天空仍舊密佈着烏雲。車站上的電燈還亮着，被寒冷的空氣包圍着，發出陰森森的光芒。都市的囂聲已經消失。車箱裏沒有燈光，靜悄悄的，人們已經入睡了。長長的月台上都躺滿了人，有的緊緊擠在一起，用棉被把身子蓋起來。沒有風，減少了料峭的寒意，這是落雪以前的徵兆，不像化雪的日子那樣凄寒清冷。子夜以後，雪花悠悠的飄落下來，雪片越下越大，越下越密，躺在棚蓋邊緣沒有蒙頭大睡的，雪花飄落在臉上，冷冰冰的感覺使他們清醒過來，有人說：「下雪了！」這就造成一大片棉被像波浪般蠕動。兩三個糾察隊員一看見月台棚蓋下的同學大部分醒了，寒氣也越來越濃，便去找黑旋風和代表團的負責人，商量了一會兒，十多個糾察隊員開亮了手電筒，分別走進十幾節車箱，大聲叫着：

「同學們，外面下雪了。男同學注意：請你們搬去月台上睡覺，讓女同學到車箱裏來。」

十多節車箱，大部分是男同學佔據着。一聽命令都跳起來，嘻嘻哈哈沒有了睡意，抱着棉被爭先恐後的從車箱裏下來。

黑旋風和金剛鑽分站在月台兩端，吹了一聲哨子，要大家注意。

「女同學都到車箱裏去。」

在鍾伯和這一端是男同學，一直排到出入辦公室和候車室所留下的過道，躺了四排人，裏面的兩排和外面的兩排都是脚對脚，中間才是頭對頭。一聽鍾伯和號令，都坐了起來，左右看看都是男同學。一個又黑又瘦的中學生，向着抵脚而眠的一個白白胖胖的同學說：

「怎麼不動？不是叫你搬到車箱裏去麼？」

同學們哄然大笑。那個白白胖胖的小子很怕羞，脹得滿臉通紅。結結巴巴的說：

「你，你胡說！」

「他是放屁！」跟他要好的一個同學幫他罵出了口。

另一端的黑旋風看到的都是女同學。却看到她們有的坐起來，還在揉着睡眼；有的只是抬一抬頭。却沒有人站起來。

一個糾察隊員幫着叫喊：

「女同學都到車箱裏去！」

那些坐起來的女同學，你看我，我看你，還不大明白是怎麼一回事。忽然看見抱着棉被的男同學爬上月台，走過來催着說：

「車箱裏比較暖和，咱們換換位，你們快去車箱裏吧。」

這一來得到了反效果，原是坐起來的女同學又躺下去，把被子拉了拉蓋好身子，只露出了頭。

黑旋風又吹了聲哨子，吼叫着：

「聽見了沒有？女同學都到車箱裏去！」

鍾伯和從另一端走過來。看見那個瓜子臉大眼睛的女同學忽然坐起來，緊繃着臉，對黑旋風說：

「爲什麼？」

黑旋風想不到有這麼一問，不說明似乎不對，說明了恐怕更糟。一時愣住了。

那個瓜子臉女孩子的眼睛睜得更大了，生氣的說：

「我們是弱者，只有我們怕冷！你們男生是英雄，誰要你們這麼仁慈！」

黑旋風瞪着她，不知怎樣說才好。另一端的男同學都坐起來，伸着脖子聽。也有幾個索性走過來。黑旋風摸摸頭，糾察隊長的威風沒有了。轉過頭低聲對鍾伯和說：

「金剛鑽，你看怎麼辦？」

鍾伯和對瓜子臉女同學說：

「你不要誤會，這是表現我們的友愛精神。」

「什麼友愛精神！女生是弱者需要友愛，男生堅强，就得友愛別人！」

那瓜子臉齒鋒銳利，像劍一般刺過來。

黑旋風和金剛鑽都是球場上的健將。黑旋風拙於言辭，先打了敗仗。看來金剛鑽只能單打瓷器，碰到這個鐵菩薩，也感到難以應付。

這時女生都又坐起來，有幾個女同學也開了腔。總之她們不到車箱裏去，不接受男生的友愛。

那瓜子臉高聲對同學說：

「我們全身流動着愛國的熱血，寒冷又算得了什麼！北平的學生在這樣的氣候裏，被警棍打，被刀背砍，被水龍澆，他們怕了沒有？要怕就回家去，我們不是去南京開遊藝會，還怕沒有冷水澆頭麼？」

女同學鼓起掌來。男生面面相覷，那個又黑又瘦的中學生低聲說：「這個妞眞厲害！」

只聽那個瓜子臉冷笑一聲：

「寒風又不是專門襲擊女生，特別優待男生。要冷大家都一樣冷，要不怕冷大家都一樣不怕！……」

正在僵持不下的時候，各校代表團的十幾位負責人從候車室走出來，其中有四五位大專女生。

有一位大學代表是男生，溫和的說：

「我們並不是『重男輕女』，女同學如果不堅強，也不會參加南下請願。不怕艱難困苦，男女同學都是一樣的，……」

「那麼爲什麼女同學就得進車箱，男同學就得睡在月台上？我們女同學不接受這種同情、友愛！」瓜子臉還是不肯聽話。

女子師範學校的代表看到女同學不肯聽男生說話，只得站出來說：

「請女同學們仔細想一想，我們是這麼大的團體，就不能沒有團體紀律。代表團既然這樣決定，一定考慮到多方面的因素，不只是爲了天氣寒冷，還有安全的問題，我們雖然有糾察隊徹夜巡邏，但是夜深天黑，火車站空曠難守，保不定有人搗亂，剛才就有人在鐵籬笆外面探頭探腦的向車站裏面窺伺，所以才決定委屈女同學到車箱裏去。……」

有些女生轉頭看看車站外面漆黑一片，陰陰森森的，心裏也覺得有些道理。可是有些女生認爲是故意嚇唬人，又發生了爭辯。

那位大學代表看見這樣爭辯下去不是辦法，只得斬釘截鐵的說：

「請大家注意：團體有團體的紀律，我們大家必須遵守。明天還有許多事情要做，現在必須長話短說：這是代表團決定的，女同學必須遵守命令：進車箱去！」

女生們也覺得應該遵守團體紀律，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能爭辯下去了，只得抱着被子到車箱裏去。一面還在吱吱喳喳：

「那個瓜子臉大眼睛很會說話的女生，穿着毓秀女中的校服，她叫什麼名字？」

「我看見她進了後面的車箱，你去問問吧。」

這個女生眞有這麼大興趣，便走到後面去，一會兒跑回來，大聲說：

「她叫石婉珠，是毓秀女中三年級生。」

「奇怪，毓秀女中同學怎麼沒有選她參加代表團？」

「毓秀女中沒有高中部，聽說代表團的成員都是大專和高中的同學。」

「全體女同學都應該選她做我們的代表。」

「……」

大家又吵鬧一會兒，很快就睡熟了。

天亮了，大雪還沒有停。放眼瞭望，出現了銀白世界，樹枝上，火車頂上，看得見的房屋上都有了厚厚的積雪，

黑色的鐵軌成了兩條突出的白綫，向着遠方伸展開去。

市民團體又陸陸續續送來了許多食物。這些社團代表冒着風雪一進車站，看到這麼多年輕學生不畏飢寒險阻，一片愛國熱誠，竟有些忍不住放聲痛哭；有些社團代表緊緊抓住接待人員的手，淚流滿面，非常激動，本來要說些獎勵支持的話，喉嚨哽咽着，什麼話也說不出了。

「南下請願團」派了四名代表去省政府要火車司機，要求送他們到南京去。只有四名代表，連省政府的大門也進不去，更不必說秘書長接見了。他們只得回車站商議辦法。不過這已成爲全國性的學生運動，當局也不敢動用武力驅散他們，局面只得僵持着。

下午火車站又有了幾次騷動，原來省城附近的幾個縣，有幾批學生步行來和省城的學生會合，要一起到南京去請願示威。看到來了這些友軍，學生們更加激動興奮。女生們要外縣學生坐車箱，外縣學生死也不肯。還是代表團把外縣女生安置在車箱裏。這些從鄉下來的學生很快跟省城的學生成了朋友，進食的時候外縣的學生好像遠來的客人，有許多同學給他們拿茶水，拿吃的東西。

在一天一夜之間，學生組織也健全起來。第二天晚餐之後，就在月台上舉行晚會，歡迎外縣同學來參加請願隊伍。有講話、有唱歌、有跳舞、有相聲、有活報、有街頭劇，……各校同學自動推薦各校表演人才，使晚會節目更多姿多彩。那個口齒伶俐的石婉珠獨唱「流亡曲」，那一曲「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賺了很多同學的眼淚，她的富有磁性的聲音，把歌曲中的感情充分的傳達給聽衆，就是鐵石心腸也會下淚。外縣同學第一次聽到這首歌，更是哭得抬不起頭來，盡力壓抑着嗚咽的聲音，怕干擾石婉珠的歌聲。

第三天的報紙，報導全國各地的學生都要到南京去，全國所有鐵路線的火車都已停駛，只有上海學生步行到南京。傳說學生把墨水瓶扔到露面講話的某部長頭上，使藍墨水變成了紫色。

這樣在火車站僵持了五天五夜，學生得到通知：中央派飛機送來一位大員，要給學生講話，學生有什麼意見，可以向這位大員提出，不必辛辛苦苦到南京去了。

學生在省城大體育場列隊站着聽這位大員講話，先稱讚一番學生的愛國精神，又說自己在大學時代也曾參加過五四運動，嚕嚕囌囌講到半個鍾頭，開始有學生暈倒，接着又有好幾個先後倒下去，都被糾察隊同學抬出隊伍，等紅十字車送去醫院。石婉珠一陣暈眩，撞到站在前面的同

學背上，却沒有倒下去。鍾伯和趕快走去扶她，她摔了一下手，却靠在鍾伯和的身上，另有一位同學幫鍾伯和架着她走出隊伍，她還大聲的叫着：「我有話說，我還有話說！」接着便失去了知覺。

鍾伯和跟着紅十字車把她送到醫院，醫生給她打了一針，就坐在床邊椅子上等着看她的反應。過度的緊張疲勞使她暈了過去，半小時後醒過來了，神志却相當清楚，她看到了鍾伯和，好像看到了親人，輕聲說：

「金剛鑽，……」她聽黑旋風叫過鍾伯和這個綽號。

「我叫鍾伯和。你閉起眼睛再歇一會兒，不要說話。」

「鍾伯和，」她喃喃的說。「你就像金剛鑽哪。……金剛鑽，我們就這樣算了嗎？」

鍾伯和怕她興奮激動，站起來說：

「你醒過來了，這就放了心。我還得趕去聽聽那個傢伙說了些什麼，再回來告訴你。」

從此以後，石婉珠和鍾伯和成了朋友，一個讀初中三，一個讀高中三，兩個純潔的年輕朋友。K城的風氣還很落後，男女青年在大街上並肩行走或同遊公園是極少見的。他們常常通信，有時相約去城外郊野走走，感情上已經不同尋常。鍾伯和在足球場上是一員健將，對於女性却沒有在球場上那種快速進攻的勇氣。在信裏談情說愛，他也會臉紅，因此寫信也是規規矩矩的。不過通信久了，雙方的了解更深了。

在次年夏天，鍾伯和去北平進了大學，他們還繼續通信，知道石婉珠也進了高中。少女的初戀有時是很難機密的，她把內心的喜悅和幸福多少透露給她的表姐。這位表姐比她大兩歲，在讀高中最後一年，却沒有嘗過愛情的滋味，也許由於心靈的空虛產生嫉妒，這使石婉珠的父母知道了女兒有個男朋友在北平，家庭發生了一場風波。在表姐的口裏，金剛鑽變成了花花公子，石婉珠一氣寫信給鍾伯和，要他立即到K城來，給父母看看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在父母看來年輕男女有了私情，就得結婚，否則這種交往是違背道德的。石婉珠不能坦白的寫出父母的信念，鍾伯和也沒有想到會這樣緊急，他只說等放了假就去K城，可是從此就接不到石婉珠的信了。放了假，鍾伯和到了K城，石婉珠有表姐陪着跟他見了一面，也沒有看到石婉珠的父母。他又解釋當時不能立即來K城的原因，石婉珠只是搖搖頭說：「事情已經過去了！」眞的成了過去了，以後便通信斷絕，這一段往事只是永留在記憶裏罷了。

蘆溝橋事變突然爆發，平漢鐵路已經不能通車，鍾伯

和跟幾位同學千辛萬苦繞道回到K城，「平津流亡同學會」已經成立了。他認識了趙毓明和楊廣成，一起從事抗戰工作，搞得有聲有色。在一次晚會上他又一次聽到了石婉珠的歌聲，使他想起了風雪火車站五天五夜的生活，想起了他跟石婉珠的一段往事。

趙毓明不知道這些事，熱烈的鼓掌之後，對鍾伯和說：「她的音色實在很美！」接着說：「她不是平津同學，是當地學生救亡團體派來參加演出的。」

「我們本來應該跟當地救亡團體多多聯絡才對。」

「這次演出他們參加的幾個節目都很精彩，剛才這個妞唱得實在好！」

趙毓明一再稱讚石婉珠，他心裏也有同感。便忍不住說：

「她唱《流亡曲》才更有感情，更動人！」

趙毓明睜大眼睛盯着他。

「你聽過她唱歌？」

「我是去年離開這兒，前年我們響應一二·九學生運動，差一點同去南京請願。現在果然要全面抗戰了！」

「啊，你早就聽過她唱歌。她跟楊廣成的關係很不錯，這次就是老楊跟她們團體聯絡，邀她來個歌唱節目。」

鍾伯和的心頭微微一震，笑着說：

「繪畫和音樂都是藝術，本來是應該接近的。」

趙毓明却微有不滿。淡淡的說：

「老楊浮而不實，難成大器。不過他追求異性，却有一套工夫。」

他們倆是合得來的朋友，不過鍾伯和却嫌他論事論人有時不免主觀。

「人總是需要磨煉的，……」

鍾伯和想到這兒，香烟頭炙到了手指，使他清醒過來。石婉珠的聲音笑貌還清晰的留在腦際。趙毓明的話他也清清楚楚的記得。他下意識的看看墻上的月曆，是一九六一年，他淡淡一笑，想：「今年是何年，怎麼還要看月曆！」他的思路回溯太久，看了月曆才又回到現實世界。他最後見到石婉珠，是一九三七年。他伸出右手，屈指算着：四七、五七，二十年了，五八、五九、六〇、六一，啊，二十四年了！石婉珠也有四十多歲了！時光如流，不再回永不再回！

三

趙毓明一家住在十幾層高樓的一組公寓裏，只有兩間臥房，一間廚房，一個客廳兼餐廳。客廳裏有個長沙發，可以從下面拉出一張臥床。他的「後生小子」是一兒一女，兒女大了，不便住在一間房裏，他的兒子就在這個隱藏的臥床上過夜。鍾伯和第一次聽到有這種巧妙機關，覺得在這人稠地窄的小島上的確是一種適當的安排。趙毓明本來要表演給老友看，却由於餐桌從窗邊移出來要四面坐人，阻擋了拉出臥床。趙毓明要移動擺好的餐桌，鍾伯和阻止說：

「我已經知道有這麼個巧機關，不必再移動桌子了。」

趙太太跟女兒包好了水餃，還準備了幾樣菜。

「吃水餃就可以了，怎麼還做了這麼多菜！」鍾伯和說。

趙太太笑着說：

「沒有什麼菜。本來應該請你去酒樓吃一餐，毓明說你們老友久別重逢，有許多話要說，酒樓裏太吵，才請你到家裏來。」

「對，」鍾伯和說。「在家裏更好。不過你也不要太麻煩。」

「毓明還說你最愛吃水餃，從前你們在一起也常常去小館子吃水餃。」

「是呀，老趙還記這些事情，……」

「他記得的事情還多着呢，昨晚就談到半夜。」

趙毓明去廚房拿出一瓶白蘭地，笑着說：

「要不是你來了，這瓶酒還不知道放到什麼時候才吃。你現在的酒量是不是有點長進？」

趙太太搶着說：

「空肚子，別忙着吃酒，先吃些水餃吧。」她轉頭對女兒說：「咪咪，水餃可以下鍋了。」

女兒點點頭，走進廚房。

吃着水餃，趙毓明談起他的兩個兒女。

「咪咪是在勝利前一年生的，不久我們就到香港來，今年高中畢業進了師訓學院，她喜歡做教師。」又指着兒子說：「他叫發發，是在香港出生的，是道地的英籍民，剛進了高中。」

鍾伯和微笑着說：

「咪咪、發發，是兩個音階哪。」

「不錯，他們的媽媽喜歡音樂，所以就叫咪咪、發發。」

兩個孩子也笑了。爸爸說出他們的乳名，知道今天來的客人跟爸爸的交情不同尋常。

鍾伯和笑着說：

「我認識你們父親，比你們母親認識他還要早，可眞是不折不扣的老朋友了！」

趙太太跟兩個孩子都笑了。

兩個老朋友喝了一點酒，談起過往的事，沒有個完。

鍾伯和感慨的說：

「我來香港看了兩部電影，看到這一代年輕人歡歡樂樂，恨不得遲生二十年。看到他們朝氣蓬勃，又想到我們在抗戰前後的生活，雖然吃了不少苦，却覺得很有意義。現在回想起來，還會有點留戀難忘！」

「目前爲生活忙碌，很少想起過去，現在看到了你，使我想起許多往事，那是值得留戀的！」

「這就說明你們已經老了。」趙太太說。「老年人話舊，就是往事一大堆！」

兩個孩子輕輕的笑了。

吃喝完了，趙太太跟發發把盤碗收去廚房，咪咪把預備好的中國茶端出來。

鍾伯和看看手錶，說：

「我們昨天說順便去看看老楊跟石婉珠，他們住的地方離這裏不遠吧？」

「不遠，不遠，轉幾個彎就到。」

鍾伯和瞧着趙太太說：

「那麼，謝謝大嫂，可讓你跟孩子們爲我忙活了半天！」

趙太太笑着說：

「這就不像是老朋友的口氣了，要是地方大，就應該請你住在家裏，我也可以聽聽你們說些過去我也不知道的掌故。」

趙毓明也看看手錶。鍾伯和說：

「老趙，這就去吧？」

「好，」老趙說。「我可沒有先通知他們，不妨碰碰運氣，也讓他們大吃一驚！」

出門的時候，趙太太還囑咐過馬路要小心。香港街道太窄，行人多，車輛也多。趙毓明的酒量不如鍾伯和，過馬路的時候却還照顧着老友。從一個斜坡上去，在一座高樓前停下來。趙毓明仰起臉看看這座高樓，喃喃的說：

「就是這座樓，……讓我想想：是八樓還是九樓？」

鍾伯和等他想清楚。

「那個門我是記得的，我也只來過兩次。……好，上去再說，不是八樓就是九樓。」

到了八樓，兩個人步出電梯，趙毓明走在前面，向右轉望見一個窄窄的過道，過道右邊便是電梯的位置，左邊

有兩個門。過道盡頭也有個門。

「不錯，」趙毓明說。「就是這一家。」

兩個人便走盡過道，看到鐵門深鎖。趙毓明伸手按了一下電鈴。門開了，赫然就是石婉珠。她看到趙毓明，好像沒有料到，微微一怔。看到後面站着一個面露微笑的人，細一端詳，眼睛睜大了，眞的「大吃一驚」。下意識的回頭看一下房間，又摸了一下蓬鬆的頭髮，才鎭定的笑了，左腮上的笑窩依然如故。「沒，沒有想到是你們！」她趕快取鐵門的鑰匙，開了門，側身等兩位客人進來，隨手又把鐵門鎖上。却又迅速的去抓起沙發上幾件衣服，放在一把椅子上。

鍾伯和靜靜的望着她，這刹那間看到她已經不是當年的石婉珠了，却也並不十分蒼老，除了笑着時眼角多了幾條細細的皺紋，蓬鬆的頭髮雜着幾絲白髮，豐姿還在。

鍾伯和微笑着說：

「沒有想到是我吧？」

「沒有，眞沒有想到，……這是怎麼回事，你，你怎麼會在香港？」

趙毓明伸開手掌，摸了一下微紅的臉。

「說來話長，坐下來再說吧。」

石婉珠忽然覺察，笑了笑。

「你看，眞是，連請你們坐下來都忘記了！」

客廳和餐廳更小，靠墻放着一張舊沙發，前面有個小枱子。沙發對着一個房門，房門旁邊放了兩把椅子。兩位客人併坐在沙發上。石婉珠才坐在空着的一把椅子上，又忽然站起來走進廚房，叮叮咚咚的響聲傳出來。

鍾伯和提高聲音說：

「不用忙了，我們剛在老趙家裏吃得酒醉飯飽，什麼都不必了。」

石婉珠在廚房裏高聲說：

「總得吃杯茶吧。」

一會兒，端了兩杯「美祿」出來，遞給兩位老友。

「靜靜的坐下來吧，不必忙來忙去。」趙毓明說。

「老朋友多年不見，音訊全無，坐下來談談吧。」

「眞是好多年了！……」石婉珠低下頭搬着手指在計算。

「我已經算過，」鍾伯和笑着說：「已經有二十四年了！」

石婉珠搖搖頭，感嘆的說：

「一轉眼就是二十多年，眞沒想到我們還能見面！」

鍾伯和這時才發覺石婉珠眼裏的光芒已經消失了，好像過於倦乏的樣子。

「咦，老楊呢？」趙毓明忽然想起來。

「還沒有回來，他下班不一定就回家，有時很遲。」

「就你們兩口子麼？」鍾伯和問。「還有……」

石婉珠微微一笑。

「我們沒有孩子，一家就我們兩個。」

趙毓明接着對鍾伯和說：

「這一點我忘記告訴你。」又轉頭對着石婉珠：「這就奇怪了，這麼多年來就沒有生育過？」

石婉珠笑了笑。

「這是上帝的安排麼，這也好，有孩子就更麻煩了。」

鍾伯和想不到石婉珠這麼說，當年的石婉珠也成了上帝的信徒了麼？他也笑着說：

「上帝怎麼會管人間生兒育女的事，他造成亞當夏娃就完了事。」

「這也許是命運，我現在很相信人的命運！」

鍾伯和微微一笑，心裏想這跟「上帝的安排」差不多是同樣意思。

石婉珠也不知道他心裏想着什麼，却不願意再談她的命運，就笑着說：

「金剛鑽，我還記得你這個綽號，我怎麼沒有聽說你在香港？」

「我是來旅行。」

「旅行？」石婉珠微微一驚。「那麼這些年來你在哪裏？」

趙毓明插嘴說：

「他是在天涯海角，上帝安排我們又見了面。我們是在過海的輪船上遇到的，他也不知道你在這兒。」

「這可眞巧了，你們是這樣偶然遇到的。那麼，伯和，你說說這些年來你在做什麼？」

鍾伯和喝了一口「美祿」，清了清嗓子。

「你還記得蘆溝事變那一年，我才在大學裏讀了一年？……」

石婉珠點點頭，輕輕的說：

「我記得。」

「我跟老鍾、老楊是在平津流亡同學會認識的。……」

石婉珠沒有顯露出驚異，可能她也知道鍾伯和在流亡同學會工作過。

「開了學，我去西北聯大讀了三年，畢業後去第二戰

區工作，還遇到老楊的妹妹，才知道你跟老楊去了大別山。……」

「你遇到過廣雲？」石婉珠睜大了眼睛。「你知道我去了大別山？」

「是呀，從此以後便聽不到你的消息！我一直在戰地工作，勝利後我不願在軍隊裏呆了，便跟一位好朋友去了北羅婆洲，過了十多年的教書生活，這一段平凡的日子，沒有什麼值得說的。今年放了假，才跟旅行團來香港，也想不到會見到幾位老友。要是知道你們在香港，我早就來了。」

石婉珠眨眨眼睛，微笑着說：

「這十多年來就這麼平凡麼？」

趙毓明哈哈大笑，說：

「他忘記了一件大事，到了南洋娶了一個華僑小姐，現在已經有兩個後生小子了！」

鍾伯和也笑了笑。

「那是一九五一年底的事，我們分別了整整十五年，也沒有辦法請你們吃喜酒！」

石婉珠也記得他倆是在一九三六年底分手的。鍾伯和特別强調這十五年，似乎也有言外之意。

石婉珠低下頭把兩隻手搓了一下，又抬起頭說：

「這是你的命好，過了這麼多年平靜的生活！」

「生活還算安定，在小城市裏住慣了，來到香港眞像鄉下佬進了城，有點眼花撩亂！」

「北婆羅洲地方不是很大嗎？」

「面積不小，有七萬六千多平方公里，有兩個台灣那麼大，人口只有六十多萬，地廣人稀，所以城市不大，能耐得住寂寞才可以居住下去。」

「這是個好地方嘛！」趙毓明說。「用不到你爭我奪搶食。要說寂寞，那就不一定，你以爲住在大城市裏，就不會有人寂寞了嗎？」

石婉珠點點頭，輕輕的說：

「說得不錯！……」

鍾伯和看到她黯然的神情，便轉換話題。

「你跟老楊到香港來也有好多年了吧？」

石婉珠稍微想了一下。

「是一九四八年來的。」

「一九四八年？」鍾伯和微微有點詫異。「國內戰爭就快結束了，你們怎麼來了香港？」

石婉珠瞟了趙毓明一眼，大眼睛眨了兩下，好像在想

着怎樣說起。裝在房裏的電話響了，她趕去房裏接電話，低聲講了幾句便把電話機放下，走出來時臉上露出懊惱的神色。

「是老楊打來的電話？」趙毓明問。

「是他的朋友打來的，說他喝醉了酒，要送他回來，要我在樓下接他。」

「那我們趕快下樓等他吧！」趙毓明站起來。

「伯和，」石婉珠說。「你在香港還會住幾天吧？」

「我的飛機票是一個月期限，還會住幾天。」

「老趙知道你的住處嗎？」

「我已經到過他住的旅館。」趙毓明說。

「那就好。這就請你們兩位回去吧，謝謝你們來看我。」

「老楊吃醉了酒，我們幫你扶他上來吧。」鍾伯和說。

「甭躭心，這是常有的事。他吃醉了酒，怎麼能見多年不見的老朋友，不要他在你們面前出醜吧！」

兩位老朋友下了樓，走到大路上，沒有說什麼話，好像都有些感觸。趙毓明送老朋友上了電車，揮揮手車就開了。鍾伯和一直望着窗外，怕錯過了下車的地方。心裏却還在想着剛才的情形，石婉珠雖然風韻猶存，究竟歲月在她的臉上也留下了痕跡，那眼角的皺紋，那絲絲的白髮，那瘦削的臉龐，那兩眼裏憂鬱的神色，都是從前所沒有的。

他遠遠看到了旅館的建築物，便站起來準備下車。以前在彌敦道下車時被巴士電動車門夾了一下的經驗還記在心上。這是個「趕」的社會，做什麼都不能慢。車一停就第一個先下了車，沒有多遠就到了旅館，在櫃枱上拿到了房間的鑰匙，他忽然想在樓下客廳坐一會，以旁觀者的身份看人來人往，看看那些人的神態動作，推測他們的關係和情緒，讓自己清醒一下，不要老想着剛才的事。

他悠然自得的抽了一支香烟，看來看去的看着有些人大聲言笑，有些人相對細語，……終於擺脫不掉自己的思路：他覺得剛才自己說得太多，聽得太少，自己平平庸庸的生活有什麼好說的，石婉珠的生活一定很不平凡，老趙和自己都是抗戰結束就出國，抗戰時期雖然吃了不少苦，爲了挽救國家的危亡是甘心情願的。戰後的大風大浪，自己遠在南洋，沒有親臨其境。最後戰爭結束了，這十多年來一切都上了軌道，人民再沒有受到戰爭的痛苦。老楊和石婉珠都是抗日救亡的積極分子，抗戰勝利了，內戰即將結束，他們怎麼又會來到香港了呢？……

鍾伯和把半截香烟用力的壓在烟灰盤裏，回到自己的房間。沖了涼，躺在床上，忽然想起石婉珠給他的幾十封

信和像片，當他逃出北平的時候，跟他的兩箱書和一箱衣物送到當舖裏，只拿到幾張當票，當票要兩年內回贖，過期就沒收，抗戰却打了八年，書籍可能賣給舊書攤，衣服可能賣給舊衣舖，那些信和像片，在別人看來一文不值，可是那決不是可以用錢買來的。當年跟石婉珠斷絕了通信，還珍貴的收藏着，留作回憶的資料，現在又見到了石婉珠，才又想起這些失去的東西。

四

鍾伯和胡思亂想，一夜沒有好睡。到了上午十點多才起床，到餐廳裏吃了點東西，又回到房間裏。正想去香港島上的書店走走，忽然電話鈴響了，是旅館櫃台上轉到房間來的。他拿起電話機一聽，是石婉珠的粘糊糊的聲音：

「是金剛鑽嗎？我差點給櫃枱上說找金先生。」電話裏吃吃的笑起來。

「差不多，說對了一半也成，只要房間的號數不錯。」

「我打電話問老趙，他告訴我旅館的名字。他說沒有到你的房間，不記得房間的號數，只要對櫃枱上說南洋來的鍾先生就成，姓鍾的可不多。」

「你說成姓金可不成。」

「我是開玩笑，哪裏會這麼糊塗。」

「你在哪裏打電話？」

「我在九龍公司裏。我想下班以後去看你，下午六點左右你沒有事吧？」

「我不過是東逛逛西逛逛，像遊魂一樣，會有什麼事！」

「好，那你就在旅館裏等我。」

果然，剛過了六點，石婉珠來了。鍾伯和在樓下等她，帶她去咖啡座，在僻靜的角落找個座位。石婉珠好像比昨天年輕一些，出門的衣著也跟在家裏不同，居然像個少婦模樣。

叫了咖啡，鍾伯和取出香烟燃了一支。

「你是什麼時候學會抽烟了？好像烟癮也不小！」

「我在大一下學期就抽上了烟，每天十多支，跟朋友聊起來就抽得多些。」

大一下學期正是跟石婉珠斷絕通信那一年，鍾伯和記得很清楚，不知石婉珠是不是已經忘記了這個時間。

「廣成的烟癮比你大，他是抗戰勝利前一年開始抽烟，我也記得很清楚。」

「昨天我談了些自己平淡無味的事，我很想知道你這些年來的經歷，你們怎麼會到香港來？」

石婉珠眼裏的光芒又消失了。輕輕的說：

「我也想跟你談談，有些事不能跟老趙談。在這兒我又沒有知心朋友，一切的苦痛煩惱都悶在心裏。有一個時期我精神恍惚，總覺得現在的生活有什麼不對，却又無法解脫！」

「那麼我們痛快的談談吧，我希望你的生活過得充實、愉快，說眞的，這是我眞誠的願望，不是隨便說說好聽的。」

「我先問你，你這次來香港能多住些日子嗎？」

「我本來打算多住一個星期，在開學前要趕回去。」

「那麼我們就得有話快說了。」石婉珠向左右看看。「我本來想找個僻靜的地方，好在今天這兒沒有什麼人，有些話是不能給別人聽的。」

「好，人多了，我們就換個地方。」

石婉珠輕輕嘆了口氣。

「我也從我們分手說起吧，我不想再談我們的過去，那是有許多誤會促成我們分手，有些可能是你不明白的，也有人從中造成我們的誤會。這些都不去說它了。」

「過去的事不談也好，只要我們之間沒有怨恨，還是好朋友，那就夠了！」

石婉珠悽然一笑。

「我要把心裏的苦惱說給你聽，就充分說明我們還是好朋友，要不然，你也不會關心我。這是你我心裏都明白的。」石婉珠盯着他，問道：「你跟廣成的交情究竟如何，我不大清楚，不過我想問你：你對他有什麼印象？」

「我有這麼個印象：他聰明、有才華、有風度、談吐不俗。我認爲他配得上你。」

「不錯，」石婉珠想一想。「當年我也有這種印象，所以我們成了好朋友。你是我第一個男朋友，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可是我們分了手，我感到空虛寂寞，正好有他來填補了我的空虛的心靈。當時我對家庭有了反感，再不能聽憑命運，再不能有第二次失敗，我下定決心跟從了他。當時你們流亡同學會有的又去讀書了，有的有了工作，成員越來越少了。他要我跟他去大別山，我沒有對家裏說一聲就跟他走了。在大別山我們過了一段愉快的日子，工作上却受到了許多阻礙，受到了許多打擊，當朋友們在艱苦奮鬥的時候，他却不耐煩了，要我跟他去投奔新×軍，參加了文工團，有軍隊保護，沒有阻礙，沒有打擊，工作自然十分順利。假如順利到抗戰勝利，一切就完全不同了。不

料新×軍突然被『友軍』攻擊，我們那個文工團是跟着軍部行動的，結果軍長被俘了，副軍長犧牲了，我們也都成了俘虜！」

石婉珠停頓了一下，拿起剩下的咖啡喝了一口。鍾伯和想着咖啡凉了，要叫人來換熱的。石婉珠想着那不堪回首的過去，並沒有感覺到咖啡的冷熱。她轉頭看看附近座位並沒有人，更放低了聲音，繼續說：

「起初我們有幾十個青年，被當做「異黨分子」關在不知所在的機密牢獄裏。這幾十個人有男有女，大部分都互不認識，不知從什麼地方抓來的。只有幾個是認識的。在分別盤問的時候，認識的人裏有個叫劉印的，是文工團的團員，他自稱叫李炳德，到底哪一個是他的眞實姓名，我們也不知道。他承認他是黨員，又一口咬定 我和廣成也是黨員，其實我們剛到新×軍不久，政治水平很低，哪裏會那麼容易入黨。當局要再詳細調查，這一來就坐了一年牢。後來有另一個文工團團員，名叫李克，他在被攻擊時沒有被俘，却受了傷，回到家鄉去治療休養，後來被抓了來，已經是個殘廢的人。他是個黨員，認識我們，在盤問他的時候，他說我們並不是黨員。那個咬定我們是黨員的劉印早已出了牢獄。當局相信殘廢的老實人李克的話，把廣成和我送到一個集中營去。這個集中營都是思想犯，分成許多中隊，像管理軍隊一樣，整天要大家操練勞動，從早到晚個個被折磨得筋疲力竭。廣成會畫畫，就要廣成畫各中隊的壁報插圖，所以很多人知道廣成是個青年畫家。廣成由於畫畫的表現不錯，在這集中營裏苦熬了兩年，決定放我們出去了。

石婉珠又停頓了一下，鍾伯和也舒了一口氣，這才叫人拿來了熱咖啡。

「受了三年罪，總算獲得了自由！……」

石婉珠搖搖頭。

「不，還沒有完。我們剛出來，廣成有個堂叔來找他，說是要到敵後保留的幾個縣去辦報，邀廣成去工作，報紙做的是抗戰宣傳工作，跟在文工團的工作性質一樣，很需要廣成這麼個畫家。當時我們雖然獲得了自由，生活問題怎樣解決，還茫無頭緒，看到了堂叔，又要介紹工作，就像來了救星一樣，便一口答應下來。然後跟着他們晝伏夜行通過了敵人佔領區，到了敵後根據地。我們三年與世隔絕，對外面的情形一點也不了解，哪裏知道他們跟敵後專門製造磨擦的部隊是一夥的。報紙沒有辦成，敵人却展開了大掃蕩，只有馮玉祥的舊部跟敵人接觸了幾次，我們跟

從的部隊却跟敵人捉迷藏，據說是要保存實力，看到部隊不跟敵人作戰，專門與友軍製造磨擦，那班辦報的人顯然是製造磨擦的幫兇，趁着戰亂之中，便脫離了部隊，五個人結成一夥，像去時一樣，看準方向晝伏夜行通過敵人佔領區，回到後方來了。後來才知道那班辦報的人，實際上是做特務工作。到現在也不明白我們獲得自由是不是廣成的堂叔把我們要出來的。因爲這位堂叔的親侄兒，也是廣成的堂弟，跟集中營的一位中隊長是朋友，他是知道我們被關在集中營裏的。」

石婉珠一口氣說了這些話，好像吐出一些悶氣，沉默了一會兒。這十多年來她從來沒有吐露過這一段經歷。她也沒有想要鍾伯和同情她的遭遇，只是想痛痛快快說出來，減輕她一點苦惱。

鍾伯和却搖搖頭，半是同情半是責備的說：

「你們也太胡塗，怎麼沒有搞清楚跟着人家走！」

「那是廣成的堂叔啊！據廣成說抗戰開始以後，就跟這位堂叔斷絕消息，也不知道他在做什麼工作。」

「後來你們又去了哪裏？」

「後來廣成非常痛苦，簡直要發瘋！假如是別人，迷途知返也就算了。可是你會知道廣成的思想意識，決不能原諒自己的行爲！從此他就抽烟喝酒來麻醉自己！回到家鄉他的父母也不知道他爲什麼變成這個樣子！還責怪我不能安慰他！我只得說了，到了四八年，他的父母要我們來香港，我以爲到了另一個世界，他的痛苦會慢慢減輕，哪裏知裏他仍舊是自暴自棄！脾氣又變得很壞，我曾經有好多次想離開他！」

「你看過茅盾寫的《腐蝕》沒有？」

「當然看過，而且印象很深！『嗚呼！塵海茫茫，狐鬼滿路，……』我還記得這兩句話。舊社會使人變成鬼，新社會使鬼變成人。我很後悔我們到香港來，有時我也想自己回去！」

「其實現在什麼都可以查明白。老楊那位堂叔現在哪裏？」

「聽說沒有出來，現在不知道在什麼地方！」

「如果他還活着，那就更加容易明白當時是不是設下的圈套。」

「廣成就是解不開這個結，有時他吃醉酒，嘴裏說：『今天我們住在香港，過去的舊賬管它做什麼？』可是等他酒醒過來，照舊是自怨自艾！」

當年鍾伯和跟石婉珠分手，也曾苦惱過。自從他結婚

之後，很少再想起石婉珠，這幾年來可以說完全忘記了。現在老友重逢，却希望石婉珠的生活過得快樂，不料自己曾經愛過的人遭遇是如此不幸，心裏也有些難過。

鍾伯和沉思了一會兒，抬頭望着石婉珠悒鬱的眼睛，輕輕的說：

「你告訴他說我來香港嗎？」

「昨晚他吃醉酒，回家就睡了。今天清早我告訴他老趙帶你來找他。說是你來香港旅行。他沒有說什麼，就去上班了。」

「我想見見他，跟他談談，你覺得可以嗎？」

石婉想一想說：

「也沒有什麼不可以，大不了他照舊像現在一樣，也沒有什麼不好。」

鍾伯和看看手錶站起來說：

「我們去餐廳吃點東西吧。」

「不，」石婉珠搖搖頭。「今天我來看你，本來是想找個僻靜的小餐館給你洗塵的。想不到這裏也很靜，我們暢談了不少話。這樣好嗎？我們去太平山上的餐廳隨便吃點東西，你也可以看看香港的夜景。」

太平山是香港的名勝之地，在餐廳的大玻璃窗前，望着山脚下的市街和對海的九龍，點點燈光，有如天上的繁星。鍾伯和心想如果二十四年前跟石婉珠在這樣的情景裏對坐談心，那是多麼美好！可是世事的變換難以逆料，他們現在只剩下了友情，聽到的不是傾心軟語，而是含辛訴苦。奇怪的是石婉珠始終沒有問到他的妻兒，這只是漠不關心麼？還是不敢聽他傾訴幸福！想當年在那大雪紛飛的火車站上，石婉珠唇槍舌劍，博得多少人的欽慕；如今流落他鄉，陪伴着頹唐喪志的丈夫，也眞夠悽慘了！他不經心的嘆了一口氣。石婉珠瞿然一驚，輕輕的說：「你在爲我歎息麼？」

五

鍾伯和心裏有點猶豫。聽趙毓明說過楊廣成不願見老朋友；石婉珠告訴他鍾伯和來訪，他也淡淡的沒有表示想見面的意思。但是爲了石婉珠，他得去看看當年工作積極頗有才華的青年畫家到底變成了什麼樣子，還有沒有辦法使他重新振作起來。他想：爲了婉珠，就是自討沒趣也無關重要。他沒有邀趙毓明，在次日晚餐之後自個找上門來。

二十四年前流亡同學會舉行那次晚會之後，趙毓明曾

跟楊廣成說過鍾伯和早就認識石婉珠。楊廣成也問過她，她沒有否認。楊廣成當時一帆風順取得了石婉珠的心，他不僅沒有妒意，還以勝利者自居。在他們相處的日子裏，對鍾伯和沒有一點芥蒂，還比對趙毓明更友善。不久鍾伯和又去大學讀書，他已經忘掉了這個人。現在石婉珠又提起鍾伯和，那個濃眉大眼文武全才的運動健將的形象，又在他的腦海裏浮現出來。

現在他又見到了鍾伯和，除了額上多了幾條皺紋，鬢邊多了幾根白髮，彷彿沒有多大改變。可是他在鍾伯和的眼裏，却有了很大的變化：他身體枯瘦，前額微禿，兩鬢花白。如果在街上遇到，鍾伯和就認不出他就是當年風度翩翩的楊廣成。他們握了握手，請鍾伯和坐在沙發上，他去餐桌上取香烟，動作緩慢，也使鍾伯和心裏一驚。他倆併坐在沙發上，他一面遞香烟，一面說：

「聽婉珠說你跟老趙來看我，又說你是來旅行，本來我應該先去拜訪你才對。」

「還不是一樣，」鍾伯和笑着說。「闊別多年，我們能再相見，才是重要的事。」

「聽婉珠說你在南洋教書，已經好多年了吧？」

「我是在抗戰勝利那年年底去了南洋。」

「唉，我眞是羨慕你。那邊生活還好吧？」

「那邊生活容易，不用天天打領帶穿西服，不用整天關窗閉戶怕凍着，城市地方也很少，隨隨便便散散步就可以走遍全市，……」

楊廣成微微的笑了笑。

石婉珠端了兩杯美祿放在沙發前面的小柏子上。

「拿酒來。」他側着頭問：「鍾兄吃白蘭地，還是啤酒？」

「我看不用了，美祿已經泡好了。」

「婉珠，隨便什麼酒都成。老友見面總得喝幾杯嘛。」

石婉珠開了一瓶黑啤酒，倒滿了兩玻璃杯。然後坐在對面的椅子上。

鍾伯和記得二十多年前的楊廣成像生龍活虎一般，現在却拘謹遲鈍，像個年過花甲的老人，心裏有一種異樣的感覺。瞧瞧對面的石婉珠，好像在想着什麼掛心的事。他沒有想到兩瓶啤酒下了肚，楊廣成又活潑起來，大聲言笑，香烟抽了一支又一支，有好幾次遞烟給鍾伯和，他都沒有奉陪。

「鍾兄，想起來了，你還有個綽號叫『金剛鑽』，聽說是報紙上寫足球比賽，記者送給你的。」

鍾伯和大笑。

「那是古時候的事，現在已經跑不動了。眞不如愛好音樂、繪畫，越來越成熟。你還在畫畫嗎？」

「畫，畫廣告。」楊廣成索然回答。

「那是職業，不得不畫。你還應該多畫些富藝術價值的東西。你如果開畫展，我一定專誠來捧場！」

「沒有這種心情，我是全盤失敗，不得不有個職業，却沒有了事業！」

鍾伯和瞟了石婉珠一眼。

「你本來是雄心萬丈，現在怎麼會這樣想？一個人的成敗操在自己的手裏，……」

「不，」他搶着說。「是操在別人手裏，我只是像玩具一樣，讓人家翻來倒去的玩弄。……好，老朋友見面，不應該發牢騷，應該多說些高興的話。」

「本來就應該高興。你還記得我們當年熱心愛國，參加一二·九學生運動，參加抗敵救亡工作，轟轟烈烈，現在想起來還很興奮！」

楊廣成臉上掠過一絲興奮的神色，跟着又陰沉着臉，沮喪的說：

「誰還記得我們做過這些事！一二·九我被水龍澆頭，害了一場病！抗戰爆發，我放棄了還沒有完成的學業，就是爲了參加抗戰，打敗敵人！可是誰還記得我們做過這些……」他拿起酒杯，把剩下的酒一口氣灌進肚裏。醉眼朦朧的瞧着鍾伯和。

「對了，你剛才說什麼時候去了南洋？」

「抗戰勝利那一年。」石婉珠接着說。

楊廣成歪着頭瞧了瞧她。

「你倒記得清楚。你還記得我們是哪一年來香港？」

石婉珠悽然一笑。

「怎麼會不記得！」

「對了，」鍾伯和說。「我正是要問你，你們怎麼會來了香港？」

「不來香港去哪裏？一二·九時期我們不滿政府的不抵抗主義，抗戰時期我們興奮的參加了救亡工作，這也成了罪過！有許多熱心救國的青年都成了犧牲品！勝利後我躲在家裏醉生夢死，內戰爆發要火燒眉毛了，被父母趕到香港來了！」

「其實不來香港，你是藝術家，是可以大有作爲的！」

楊廣成搖搖頭，嘆了口氣，懊惱的說：

「一言難盡，各人有各人的苦衷！」

楊廣成的苦衷，石婉珠已經詳細的說過了，鍾伯和也不願觸到他的傷痛。却試探的說：

「你沒有想到去『寶島』麼？」

「這是什麼話！」楊廣成生氣的說。「你以爲我眞的是非不明麼？你以爲我會同流合污麼？我的一生都毀在他們的手裏，這種宿賬是永遠償不清的！」

如果不是石婉珠詳細說過他的遭遇，這些沒頭沒腦的話是難以理解的，現在用不到他來解釋了。

鍾伯和正想說人都做過錯事，只要良知還在，是都可以悔改的。但猶猶豫豫不便出口，怕他想到是石婉珠對他說了些什麼，就沉吟了一會兒。

楊廣成也覺察到這些話透露了內心的煩擾。忽然問道：

「我想起來了，聽說中國政府鼓勵華僑入當地國籍，你是不是已經入了外國籍？」

「北婆羅洲跟香港一樣還是殖民地，不過我已經取得永久居留權，將來成了獨立國家，我們就成了當地公民，不是華僑了。」

「這就是你跟我的處境不同，你可以不必害怕任何人，不必討好任何人！」

「這話是不錯的，可是對於好壞還是愛憎分明，這種不受威脅的說好說壞，都是依據自己的體會和認識，我們不必害怕任何人，也不必討好任何人，比如你住在香港，誰又能威脅你，你爲什麼不能愛你所愛的，憎你所憎的，個人情緒上的糾糾纏纏實在是自尋煩惱！」

楊廣成好像一面在聽，一面在想，最後點點頭說：

「這話很有意思，我得好好想一想。……我好像失手打破了一隻心愛的花瓶，深深的懊悔，不能原諒自己的疏忽！……我爲什麼總記着這樁不愉快的事！爲什麼……」

楊廣成低頭陷入沉思之中，鍾伯和默默的不去打斷他的思路，瞧瞧石婉珠，也在盯着楊廣成。

楊廣成忽然抬起頭來，瞧着石婉珠：

「太太，允許我跟老友吃第三瓶麼？……我得好好的想一想。……」

石婉珠笑一笑，走進廚房又拿出一瓶酒來。

楊廣成喝了大口酒，抹抹嘴。說：

「不錯，沒有人可以强迫我，沒有人可以威嚇我，我是這麼自由，我要愛我所愛的，憎我所憎的！……」

「完全對！」鍾伯和微笑着。

「我要完全忘掉過去，重新做人！伯和，我們年紀不

算太老吧，還可以有點作爲吧？」

鍾伯和笑了。

「我教了這麼多年書，在學術研究方面沒有多大成就，眞是愧對故人！你正是在成熟時期，在繪畫方面可以有更大的成就，只要你下定決心這麼做！」

「婉珠，我沒有吃醉，反而覺得很清醒，老鍾的話很有道理，你能理解麼？」

「我完全可以理解！」石婉珠笑着說。

鍾伯和在回旅館的電車上，面露微笑的想：這次談話眞像打啞謎一樣，委實有趣。老楊所說打破花瓶的比喻，也不需要說得更清楚，只得裝作對他過去的事一無所知，針對他心理上的困惑，隱隱約約解開他心上的結，希望他重新振作起來，使石婉珠也脫離困境，解脫煩惱。

次日是星期天，十點鐘左右他接到石婉珠的電話，說楊廣成要請他吃午餐，也邀了趙毓明夫婦，要他在旅館裏等着。

楊廣成石婉珠先到。楊廣成的神情也有了起色。他們坐在樓下客廳裏聊了一會兒，趙毓明夫婦也來了。

在去一家酒樓的路上，趙毓明背着楊廣成低聲說：

「老兄的面子可不小啊！」

楊廣成叫了很多菜，足夠十個人吃。鍾伯和說過幾次「夠了」，楊廣成還是叫了那麼多菜。

石婉珠說昨晚鍾伯和去後，廣成很興奮，說了許許多多的話，害得她一夜沒有睡好。

趙太太開玩笑說：

「恩愛夫妻本來就有說不完的話嘛！」

楊廣成却鄭重的說：

「老鍾的話說得並不多，却一針見血，很有意思，使我想得很深很遠，睡不着覺，只得跟婉珠談談我想到的意思。我看婉珠也很興奮，這就談到兩點鐘才睡覺。」

「那麼不只是談情說愛啦，談什麼大事？」趙太太又打趣說。

「不必大驚小怪，」趙毓明說。「咱們今晚也談到兩三點就是。」

「誰跟你這麼嚕嘛！」趙太太故意呶起嘴。

吃着談着，楊廣成照舊喝了不少酒。可能是由於興奮，不是悶酒。

「我第一次來香港，就大有收穫！」鍾伯和說。「第一，想不到見到了三位老友。啊，對不起，趙大嫂，咱們初次見面，沒有把您算在裏面。第二，買了不少好書。老

楊，你可不要笑，我這外行人買了十幾套畫輯，有《齊白石畫輯》、《徐悲鴻畫輯》、《任伯年畫輯》，……每輯都有十來張畫。原畫在西方和日本都貴得嚇死人，買不起，只得買複印的，看起來一樣好。還有畫刊，是定期出版的，有很多新人的作品，其中有些是海外畫家投寄刊登的，眞是琳瑯滿目，多姿多彩！」

「老實說，這十多年來整理出版的工作的確做得不錯！」趙毓明說。「我是喜愛古典戲曲的，過去元代戲曲只是一部《元曲選》，收集一百篇元曲，還有一些零篇，分編在幾種集子裏，要找來讀就很不容易。我在報紙上寫過一篇短文，建議把《元曲選》以外的元曲，搜集在一起，編成一部《元曲選續編》。這篇短文剛發表不久，有一天去書店看到了新出版的上下兩册的《元曲選外編》，眞是喜出望外，原來人家早就在做這項工作了。」

趙太太也插嘴說：

「我跟兩個孩子就愛看新出的連環畫，《三國演義》、《水滸》、《紅樓夢》、《聊齋》都有整套的連環畫，還有許許多多一本一個故事的，眞是畫得好！」

「一套《西廂記》畫片，才眞是畫得好，每張畫都有很高的藝術成就。」趙毓明讚歎的說。

「老楊，你覺得如何？」鍾伯和說。「我們聽聽內行人的高見。」

楊廣成尷尬的笑了笑。

「眞是慚愧，這麼多年我很少讀畫。……婉珠，什麼時候你去買來給我看看。」

鍾伯和沒有吃驚。楊廣成這十多年來自暴自棄，在難解的思想困擾中把青年時期所沉醉的藝術生活，早就丟得遠遠了。

回到南洋，鍾伯和還惦念着這一對青年時期的朋友。當他接到石婉珠第一封信，給他很大的喜悅，楊廣成又拿起了畫筆，不是畫廣告，是畫眞正的畫。對一些他感到陌生的「新出現」的畫家的作品也讚不絕口。爲了搜集這些年來出版的畫刊，跑遍了香港九龍的書店。石婉珠那一筆娟秀的字，比從前更成熟了，字裏行間充滿了感情，那不是愛情，是由衷的感激之情。她知道鍾伯和爲了她苦口婆心救活了一個垂死的人，那個人是她還要相守數十年的丈夫。她眞誠的祝福他過着幸福的家庭生活。她要認識認識「親」嫂嫂，要他寄一張全家福的照片，她也要看看兩個「親」侄兒的可愛的面貌。

一九八〇年三月

三十年後（十九）

——歸人札記

聶華苓

北京（一九七八年五月三十日——六月十八日）

北大掠影

北大已不在「北大」了，搬到以前的燕京大學。但提起「北大」，就自然有一股歷史感。

在去北大之前，陪同說我們將見到一位「黃」教授，是研究魯迅的專家，我們在北大會客室坐下，和那位儒雅的「黃」教授談了幾句話，才發現他就是寫中國文學史的王瑤！

我們談到魯迅。

「魯迅當年寫的是諷刺社會時弊的雜文，」安格爾問。「現在，假若魯迅還活着，他是否能夠寫批評性的雜文？」

「這話很難說。」王瑤回答。「當初他批評的是舊社會。現在的社會不同了。」

「現在也可以批評呀！」北大黨委書記插了進來。「我們有許多批評四人幫的作品。」

「當然！」我說。「批評四人幫當然是允許的。但是，批評四人幫的時代總會過去的；那以後又如何呢？」

一陣沉默。

我只好說下去。「現在有人寫雜文嗎？」

「有。譬如秦牧。」

「啊！秦牧，我很佩服他對於文藝創作的看法。在《藝

海拾貝》裏，就有一些精闢的文藝理論。他把文藝比做鏡子。他說『人們需要各種各樣的鏡子，因爲在甲場合，這種鏡子有它的作用；在乙場合，那種鏡子又有它的作用。』他也强調文藝要有消遣作用；在同一種藝術形式中應該有千變萬化的表現方法。我們知道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挨了『整』，很高興他恢復了名譽，恢復了寫作。」

「假若魯迅還活着，」安格爾仍然忘不了魯迅；我笑出聲來。「他是否會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攻擊呢？」

「這個很難說。」王瑤遲疑了一下。

「假若魯迅還活着——這只是個假設的問題。我如何能回答呢？」

我轉變話題。「北大中文系有多少學生？」

「我教研究生。今年有七百多人報名。我們只能收五名。」

「啊！成績如何呢？」

「二十五歲左右的，成績不太好，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成長的青年。三十歲以上的學生，成績比較好，但年齡太大了！」

我們一同走出會客室。王瑤突然不見了；過了一小會兒，只見他從屋旁樹叢中推出一輛自行車，頭戴一頂鴨嘴帽。中午的陽光從樹葉中灑在身上——已經是夏天了。

「那是誰坐的？」安格爾指着自行車上綁着的一個小竹椅。

「我的孫子。」王瑤的臉笑開了。

「您多大年紀了？」我問。

「六十多了！」他停了一下。「再見！」

我們站在那兒，看着他騎上自行車，扯了一下鴨嘴帽，兩臂護着孫子坐的小竹椅，在陽光和綠蔭錯落的小路上慢慢蹬着車子走了。

一陣溫暖湧上我心頭。

我轉身對安格爾說：「我們一定要再來北大看看王瑤先生！」

孫曉凡帶着我們逛北大校園。她從美國的康乃爾大學到北大唸書。她頭髮梳成兩條辮子盤在頭上，穿着白衫黑褲，和北大其他女孩子一模一樣。我們走進圖書館，發現裏面坐滿了年青人。他們是十年來第一批憑考試成績進入大學的青年。每個人都臉色嚴肅、埋頭讀書，我們走進去，也沒人抬頭看一眼。和任何大學圖書館一樣，那圖書館也非常安靜。但那一份安靜叫人想起中國幾十年來的革命、動亂和巨變；那一張張堅定的、嚴肅的、年青的臉就是中

國人面對未來的精神面貌。

我們輕輕從他們身邊走過去，走出了圖書館，草坪上沒有一個人。湖水在柳條之間閃光。我們在小路上走着，偶而看見一個年青人推着自行車走過去。安格爾突然叫了起來：「史諾的墓！」

史諾的墓對着湖水、遠山；柳樹下坐着三三兩兩年青人，有的在談笑；有的在看書。分担了中國二十世紀滄桑的史諾，現在安息在中國的湖光山色之中，安息在爲二十一世紀的中國而努力的年青人之中。史諾若有知，當也會滿足了！

安格爾站在史諾墓前。我從來沒看見他那樣子嚴肅過。

九龍壁

九條彩龍在藍天綠水之間飛舞，玩弄着金黃龍珠和火舌。四週鑲着金黃框子。龍，天，水，龍珠，火舌——全是發亮的琉璃磚鑲成的。九龍壁高兩丈，長二十多丈，從元朝起就竪立在那兒，已經七八百年了。

我在愛荷華就那樣小夢着九龍壁，在小說《桑青與桃紅》裏就那樣子描寫九龍壁。那是一股不可藥救的懷鄉病。

現在，我正站在九龍壁前面！站在北京純藍的天空下。九龍壁和我夢裏一樣瑰麗；龍，天，水，龍珠，火舌和我夢裏一樣逼眞！我突然恍惚了：愛荷華是場夢呢？還是北京是場夢？

穿水紅、杏黃襯衫的女孩子在柳樹下走過來了，站在湖邊靠着欄杆等渡船。船在湖上游來了。湖水映出天上的白雲和地上的白塔。白雲悠悠過去了。白塔仍然聳立在那兒。人世的色彩，自然的動靜，九龍壁的滄桑——全很古老，也很新鮮。人世、自然、歷史非常和諧地揉在一起了。

往事隨想

——松林坡和牛津

「聶華苓！」一個穿藍色人民裝的中年女子叫了一聲，笑着向我走來，那微翹的嘴角，那吊梢眼，似曾相識。那個人却是陌生的。

她一把握住了我的手。

我叫了起來。「張素初！」

我們握着手走進外文局，走進樓上客廳，坐在沙發上——從見面那一刻起，我們一直握着手，都說不出話來。

張素初是我「流亡學生」時代的同學。她父親就是當年在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舉足輕重的張治中將軍：他代表蔣介石和馬歇爾去延安；他代表蔣介石去北平和談；毛澤東看重他；周恩來是他朋友。

張素初和我都是中大外文系的學生。那時候的中央大學在重慶沙坪壩；教室和宿舍全在松林坡上。松林坡脚下有一條「鴛鴦路」。從松林裏穿出來，在鴛鴦路上走着，山這邊是女生宿舍，山那邊是圖書館，繞來繞去，又到了女生宿舍，又到了圖書館，你會一驚停住：「怎麼總是老地方！」站在坡上可以看到嘉陵江。江水總是那麼嗚咽地流着，叫人特別想家。

抗戰時候，學生們有一句流行的話：「華西壩是天堂；沙坪壩是人間；古樓壩是地獄。」我喜歡沙坪壩，和壩上的松林坡，因爲人間到底比天堂踏實，比地獄有喜氣。我尤其喜歡松林坡的冬天，那氣候就像江南的早春。一走進中央大學的校門，就可聽見音樂教室叮咚的琴聲，就可看到坡上坡下穿灰布棉軍裝的年輕人。軍裝本是發給男同學的；許多女同學偏偏愛穿，誰要是穿上灰布棉軍裝，同學們就知道：她有了男朋友了！女孩子把軍裝當外套，套在藍丹士林長衫外面，領口別個象牙或水鑽別針，夾着講義，翹着鼻子，在松林坡上走過去，一臉正經。

中大外文系的課逼得很緊；尤其是俞大絪先生的「英國浪漫派詩人」，逼得人透不過氣來。俞老師在堂上唸起雪萊、拜倫、濟慈，聲音清脆純淨，簡直就是雲雀的歌聲，把人帶進浪漫詩境。但她對學生却是一副鐵面孔，每堂必有口試，答不出來就挨站，還得「吃鴨蛋」。英國浪漫詩人把一個姓丁的同學「整」得最辛苦。有天晚上她唸了個通宵，坐在寢室書桌前面，身子前後搖幌着打拍子，嘴裏唸唸有詞，唸的是介乎天津話和英文之間的一種語言；每個音節自成一體，一律平音，不分輕重，而且是天津調。

「盜。死，地，爾。恩，來，飛，西，德。不，來，德。阿，福。快，也，地，勒，死。……要命，就是記不住！盜。死，地，爾。恩，來，飛，西，德。……」

一通宵她就那麼唸着。我躺在床上聽着很喪氣，因爲我自己也背不出什麼《希臘甕頌》，想到第二天課堂上俞老師的鐵面孔，不由得嘆口氣：「天啦！這種日子何時了？」

第二天早上，每個女孩子拿着碗筷去食堂「搶」稀飯喝。所謂「搶」，就是滿滿一碗稀飯唏哩呼嚕一口氣喝完

了，趕緊又去大木桶裏再滿滿掐一碗——去遲一步就完了。有人不甘心，用鐵飯匙在木桶底上叫呀叫的，叫了小半碗，回到飯桌上，花生米和醃菜只剩下兩個光盤子了，便從口袋裏掏出一小包鹽巴，灑幾顆在冷稀飯裏——就是那樣的稀飯也是很香甜的。

我們吃了那樣一頓早飯，回到寢室，老丁仍然在那兒搖搖幌幌唸她天津調的浪漫詩。

「滑，地。沒，德。拍，爾，蘇，特。滑，地。死，抓，鍋。……」

上課鐘響了。我推推她。

「嗨，記不住，要命！」她向我揮揮手，示意別擾她。「盜。佛，死，的，兒。且，兒，德。阿，福。賽，能，死。……」

「上課啦！」我大笑，又推推她。「再不走就遲到啦！俞大紈的課！」

她拿起筆記本和講義，披上灰布棉軍裝，和我一同走出寢室，走到松林坡上。她邊走邊唸。「滑，地。門。俄，而。卡，子。啊。笛，死……」然後突然停下來。「你說，俞大紈今天會叫我嗎？我可背不出來！她叫我，我準昏倒！」

沒人答腔——自身難保。

她只好又向教室走，背也有些駝了，又一個個音節唸下去。

這時候，松林坡上走下一個女孩，兩條長長的烏黑辮子一甩一甩，給她那細挑身材添了幾分瀟灑，給她那渾圓的臉又添了幾分歡樂。她下巴微微翹起，一隻手閒閒地抱着一疊雪萊、拜倫、濟慈的詩歌。霧從嘉陵江上升起，升到松林坡上，升到樹尖上，升到她背後的灰藍天空。她像是從霧裏走出來的。松林坡上的青年全有了感應：有的轉身楞楞看着她；有的找個理由停下來只爲瞟她一眼；有的乾脆跟上去：「喂！張素初！」然後問一個不關緊要的問題，只是爲了和她說說話；和她一起走進教室，就是走進俞大紈教課的教室，那個青年也是一臉得意的神色。

這一切老了也許全沒看見，她一進教室就又伏在桌上唷濟慈去了，破桌子隨着她搖幌的身子咯吱咯吱地打拍子。

俞老師一陣風似地進了教室。

一片肅靜。只有咯吱咯吱桌子搖擺的聲音——老丁唸浪漫詩從有聲變成了無聲。

「蜜斯丁！」俞老師的聲音像喪鐘一樣響了。

咯吱咯吱，桌子仍然不停地打拍子。

「蜜斯丁！」

她終於站了起來。灰布棉軍裝背後支着一個木衣架！

哄堂大笑。俞老師也笑了。

老丁從容不迫地從身上把衣架抽了出來，放在身後椅子上，不等俞老師開口，就自顧自背起詩來。

「盜。死，地，爾。恩，來，飛，西，德。不，來，德。阿，福。快，也，地，勒，死。……」桌子咯吱咯吱照樣打拍子。

教室裏悶不住的笑聲此起彼落。

「蜜斯丁！」俞老師要她停住，看樣子，她要問老丁問題，不是要她背詩。

「盜。佛，死，的，兒。且，兒，德。阿，福。賽，能，死。安，得……」咯吱咯吱拍子打得更起勁了。

教室裏有人打起哈哈來了。

「蜜斯丁！」俞老師忍住笑，招了下手，示意要她坐下。

老丁噗通坐下了。

「蜜斯丁！」

老丁像彈鑽似的骨碌又站了起來。我們全笑得前仰後合。

「蜜斯丁！」俞老師笑得說不出話來了。「我是要告訴你：今天你免了！下次再問你。」

我又得聽老丁唸一通宵的天津調的濟慈了！

「有什麼老同學在北京嗎？」我問張素初。

原來透着稚氣的臉現在透着風霜了。從那一抹風霜中，我知道她過去三十年必定經歷了各種可歌、可頌、可泣、可悲的生活經驗。在她面前，我突然感到自己生命的「貧乏」。

我提了幾個老同學的名字。

「好多年不見了。」她只說了那麼一句，頓了一下。

「我父母全去世了。」

「啊！」

她告訴我，她在抗戰勝利後，沒唸完中大，就到美國去了。中國解放後，她回到北京，一直在外文出版局工作。她有兩個女兒。

生活就是那麼平淡麼？我不相信。但是，客廳裏其他的人正在討論翻譯問題和美國文學，我不便和張素初談各自的私人生活。我讀到她回憶往事的文章還是以後的事。她談到下放的經驗。

「……田間勞動就更加艱苦：在火熱的陽光下彎腰插秧，汗珠不斷從臉上滾落到水田裏，兩手污泥，沒法擦汗。我過一會兒就得站起來直直腰。這樣艱苦的勞動，我過去從未幹過。過去也從未挑過担子。開頭只能挑二十幾斤，走起路來還兩邊搖幌，農村姑娘看着我笑。一天勞動之後，我腰酸背痛，飯都吃不下了。可是老鄉們都有說有笑地幹活，晚上回家還幹很多家務活。尤其是婦女更辛苦，回家燒飯、餵豬、還要澆自留地的菜。我和房東大娘睡在一起，我就想：她比我年齡大，爲什麼我的體力不如她？她的吃住條件這麼差，心情却很愉快，我爲什麼就感到難熬呢？全中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都是這樣生活着，爲什麼我就不能適應呢？

我想，這就是世界觀的問題。於是我就咬緊牙關幹活，婦女社員都熱情地幫助我，使我學會不少農活，一年四季的農活都幹過了，體力也增强了不少。就拿挑担子來說，後來我能短途挑七、八十斤，長途挑五、六十斤，脚步也穩了，還會學着農村姑娘一面挑着担子，一面喊號子。這樣，我逐漸和社員們打成一片，心情也愉快了起來，晚上還教姑娘們學文化，或幫老大爺、老大娘寫信。全村的人都親切地稱我「三姐」。後來我被評爲「五好社員」（勞動好，思想好，文化好，一心爲公好，羣衆關係好），這是農民給我的最高獎賞。這一年是我一生中最可寶貴的時光。

當我和張素初坐在北京外文出版局客廳中，從她那堅定穩重的神色、那透着風霜的淡淡笑容中，我已經感覺到那個甩着烏黑長辮子的姑娘脫胎換骨地變了個人，而那種「脫胎換骨」需要很大的精神力量來支持，需要天翻地覆的社會變動、人生遭遇來促成。我握着她的手，坐在沙發上想着這些事。

「啊！你也在牛津！」安格爾突然大叫，跑過去雙手握起楊憲益的手。楊憲益是國內外有名的翻譯家。「我是從一九三三年到三六年在牛津的墨爾頓學院！」安格爾興奮地告訴他。

「我是三六年十月去墨爾頓學院！」

「你住在哪兒？」

「我住在小林樓！」

「你住哪一間房？」

「樓梯旁邊的一間房！」

「哪一層樓？」

「第一層樓！樓下靠左邊那間房！」

「那就是我的房間！」安格爾叫了起來，將楊憲益激動地擁抱了一下。「我搬出去！你搬進去！四十二年之後，

今天在北京才相見！這——這……」安格爾感動得說不下去了。

楊憲益微笑着，笑裏透着一些情緒，也透着點兒淡漠——那已經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在那長長的年代裏，中國人經歷了多少哀樂，多少變亂，多少浮沉，牛津小林樓的巧合只不過是滄海桑田一小片浮光掠影而已。

「你回去過牛津嗎？」安格爾問楊憲益。

「沒有。」

「我回去過！一九六六年。我在牛津是拿羅滋獎學金的學生。六六年牛津請所有的羅滋獎學金校友回去聚會。我在牛津時跟Christ Church學校——Christ Chunch學院，你當然記得！牛津最美的學院！」

楊憲益點點頭，仍然微笑着。

「我跟那個學院的肯乃士·衞爾（Kenneth Wheare）研究政治學。每星期一次，在傍晚，我就到他那兒去，帶着我頭個星期寫的讀書報告。他屋子裏很暖和，一大爐火，桌上總是有胡桃仁和紅葡萄酒。我們就坐在爐邊，喝酒論文。想想看，那樣的學生生活！六六年我回牛津，他是牛津大學的副校長了，而且成了肯乃士爵士。在牛津的招待會上，他站在大廳門口迎接我們；我們站成一行，一個個走過去和他握手，自道姓名。我和他握了手，走過去了。他突然撂下別人，向我走來，對我說：『你說你叫安格爾。你就是我的安格爾嗎？』『是的，先生，我就是您的安格爾！』我告訴他。……」安格爾的眼圈有點兒紅了。

下期部分篇目預告

啊！沙漠……（之四）（散文）　李黎
父親（散文）　新鳳霞
我看《城堡》（談書集）　谷旭
睡（外二首）（詩）　曉鋼
暢銷書與電影（海外談瀛）　錢歌川
自畫像三幀（詩）　泰松
這時候應該讚美啼唱的雞（詩）　原甸
巴蜀風情（詩）　雁翼
拾回的記憶（散文詩）　陶然
大嫂生日這一天（散文）　凌冰
成田之美（散文）　松謀
一朵小花（散文）　舒婷
夢醒，在醫院裏（小說）　陳不諱

櫻桃桑葚貨賣當時

新鳳霞

一九四二年我曾在天津南市中華茶園演出。這個園子很小，過去曾是個落子館，在以前都是妓女來這裏演唱，大都是唱曲藝，清唱梆子、二黃，也演文明戲，很少演古裝戲。

中華茶園後邊是有名的中華後班子下處，妓女來這個茶園演唱是爲了招引客人，不掙錢。我在這裏唱時，前邊什樣雜耍，曲藝，壓軸子一齣評劇。前邊的曲藝有妓女，也有曲藝名演員，但曲藝演員大都是趕包，同時在幾個園子唱。曲藝名演員有：高五姑、姜二順、郭啟儒、侯寶林、佟樹旺、李想容、武硯芳、蘇文茂、花小寶、王桂英、花五寶、焦秀蘭、王殿玉。這些都是當時的著名曲藝演員。

這個劇場可是熱鬧了。前後台出出進進的很亂，演員趕包匆匆忙忙，前台叫賣聲，扔手巾把的喊叫聲，簡直亂成一片。妓女在這裏演唱，唱完就有很多觀衆跟着走了。但有幾個好演員只要他們一上，就能把觀衆又招回來。侯寶林，高

五姑，花五寶等這幾位是很受觀衆歡迎的。只有看到最後我們演的評劇了，這才眞正是來看評劇的戲座了。有的名妓女來唱，坐着包月車，手上戴着金的、玉的，唱完了陪伴着有錢的商人走了，跟我們不來往，也不講話。曲藝演員們跟我們評劇演員很好，趕包的趕不及就瞞着財主互相補台。

我最喜歡聽高五姑、姜二順唱的「靠山調」。演員當中高五姑歲數最大，那時就有五十多歲了，瘦高個子，雖然年紀大了，可是趕上她精神好的時候，還是唱的那麼動人！高五姑是天津王慶坨的人，年青時她在曲藝界享有很高的地位。王家坨出八家大商人，捧她的人很多。有錢的闊商以捧高五姑出名，年青的高五姑眞是紅極一時啊！我聽過她年青時的唱片。她是高嗓，講究唱小花腔玲瓏，唱悲調感人，如《妓女悲秋》《光棍哭妻》等等，唱得眞是有聲有色，好極了。

我跟高五姑同台時，她已經抽上了大烟、白面、沒落了。一進後台，無精打彩，蹲在牆角打哈欠，誰也不愛理睬她。她還有一種怪脾氣，看見那些得意漂亮的妓女就罵：「你呀！沒有幾天！櫻桃桑葚貨賣當時！」那時我不理解是什麼意思，也不能理解她內心的痛苦。

一次，高五姑唱完下場，一位前台的職工來後台找高五姑，說是有個三十年前捧過高五姑的戲座是個有錢的大人物，要求見見高五姑。正在落魄的高五姑一聽當年的老情人要見見她很高興，她正在需要得到有錢人的幫助。她很快的打扮了一下，跟着那個職工去了，一邊高興的說着：「想不到哇……」。

我因爲一向喜歡聽高五姑的唱，佩服她的藝術，對她有感情，可憐她，有時也爲她作點事情，她不會做針綫，我就幫她縫縫補補的。一次，她上場時脫下一雙便鞋，破的掛不住脚了，我乘她上場用針綫爲她縫好了，她下場一穿高興極了。我沒有告訴她是我給縫的，我對她好，她也知道，但我只能幫她個「人力」，錢我是幫不了，我只是一個窮孩子呀！

這次聽說三十年前的有錢人要求見見她，我也爲她高興，我希望聽到她的好消息。第二天高五姑來了，我看她並沒有帶出高興的樣子，我想可能是高五姑是見過世面的人，有喜事也不露在表面上，平時她也不大講話，從不大驚小怪。見過世面的紅演員，雖然落魄了，也是很有身份的。

我找了一個機會偷偷地問她，「五姑，昨天要見您的那個人對您好嗎？他是有心幫您嗎？」高五姑聽見我的問話，馬上變了臉色，她緊緊抓住我的雙手，嘴唇發抖，眼睛流下淚來。稍微過了一會兒，她控制住了感情，慢慢對我說：「唉！幹咱們這一行啊，都是薄命人哪！鮮魚、水菜呀，貨賣當時。現在的高五姑不是當年的高五姑了，現在人老珠黃了，挑水的回頭，過了井（景）了！這人是一家大字號的東家，當年捧我的時候，我正唱的紅得發紫，我第一次抽上大烟就是他教我的。現在我老了，沒人要了……」我看她太難過了，爲她擦擦眼淚，又問她：「他幫您的忙嗎？」高五姑搖着頭說：「沒有」，她伸手從口袋裏拿出兩塊錢，聲音顫抖的說：「孩子，妳還小呢，還不懂啊！這是他給我的兩塊錢。」我說：「您別要，扔給他！」高五姑不作聲，又把兩塊錢放回了口袋，默默的走了。我看着她的後背。心想：「準是又抽白面去了。」她又可憐又可恨！

後台的老演員們都關心高五姑，但又都不愛理她。姜二順是高五姑的老姐妹了，常說高五姑：「這人沒有定盤星，一有了錢她什麼都忘了，沒有錢她就乾受着。唉！這年頭哇！到處都是錦上添花呀，哪有雪裏送炭哪！」姜二順眼裏流着淚，跟我說話時，高五姑抽完白面回來了。我叫她過來：「五姑，您來快說說那個人的事情。」高五姑走到我和姜二順的面前說：「行了，還說什麼哪，咱們作藝的年青有人捧你，我老了沒人看得上了，給了我兩塊錢，像打發要飯的。」她對我說：「可要記着：嫁夫找主，好好的跟人家過一輩子。學好、走正道！可不能三心二意。生兒養女，作藝的有個好結果可是不易呀！」高五姑、姜二順兩人哭成了一團。

我心裏爲高五姑、姜二順這樣的老演員難受，可也想不通，爲什麼高五姑知道自己受苦的根子可還不改哪？怎麼非吸毒不可哪？最後高五姑凍餓死在天津三不管街上，結局實在悲慘！

兩位老藝人的話我在心上記住了：要學好！走正道！

高五姑、姜二順的悲劇產生在舊社會，她知道誰是好人誰是壞人，她也想學好，可是不行，她終於被舊社會吃掉了。從那時起，幾十年來，我也走過多少坎坷的道路啊！但是終於趕上了新社會……

高五姑的悲劇現在再也不會發生了。

贈同機老先生

以德

您匆匆自海外歸來，
又匆匆離家鄉而去。
您好像在埋怨
飛機爲何飛得這麼快；
又好像在沉思回味
友朋送別的情景，
親人盼您再歸的話言。
我理解您惜別的心緒，

來！請坐我這靠窗座位！
看吧，盡情地看吧，
在幾千公尺的下面，
移動着的巨大彩色畫圖，
就是您故鄉的土地。
好吧，藏起離愁吧，
飛吧，向前飛：
飛往星、馬、泰，
飛往澳、新、菲，
飛往泰姆士，
飛往密西西比。
我知道，
不管飛到何處，
您都沒有同親友分離；
在您的心裏，
有故里鮮花開放的山，
有家鄉奔騰不息的水。
朋友，祝願您平安而去，
希望您不久再歸；
如果我們再一次巧遇，
一定請您乾幾杯酒！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於廣州

詩人考黎的新作《金山之夢》

米一葦

美國名詩人、文藝批評家和編輯麥爾康·考黎(malcolm Cowley)今年的新作是《金山之夢》(The Dream of the Golden Mountain)。

這是他的回憶錄，也是記述三十年代美國文壇的歷史。《金山之夢》也反映了三十年代社會和政治的動態。但更重要的是考黎記述了左翼文藝活動中的人和事，書評者認爲這是欲了解三十年代美國進步文藝的重要著作，同時，該書文字流暢生動，三十年代的往事經他生花妙筆描述，無不娓娓動人。

考黎除了記述他跟當時活躍文壇的作家如德萊塞等人的交往之外，他也記述他本人與其他作家參與各項社會和政治活動，如到肯達基州支援煤礦工人罷工鬥爭等等。

考黎到今年八月即滿八十二歲了。他自一九二一年在巴黎加入了「迷失的一代」(The Lost Generation)的作家羣，一直在寫詩，寫文學評論和編輯作家選集。他可以說是著作等身。

從一九二九至一九四四年，他担任《新共和》週刊的副主編。《新共和》是美國老牌的liberal雜誌之一。另一個是《國家》週刊(The Nation)。自一八六五年出版以來，《國家》週刊從未停刊過。《新共和》是在一九一四年創刊的。

外國文訊

薩特爾病逝巴黎

錢歌川

法國倡導存在主義哲學，給了全世界的作家和思想家很大影響的薩特爾（Jean-Paul Sartre，1905—1980），本年四月十五日在巴黎病逝。他在三月二十日因肺水腫進入醫院，終至不治，享年七十四歲。

長久以來他就被認爲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哲人之一，受到知識分子的尊敬。他不但創造了一種哲學思想，而且爲青年人提出了一種新的生活態度，對於戰後的一代，影響深遠，無出其右。因爲他的進步思想，使他從書房出來，走上大街，深入民衆。

作爲一個知識分子和知名人物，他利用自己的聲望，維護進步的一羣，使之能充份表達他們的意見。一九七三年他成爲巴黎激進派的解放日報的名譽編輯。他又讓他的名字，寫在支持希臘、智利、和西班牙受壓迫者，所發表的宣言和公開信上。他是多方面的反抗者，可說是一個現

代的吉訶德爺。

當年薩特爾內心是反對戴高樂政府的，他又抗議美國轉入越戰。一九六六到六七年，他曾任國際戰犯法庭的負責人之一，譴責美國在印支所扮演的角色。早年在納粹佔領法國的時候，他是共產黨的合作者。他一直支持共產黨。直到一九五六年蘇聯軍隊實行鎮壓匈牙利人民起義的時候爲止。他說，「法國共產黨支持蘇聯侵略匈牙利，所以我便和法共決裂了。」在支援阿爾及利亞民族主義分子，爭取從法國獨立的鬥爭之後，他更加左傾了。在一九六八年五月法國發生的示威運動和街頭鬥爭之後，他便成爲一個參加實際行動的鬥士了。

他向人們演講時說：「知識分子的任務，不是決定在什麼地方應有戰鬥，而是去參加無論何時何地人們所作的戰鬥。要用行動，而不是用語言，投入戰鬥。」

他的革命意識，使他不肯效忠於封建制度。就是爲了這個理由，他拒絕了一九六四年頒發給他的諾貝爾文學獎金，說他不願被改造爲一個恪守慣例的人。他又辭謝了法國政府授予他的勛章（The Legion of Honor），說那帶有資產階級的意味。

薩特爾的哲學觀，既有發展，又有改變。在敘述他青年時代的故事，六十年代中期發表的《語言》一書中，他批評了他原先提出的，有關社會、哲學、和文學各方面的意見，對他自己早期作品的先決條件表示懷疑。對他那部自傳性質的小說《厭惡》，以及他的哲學作品《存在與不存在》，他說行文的態度含有貴族的理想主義，現在他要加以否決。不過他的存在主義的精髓，却並沒有宣告爲不適用。那大略是說，「人造就自己」，不顧他在一個「不合理的世界」中的「偶然性」。

他那非宗教性的存在主義哲學，好像表現出一種廣汎的幻滅，其中含有一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流行的，改革轉變中的固定觀念。它又還表現出殖民帝國混亂的崩潰。從這種存在主義的哲學中，發生出各種各樣的現象，如故意不按一般小說的作法寫成的小說，不按傳統性主角的品格塑造的主角，新浪潮（現代電影藝術的一個流派），和人類具有的苦惱意識的概念。其中還流露着行動的召喚，在行動中人就可以維護自由，進而控制自己的運命。

存在主義的定義頗不統一，似乎有幾種說法，美國作家卡布雷（Frank Kappler）在引用了薩特爾有名的公式：「存在先於實質」之後寫道：

「人類來到一個完全不理解的，未經整理分析的，沒

有意義的宇宙。由於他那種薩特爾稱爲非存心的，神秘的意識，人類把這宇宙造成一個可住的世界。凡是這世界所有的任何意義和價值，都是由於人類各自選擇的存在而來的。所有這些選擇都各自獨立，互不相同。

每個人住在它自己的世界中，或是如薩特爾所說的，每個人創造出他自己的境遇。這種選擇的存在，時常埋沒在意識的深處，不過爲使它變得活生生的，一個人必須知道「我」自己的存在——那是一個眞實存在的主體，他必須獨自爲他自己的境遇負責。」

在這個範疇中，薩特爾相信每個人都能夠選擇一種不可信賴的存在，或是由於自由選擇的果斷行爲，他能夠獻身於人類社會的積極任務。大部分的這些觀念，都在那本納粹佔領時代所寫的《存在與不存在》一書中有詳盡的說明。

在一九三八年他發表的那部小說《厭惡》，書中一個人物，名叫安托旺·羅昆丹（Antoine Roquentin），在公園中沈思默想的時候，突然感到存在的恐怖。書的最後說，羅昆丹決定，只要他能夠創造出一點什麼來，那怕是一部小說，他的創造力就有保證了。這位中心人物，我們不妨就把他看做是薩特爾本人，所以英譯者就把書名改爲《安托旺·羅昆丹的日記》了。

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爲止，薩特爾早經名震法國，一則因爲他著作風行一時，一則因爲他反抗暴力，極爲活動。他的哲學思想，對於那些戰時心身受着很大打擊的青年人是很合胃口的，因爲他們把存在主義當作救星，使他們得以獻身於「新的」法國文化。

薩特爾在戰時寫完兩個劇本之後，更積極地從事舞台劇本的寫作，如《令人尊敬的妓女》，是對美國種族歧視的控訴。《勝利者》是描寫反抗鬥士良心上的苦難。《魔鬼與上帝》是說一羣接受暴君恩惠的農民，發現如果別人還在受着壓迫，就不應該自鳴得意。

一般人認爲薩特爾的劇本是可以傳世的，口氣中暗示他的散文和小說，就未必受得起時間的考驗。其實他的散文和小說，同樣具有相當的分量。他的傳記也很出色。他寫了《惡之華》的作者，十九世紀法國大詩人波德萊爾（Charles Baudelaire）的傳記。他最後的力作，是十九世紀法國自然主義小說家福祿拜爾（Gustave Flaubert）的傳記，他預定寫四卷，可惜剛寫完三卷，他就歸了道山。

薩特爾以一九零五年六月二十一日生於巴黎，他父親是一個海軍軍官，在他出生才一歲半時就去世了。他母親是

一九五二年獲得諾貝爾獎金的，以在非洲蠻荒，懸壺濟世，而名震全球的亞爾培·史懷哲（Albert Schweitzer, 1875—1965）的堂妹。薩特爾小時跟着母親在外祖家住了多年，極受外祖父的寵愛，由於抄襲和剽竊，他六歲時就學會了寫短篇小說。外祖父初期爲他聘請塾師在家教他，幾年後進入學校，竟跟班不上，但他畢竟不凡，很快就名列前茅了。十九歲考取了有名的高等師範學校。他在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後，於一九三三年前往德國，在兩位歐洲最有名的哲學家胡塞爾（Edmund Husserl）及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的門下深造，對於存在和現實，乃至知覺的神秘種種性質，感到大有興趣，作了深入的研究，奠定了他的存在主義哲學的基礎。

薩特爾一生沒有結婚，不過他和女同學西蒙·波佛瓦（Simone de Beauvoir）志趣相投，成爲終身伴侶，幾達五十年之久。他們相約共患難，偶然也不妨涉及男女的私情。他的生活樸實，家中除書以外，別無長物。所住的公寓也是很小的。他晚年目力衰退，到死時幾乎完全失明了。他在一篇隨筆《七十歲的自畫像》中，說他自己對於金錢漫不經心，又說他對音樂發生了愛好，只因眼睛不能再看書，不得不改變生活的興趣，而求助於音樂。

外國文訊

巴爾的新著小說《陋巷》

老兵

巴爾，是當代泰華撰寫小說的知名作家之一。他是一個業餘作家，從三十年代開始，就醉心於文藝創作，常在曼谷各華文報文藝版上發表他的作品。

進入八十年代以來，泰華文藝活動日趨積極，曼谷各華文報正致力充實副刊內容，新中原報舉行了副刊作者茶會，參加文友近二百人。會中通過成立「泰華文藝工作者筆會」。四月廿六日，曼谷泰商日報副刊又舉行了副刊作者遊船聯歡晚會，參加文友超越三百人，開創曼谷別開生面的文娛活動。

其間《陋巷》書的出版，不僅是巴爾勤於耕耘的收穫，也是振奮泰華文藝界的一個音訊。

該書內容寫實，描述曼谷黃橋平民地區一條陋巷的居民，怎樣對業主、建築商、地痞流氓、毒販，展開反迫遷、反毒、反賭、反迫害的鬥爭。有血有淚，愛憎分明，是現社會中的一面鏡子。

戰火下

洪荒

難民營

由轟炸機的翅膀
急速孵化
成百萬難民
蜂湧蟻爬
誕生在
瀝潑的彈雨下
一朵朵帳篷
如雨後的蘑菇

密密麻麻
長在湄公河的叢林
帕米爾的山峽

小小保護傘
撐不起戰爭重壓
他們的祖國
在滾滾硝烟後面
遭受鞭打
侵略的刺刀
沾着鮮血

書寫天大的謊話
坦克的履帶
在積雪高原上
烙下深深的傷疤

而呼嘯的炮彈
是惡魔利爪
從長長的炮口伸出來
越過又一道國境線
在難民營中爆炸
開出慘淡的
血花
淚花
和仇恨的
火花

總有一天
難民營變作兵營
沉默的山要說話
火焰啊　躍起
熔岩啊　出發
把豺狼和熊羆
統統焚化
然後　在燒焦的土地上
用鮮花鋪起
和平的新家

饑餓的兒童

誰的脚步聲
牽引你們全部轉首
饑餓　用銳利的爪子
把光滑的小臉抓皺
饑餓　寫在眼睛裏
是無聲的怒吼

爲了一顆糖
一粒豆
你們乞求
伸出泥污的小手

像失去水份的枯枝
在風中顫抖

最小的一個
已經失望太久
默默吮吸
瘦骨嶙嶙的手指頭
吮吸戰爭的苦味
原始的哀愁

饑餓　把你們變成
一羣粗魯的小野獸
誰播種饑餓
也播種血仇
你們　用尖利的牙齒
咬斷他的咽喉

尋人啓事

丈夫尋找妻子
妻子找尋丈夫
父母召喚兒女
兒女呼叫父母
每一則尋人啓事
都是一本血寫的書
尋找天上的雲影
水裏的萍踪
夢中的路

縹渺的希望
茫茫的霧
投一塊石頭向大海
能否聽見
汪洋的答覆
放一隻風箏到長空
能否拉回
過去的幸福

戰火　强盜
血紅的眼睛

咬住的痛苦
先輩萬里漂泊
像蒲公英的種子
生根在那一片泥土
而今　零落的花瓣
又被狂風捲起
飄上流亡的長途

也許　四散的鳥
終會重聚一樹
也許　隔着海天
尋回失落的珍珠
也許　親友的骨肉
早已化爲塵土
也許　夢中的情人
早已葬身魚腹

可憐八方尋夢者
可憐湄公河邊骨

一九八〇年三月於香港

老黃牛

僑南駱(門澳)

數不知多大歲
車子比整個貨物還重
你這老態龍鍾的黃牛
慢慢吞吞地拉着車子
在崎嶇不平的山路中
顛顛簸簸地前進着

也許由於饑餓
或者由於疲倦
你終於停歇下來
主人惡狠狠地
高舉鞭子一甩
一道鞭影
漆黑你的眼睛
一聲鞭響
驚醒你的睡意

你不敢抬起頭來
天上有刺眼的驕陽
你垂下沉重的頭
繼續走着走着
老是走不完的路呀

相思柳

柯原

日月潭呵，祖國的明珠，
爲何在海上飄流，
神州托起碧玉盤，
不盡的思念悠悠，悠悠……

思念你呵，等待你，
太湖波光媚，西湖月色柔，
思念你呵，呼喚你，
昆明湖的桃花，大明湖的柳。

日月潭

日月潭，風姿秀，
千里外，閃明眸，
青山脈脈擁秋水，
碧透、碧透、碧透……
山中水，水中山，
映彩霞，落星斗，
珠島是一朵出水芙蓉，
引來多少舞影歌喉。

漣漪輕輕蕩起，
飄來幾只獨木舟，
岸邊一品紅似火焰，①
等待着春風的溫柔。

幾時歸來喲，日月潭，
讓彩虹把千顆明珠穿就，
綴成璀燦的項鍊，
掛在祖國母親的胸口……

註①一品紅，花名。

海岸上的相思柳

踏上大陸金色的海岸，
只見林帶蜿蜒綠油油，
走近了不禁一聲驚呼，
呵，台灣相思柳！

多麼熟悉的樹木呵，
一叢叢，長滿家鄉的岸邊門口，
伴隨我渡過了少年時光，
呵，台灣相思柳。

金花含笑，清香撲面，
千里外又遇家鄉柳，
長得這麼稠密茁壯，
呵，台灣相思柳。

只因大陸同胞盼親人，
海岸邊種上排排柳，
辛勤的汗水灌溉它長大，
呵，台灣相思柳。

每株樹的枝葉都伸向海洋，
日夜向着碧波深處眺望、招手，
一枝綠葉，一片心意，
呵，台灣相思柳。

我忽然想起家鄉的綠樹，
同樣也排在岸邊向遠方招手，
遙遙牽起兩岸萬縷柔情，
呵，台灣相思柳。

林帶漫漫，情意悠悠，
綠遍天涯，綠滿心頭，
兩岸的柳枝必將綠在一起，
呵，台灣相思柳！

翠亨村

桉樹飄香木棉紅，
翠亨村含笑迎親人。
親人來自台灣省，
未見翠亨早知名。

喜見中山故居庭院裏，
花開四季春意濃。
當年手植酸豆樹，
滄桑百年更葱籠。

山南海北結伴來，
一片敬意仰遺踪。
共贊偉大先行者，
救國救民獻一生。

呵，台北亦有中山堂；
爲何不見來飛鴻？
台北大道中山路，
爲何不與翠亭通？

「總理遺囑」常背誦，
民族利益應爲重。
何日海上鋪長虹，
載歌載舞來翠亭。

故居慰問先行者，
喜見中華九州同。
先生回眸應笑慰，
半世紀烽烟化東風！

五指山和阿里山談心

台灣海峽的滾滾波濤，
湧到海南島椰林岸邊；
五指山的春風北去，
吹過阿里山的峯巔；
行雲流水傳音訊，
五指山和阿里山在交談。

阿里山，
你那裏木棉開花了，
我這裏香樟樹新綠點點；
你那裏春風中候鳥北飛，
長空雁叫洒落在我的身邊，
呵，五指山的兄弟姐妹，
我是多麼地把你們想念。

五指山：
橡膠林問候你的鳳梨田，①
松濤水庫問候日月潭，
天涯海角懷念鵝鑾鼻，
東西瑁州呼喚七星岩，
我們本是親生的姊妹，
可惜雲霧遮住了你的容顏。

阿里山：
黎胞的頭巾如一團火焰，
打叮咚的聲音響徹林間，②
我似見椰樹梢頭月亮彎彎，
黎家苗寨歡渡三月三，
多想飛到你們歌舞行列中，
從月亮彎彎舞到月兒團圓。

五指山：
紅色娘子軍熱愛霧社兒女，③
都有反侵略的一副肝膽；
白馬井遙對赤嵌樓，
英雄的先人留下難忘的紀念。
我聽到烏來瀑布在傾訴，
訴不盡兩地山水的眷戀。

阿里山，五指山：
我們同是神州兒女，
早應心心相印肩靠肩。

讓我們舉起滿山鮮花，
迎接祖國統一的春天，
同作祖國並排的擎天柱，
同作海上相連的翡翠盤……

註①風梨，即菠蘿。
②打叮咚：海南島黎族的一種民間樂器。
③霧社：一九三〇年霧社高山族同胞舉行了抗日起義。

飲茶歌

杯是高陂「白玉令」①，
薄如紙來聲如磬；
茶是漳州「一枝春」，
茶罐一開播芳馨。

水是高山清泉水，
好似甘露潤人心，
炭是林中松柴炭，
泥爐火旺滿室春。

圍坐慢飲「功夫茶」，
茶香裊裊細品茗；
高冲低斟同手法，
點點滴滴長精神。

呵，飲茶同習慣，
說話共鄉音，
兩岸情牽割不斷，
對飲更添骨肉情。

三杯入口韻味長，
醽茶同樣能醉人，
茶香長留心坎上，
永記親人萬里情……

台灣到處有茶林，
每逢春來一片青，
茶種本自大陸來，
茶農本是大陸人。

望斷雲山思綿綿，
望穿碧水情殷殷，
多盼呵，有朝一日回故園，
茶林深處會親人。

註①白玉令：廣東大埔高陂出產的著名薄胚磁器。

杵歌

晚風吹來薄霧，
羣鳥飛回森林，
長長短短的木杵，
在微茫的暮色中舞動。
一聲聲徐緩悠揚，
似勞動者杭育杭育的呼聲。
艋舺舟輕拍細浪，

阿里山古林伐木丁丁，
一支古老的戀歌，
傾訴對土地的愛情。

篝火嗶剝作聲，
映得人們面孔通紅。
磨得發亮的石臼，
猶如鋼鐵鳴錚錚。
　一聲聲激昂有力，
似戰鼓召喚着引進。

三疊

呂劍

天色竟是這般昏暗，
冬雲竟是這般低迷；
飛鳥們都已經投巢，
好像眼看就要下雪。
不知道你還能不能來？
我因担心而萬分焦灼。
（說來，我就一定要來，
就像冬寒過去必是陽和。
儘管快快安排儀仗迎接我，
既然對你有過忠心的許諾。）

大雪正在紛紛飄洒，
更加上凜冽的北風；
道路都已全被封鎖，
遠近望去一片迷濛。
不知道你還能不能來？
我因期待而煩愁萬種。
（說來，我就一定要來，
就像既已含苞自會花明。
儘管快快點上華燈迎接我，
既然對你有過忠心的許諾。）

黑夜已把白晝吞沒，
燈火顯得愈加昏濛；
靜得可以聽見心跳，
夜色沉沉已過三更。
不知道你還能不能來？
我因苦念如絞般心疼。
（說來，我就一定要來，
就像啓明引出太陽上升。
儘管快快擺好盛筵迎接我，
既然對你有過忠心的許諾。）

一九八〇年

艨艟巨艦，旌旗蔽空，
鄭成功統率着英雄的大軍。
從不屈服的台灣兒女呵，
永遠有一顆熱愛祖國的心。

曙光穿透林莽，
映亮人們的眼睛，
揮動青銅也似的臂膀，
四山轟然起回聲。

　一聲聲雄渾深沉，
似海浪滔滔奔騰。

夜色即將過去，
黎明就要來臨，
台灣人民盼團聚呵，
杵音聲聲唱心聲。①

註①杵歌：高山族的一種民間歌舞。

風

（外一首）

方敬

風呵，吹吧，吹吧，
永不停息的風，
把我吹到海上，
把我吹到空中。

風呵，吹吧，吹吧，
把我也吹成了風，
吹着白帆遠航海上，
吹着白雲疾馳空中。

天空，湛藍的大海，
大海，湛藍的天空，
白帆，海上的雲，
白雲，帆在空中。

我是風在吹，
鼓滿好飛的翅膀，
我乃化身爲白鷗，
在海天之際飛翔。

鐘聲

時間，是一條魚，
在鐘聲的音波裏漂去；
時間，是一隻雁，
從鐘聲的音域飛去。

我的生命，我的日記，
讓魚雁畫上月和日，
讓魚雁印下踪迹，
夜半鐘聲翻一頁日曆。

十年最可貴的日子，
在鐘聲暗啞中失去，
魚雁又急傳着消息，
一天要寫下兩天的日記。

旅途素描

周良沛

一屋，人人工作得莊嚴，
一屋人，個個手勤不閒，
一屋人，天下揖上雙肩。

誰說田野靜悄悄？
它已熱騰騰地，熱騰騰地，
連同它的今日，還有它的明天，
以及谷花、秋果，和今夜的白蓮……

誰說田野空廣無邊？
門縫漏出的笑聲，
擠偏了月亮，壓落了白蓮，

雪兆

一夜，雪砌得村屋已成銀殿，
樹枝上，竟放朵朵白蓮；
白的乳，甘的泉，
白雪鋪滿一田。

田野靜悄悄地，冷寂、空廣，
雪光擦得燈亮，窗門把風鎖在外邊，
誰說雪冷夜長，又是冬閒？
一屋笑得熱火，忙於破篾織編。

編籮織筐——聾的搖籃、茶的床榻，
裝籮搖曲，一籮母親的心願；
滿裝金谷、翠桑、秋果的紅顏，
是彩色的故事、絲光的耀眼。

彷彿果實已壓得沉甸甸：
「伙計，籮底加固，筐口大點！」
「不怕把你壓垮？」
「壓垮？天下都抵咱們一肩！」

一屋，豪爽的笑聲，

困在田野，一再迴旋……

採蓮

荷葉上，是亮晶晶的水珠，
船蕩，水蕩，荷葉像醉幌於清風，
大珠小珠，滾在翡翠似地荷盤，
奇幻的色彩，又有樂音的斷續……

摘束蓮蓬，十指染香，
荷蕾一觸，驚放，含羞，
緋紅緋紅，像羞於沒能獻出自己，
結出清脆肥碩的蓮蓬。

手作槳，手採蓮，滿摘蓮盆，
姑娘個個爭、忙，兩頰緋紅，
我們的姑娘，何消紅妝點染？
滿袖香風，一塘花紅，只用這裏的勞動。

荷塘似明鏡，
映得花紅，人也紅，
藍天、白雲，
飄流在荷塘中。

雲開花下，船浮雲中，
多美啊，我們村裏的姑娘，
還有我們的土地，
還有我們的天空……

野渡

一枝篙，一條船，
隱沒在蘆葦深處，
水上漂着蘆花，
浪上捲着秋風，
烟雨濛濛，暮霧重重，
一片烟，一片霧，
野渡擺向何處？

喊渡，猛聽得
笑聲脆驚得宿鳥亂飛瞎闖，
紅衫子，像衝散
暮霧的霞光。
她羞澀地擋住那塊船板，
瞥一眼，又說：「要看就看——」
——炭條畫下鋼橋在這河上，
車輛穿梭似地來來往往，
也許是她自己——一個姑娘，
驕傲地揮動交通指揮棒，
還是這身紅襖，
杜鵑插在甩來的辮子上。……
她，一瓢水潑在畫上，
脚一抵，船已啟航，
一船人，望着她盡是笑聲，
「嘟嘟——」她像汽車按喇叭那樣
……

福建花木

蔡其矯

武夷山梅

嫩冰一樣薄的花千萬朵
組成一團團晶瑩的霧
明媚如同披着月光
在雲烟中沉醉
一派天眞的白茫茫

雨的輕灑，風的呢喃
讓清淡而經久彌存的芬芳
在崖壁下小徑上流淌
沐浴在這溫柔中
如墜入青春時期的夢

旋轉飛舞的閃閃落英
光的波紋在花枝間浮動
連生冷地方都發亮
感染山岩上下
一切都彷彿在歌唱

最後落入如鏡水潭
在那深深的暗影裏漂送
翠綠寶石嵌着潔白水晶
好像初生的早晨
亮出山的曙光

閩北紅豆

這裏也許是亞熱帶的頂端
霜雪的侵襲使樹孤單
身倚雲漢不可登攀

在落葉和覆土之下搜尋
索取寒冷之樹的溫熱饋贈
得到的都不是圓形

也許這是喬木的眞正豆類
堅硬與色澤同姐妹相似
也只好深信不疑

可是這朱紅耀眼的美麗
這瞬間的快感和恆久的相思
能將它送給誰？

田園

伊娃

靜謐的村莊

午間的村莊
　有那樣的寂那，
突然間無息無聲，
靜謐瀰漫，青綠葱蘢，
「姑姑等」①鳥兒在椿樹上呼喚，
「姑姑——等——」
悠長的叫聲越來越弱、越輕，
在空氣中消失、隱沒了……
輕輕聽吧，
更平和，更靜。
炊烟縷縷繚繞，飄浮
在村子上空……
一只蝴蝶無聲地穿掠
　蒲公英和紫堇的光影。
……
忽又聽得嘣嘣、嘣嘣，
啄木鳥對着
　枯死的樹榦啄擊，
空洞的聲響震動在大氣中。
一只大公鷄在打麥場走過，
你看他高視闊步，雄赳赳
　邁着統帥的步伐前行。
它胸有成竹，放開了歌喉，
宏亮、威武的高音領唱，
長號般亢奮、高昂，
召喚出村前村後
　一陣鷄鳴，
一時間如大號、小號、圓號、軍號、
　法國號此起彼伏在全村吹奏，
向辛苦的農人報知
　午飯時辰到了。

註① 「姑姑等」，鳥名。叫聲似呼「姑姑等」。等，是等待的意思。

古樸的氣質

自然，人人都說自己故鄉好，
可我的故鄉實在叫人心放不下。
那裏的男孩兒們穿着家織粗布，
黑色或藍色棉襖，
白、黑、深藍、月藍色的長褲，
一根整幅粗布繫在腰間。

女孩兒穿的也是家織粗布，
土紅大襟棉襖綠長褲，
在這上紅下綠外面，
罩着黑布背心一件。
看他們頭上，戴的是
什麼奇妙的東西？
唔，誰的手藝不是在這頂
可愛的帽子上顯露，而在
方圓幾里大出風頭?!
這帽子的顏色，常常是
楊葉白、寶石藍、月藍、雪青，
額間正中還鑲着一小塊
美麗的石頭。
它從前額向兩邊彎到耳下，
再向後裹，在頸項後邊，
由兩根一寸寬的飄帶
繫成一個活脫美麗的結。
恰似一只領頭飛的大蝴蝶
落在上頭。
而這兩根飄帶，
還沒在這兒打住，
它們從背直到腰下，
一長一短，與一根髮辮並垂，
平添了姑娘家的隱重、秀美。
名字？這些樸實可愛的孩子
叫作什麼？
唔，你是猜不出的。
啊，我們的民族古老文化的發源喲，
我們原始的祖先，
啊，我們的遠祖黃帝，
你把怎樣優秀、怎樣莊嚴的秘密
傳給了你的後裔！
想起這些個，
深邃、馨香而萬古悠悠的暖流
在我心上浮動、泉湧……
男孩兒用「過過」稱呼，
以驅除災難統統過去。
以「在在」這個名字祈求神靈保住，
在自家的灶神護祐之下平安一生。
女孩兒則取名「梅香」、「巧娃」，
薰陶着她們美好而又古樸。

下期特約專稿

被損害與被侮辱的民族文學（評論）木令耆
我所認識的新進女作家張潔（專訪）鄧國治
璇璣圖（戲曲）趙紫宸

叮囑

原甸

殯儀館——
疲倦的人
歇脚的客棧
當生活的重壓
激不起反抗的拳頭
一百個安睡日
一千個安睡日
一萬個安睡日
——都不夠！
這時候
疲倦的人
需要有長長的睡
睡飽了

再上路……

追債者
進來了
一臉的肅穆
仇敵
進來了
一臉的惋惜
富貴與貧窮
化在冥紙中燒……
權勢與卑微
同在祭壇上供奉
對於先走的人

人類才懂得敬重

先走的人
睡飽了
還要趕路程
一路順風
直登天堂的門
咳！每一次
我送先走的人
都嘮嘮叨叨的叮囑——
不要忘記
給凡間捎回個訊息
告訴我們

天堂的模樣子
是方是長是圓是扁？
好讓我們
依着它的模子建立
在人間
依着它的模子建立

人間要建天堂
疊壓了無數個世紀
思想家枯了腦汁
人類拐了多少的彎路子
失敗的磚磚瓦瓦
一代代不斷的收收拾拾

無神論者
不要罵我唯心
我但願在千層雲外
確有輝煌的天堂矗立
先走的人
不要忘記
告訴我們
天堂的模樣子……
因爲——
我們需要一個模子
依着它
把人間的天堂
確確實實的建立
順順利利的建立！

一九八〇年五月一日

望雲樓詩鈔

曾敏之

白雲山莊小暑雅集

倚巖築舍有山莊　漱石鳴泉蘭芷香
樹碧萬叢成碧海　白雲無盡幻雲裳
披襟且喜風生壑　小憩何妨酒滿觴
人事悠悠青史在　一番惆悵付評量

雙溪寺所見

雙溪早已破禪關　烟鎖重門鎮日閑
正是天南春漠漠　花開無語老空山

註：白雲山之雙溪寺，已改爲別墅禁地，重門深鎖，一任花開花落，見而傷之，時在一九七五年之春也。

戊午初冬題李雲贈畫敍別

天際孤帆遠　空濛碧海深
暮雲烟樹重　長記故人情

一九七三年

贈韋齊君

板丈明如鏡　物華蔚此人
傾襟情欵欵　惜別意殷殷
老圃傳高節　天涯愧壯心
何年烟水綠　歸棹傍芳鄰

《愛默森文選》

——張愛玲譯　今日世界出版社出版

谷旭

正如費迪曼 C. Fadiman 所說，在今天，梭羅 H. Thoreau 的影響逐漸擴大，但他的朋友愛默森 R. W. Emerson 的作品，還是應該仔細地精讀幾遍的。因爲「愛默森已被公認爲是美國式思想態度的創始者」，他是個「洋溢着機智、素樸活力與新鮮感的作家，也是運用英語警句的佼佼者。因此，我們今天才要讀他」。英國名作家麥修·阿諾德 M. Arnold 曾經說過：在十九世紀，沒有任何散文比愛默森的影響更大。

阿諾德對他的稱讚是並不過份的。因爲愛默森在一八三七年發表了《美國的哲人》的那篇演說，是美國文化史上驚心動魄的一件大事。他莊嚴地號召美國的哲人、詩人、作家、戲劇家盡快擺脫歐洲的束縛，努力建設屬於美國自己的文化藝術。他沉痛地說：

> 我們聽着歐洲溫雅的文藝女神說話，聽得太久了。人們已經懷疑美國的自由人的精神是胆怯的，模仿性的，馴服的。大衆與私人的貪慾，使我們呼吸的空氣變得厚重而肥膩。……你

已經可以看見那悲慘的結果。這國家的心靈，因爲人家教它以低級的東西爲目標，它自己吞噬自己。

在這篇演詞的末尾，寫下了幾句名言：

我們要用自己的脚走路，

我們要用自己的手操作，

我們要說出自己的心裏話。

愛默森這篇演詞印行之後，引起極大的影響。美國有名的大法官霍姆茲O.W. Holmes稱許它爲「我們的文化獨立宣言」。

愛默森的散文大都是由演詞潤飾而成的。文體簡潔有力而又富於詩意，句子簡煉、明快，充滿了機智和活力，而且也富有暗示。他的基本觀點都包括在「論自然」、「自助」、「論超靈」、「神學院獻辭」和「美國的哲人」等篇章裏。

張愛玲的譯本是根據馬克·范·道倫 M. V. Doren編輯的《愛默森集》選譯出來的。共分「計劃」、「生活方式」、「詩」、「人物」、「書信」五章。但對於愛默森一些比較重要的文篇，都沒有翻譯。

何欣譯的《愛默森散文選》（協志工業叢書出版公司出版），就把批評家們認爲最好的和最有代表性的幾篇文章，都選譯出來了。其中最值得精讀的是：「論自然」、「論藝術」、「論詩人」、「論自恃」和「論英雄氣質」這幾篇。

最近國內出版，由董衡巽等人編著的《美國文學簡史》（一九七八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以「論自然」這篇散文爲骨幹，論述了愛默森的哲學思想和散文風格。認爲：

> 愛默森始終把希望寄托於普通人的智慧和力量；他以對人的讚美代替了對神的膜拜，爲美國思想界吹來一陣清新的春風，驅散了長期籠罩在人們頭腦中的加爾文教「定命論」、「人性惡」等僵死教條的迷霧。

並且認爲愛默森的散文「造句精練，有時簡潔有力，猶如格言，有時用一連串的形象比喻抓住讀者的想像，以說明繁複的哲理，具有磅礴的氣勢和雄辯的說服力，被概括爲『愛默森式』風格」。

但奇怪的是，在國內出版的文學刊物上，愛默森是個落寞的人物，被談論得很少；他的散文也未見有人翻譯出來。

父親

（泰）蘇婉妮·素坤塔作
水梁譯

蘇婉妮·素坤塔是泰國的女作家。她的作品多以現實爲題材。著有長篇小說《他的名字叫乾》，很受讀者歡迎。本篇譯自《順蒂亞的愛》短篇小說集。

——譯者

我到火車站迎接父親。

他還是和過去一樣坐三等位，一路上就擠在像運載猪隻一樣的車廂裏。

父親一輩子就是那樣節約的。

省下這筆錢，給我作爲瑣碎的零用。

他是公務員，沒有什麼重要的職位，是所謂「政府」的這架大機器裏面一個小小的齒輪。

我還記得，當我來到首都唸書的時候，他要戒飲咖啡，

列車一進站，我就立刻瞧見了父親。

父親臉龐的腮幫子上面，顴骨高高聳起，衰老的迹象在父親的身上到處出現。

父親的鼻子很高凸，看上去他的臉龐就顯得距離遠了，兩個腮幫子也顯得下垂。

父親事先拍來電報說：

「很不舒服。」

下面是父親和我的談話。

「爸怎麼啦？」

「咳血。」父親說。他的表情顯得並不怎樣担心自己。

「你媽說的，如果是肺癆病，就開刀算了，才可以好得快些。」

父親喜歡按照他的堅決徹底的方法治病。

「爸可以肯定是肺結核嗎？」

我是比較新一代的人，所以不說「肺癆病」。

「我當然可以肯定。」

父親輕描淡寫地說。

我們的祖先沒有人患過肺結核的。

父親可能是在他當部隊醫院工作的時候從病人那裏感染了細菌的；或者父親的健康情況惡化了。

我想了很多原因。

「我們屋門前的鋸木廠整天塵飛土揚。」我想。

鋸木廠的那個華人廠主，在我們屋門前租了叔父的一塊地設廠，眞嘈雜，又很多灰塵。」

爲了每月五百銖，父親和母親得聽刺耳的刨木聲，並且忍受着灰塵。

結果父親患了肺結核。

我想着，生氣起來了。

「爸有沒到醫院找醫生？」

我像寄托最後一綫希望似的問……父親可能並沒有患上這種病。

「有。」父親的臉上表現出生氣的神色。

「他們怎樣說的？」

父親冒火了……當然，如果沒有很能耐的人到內地醫院看病，必然會光起火來的。

父親沒有什麼架勢，只是普通老百姓，當他被呵斥時便不能忍受，也不願意忍受。

「那些醫生傢伙太傲慢了。」父親說，然後好像向我發牢騷似的繼續說：

「蓋醫院的時候，誰監工的？誰管理工人的？」

父親曾經是衞生部的公務員，同當時建築醫院大概是有關係的。

父親一定是爲了工作，爲了在他所在的府屬地方有一所醫院而作出了貢獻。

當他去見到那些他不認識的小伙子醫生的時候，就感到傷心。

「老的醫生沒有這樣對待過爸。」

父親有時候也不好意思說出粗俗的代名詞「孤」（譯註1）來。他盡可能修正自己的語言。我身爲大學的老師，他大概以爲，有這樣出言鄙俗的大鄉里父親，我一定會感到羞慚。

我帶父親到肺病醫院去。

那裏有很多患肺病的人。我進去時幾乎不想呼吸了。這個世界充滿了多少痛苦！

這時我才第一次引起了對醫生的同情……

一個年老的華人，皮膚像抹了黃薑粉似的那麼黃，在那角落裏咳得蜷縮着身體。

一個幼兒骨瘦如柴，頭大、脚細，剛生下來沒多久，就同肺結核打起交道來了。

另一個同父親年齡差不多的人，他的眼睛在失神地盯着前面，顯出一副哀愁的神態。他坐在父親旁邊，不跟任何人講話。

他可能想到衣袋裏的錢，到底用來看病好呢，還是拿來塡肚子好？

我正在以焦急的心情，等待透視的結果。

希望不會患上那種病呀！

「叫他們給我開刀吧。」父親吩咐，他自己証實是患那種病。

然而，醫生只是給葯吃。

甚至也不打針。

父親仍然沉迷於打針，他相信這樣治病比吃葯有效。但事實並沒如他所想。

父親的臉上顯得非常失望，我眞不願意看到他的臉。

「他們不開刀嗎？開刀才可以好得快些。」

「吃葯比開刀還好。」我撒謊。

其實，父親的年紀老了，開刀有危險。再說，也不是病人說要開刀醫生便開刀；要讓醫生進行最後一道治療，還得有很多其他什麼手續。

父親的葯包很大。

「要每個月都吃。沒關係，我會每個月都來取葯，然

後交給爸。六個月爸就來透視一次。醫生說爸患的不重。」

第二年，我認識了寧納大夫，他接受父親在拍鳳裕廷肺病醫院留醫。

那裏不像在攀多社（譯註2）一樣直截了當地說肺病醫院，但他們叫什麼醫院，我却記不起了。

父親很喜歡這位新認識的大夫，因爲大夫對心理學有高深的學問；同父親講話時很悅耳動聽。他說，肺結核是可以治好的病。

大夫正在和肺結核展開鬥爭。

每年發行一次印花，印花上印有動聽的標語口號。讓人們掏腰包捐獻。

大夫對我說，世界上，泰國患肺結核的人最多。大夫能夠用來開支的錢是不多的，要自己籌覓。醫院有很多貧苦的病人，當然希望大家都能得到治療。如果有錢的人患了這種病倒不要緊；但如果是窮人，既沒有醫生，又沒有錢，可怎麼辦？

我寫的這個問題，每一字一句都是事實。

父親一直由寧納大夫治療。

回到內地的家裏，父親很愉快地同母親講到大夫的事，就像他曾經讀賞過彭世洛（註3）的老醫生一樣。

父親不嫌棄吃寧納大夫的葯。

父親經常去透視。

父親的病情逐漸好起來，儘管有些嘮叨，說什麼給來的葯太多了。

不過，父親吃葯一直持續不斷，並且已經相信吃的葯要比打針的葯好，因爲告訴他的人是寧納大夫。

儘管每個月買來吃的葯價錢很便宜，父親對此並不感到高興，因爲他一輩子都是很節約的。

每個月我都去拍鳳裕廷。經常去那地方，對派葯的、透視的以及雜役那些人的臉孔都熟悉了，而且也全記得各種顏色的夾竹桃有哪株是開什麼顏色的，醫生在哪塊地方又添栽了幾棵。

父親每個月都下來曼谷玩個痛快，到大丸公司去乘搭電動梯，到基梭一帶吃麵條。

凡是想得起來的地方，父親都同我一起去了。

父親喜歡遊玩。有一回，我帶父親到昭訕蘭海灘去，他很高興，說他年青時曾到叻丕府工作，每次回到家裏，總要妙趣橫生地向母親講述。

我相信寧納大夫說的，像父親這麼大年紀的人，肺結核也是可以治好的。

父親每年來往兩趟，每次來時都是坐三等位的火車。但是每次回去，我都替父親買二等票位，它有舒服的軟墊，也不像三等位那麼擠迫。

父親於是每次都嘮嘮叨叨。

父親對他孩子的錢那麼客氣，我每次都裝作若無其事。有一回，父親照常來到曼谷，却使他感到失望，因爲父親沒有碰到他所喜歡的大夫。大夫到外國開會去了。

「其他醫生也都可以的，爸。」我說，「這裏，高手有的是。」

父親相信。

新醫生叫父親去透視，並吩咐到第二天看結果。

其實我單獨到醫院去也是可以的，但恐怕父親感到無聊，便邀他一起去。

如果我能夠預先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我是不會開口邀請父親一起去的。

醫生叫我進去。

「透視一點兒也看不出有起色。」青年醫生說。

我默不作聲。

「我給換換葯，但價錢很貴，您是不是在政府機關工作的？」

醫生的担心，使人引起感動。

「如果在機關工作，您可以報銷。」

「沒關係。」我答。

醫生在寫處方。

「大夫怎麼說？」父親問。

「沒說什麼，爸。」

我到葯房去，一邊對父親說：

「他們換了新的葯。」

父親也跟着去了。

對父親來說，葯錢是相當驚人的。

我數錢的時候，父親的臉色都變了。我帶來的錢還不夠呢。

「我這裏先墊出去吧。」

父親在掏錢，但也不夠。

「先回去算了。」

我告訴派葯的人，他顯出對窮人不勝厭煩的臉孔。

「回頭我再來，錢帶的不夠。」

父親拉長了臉。

一路上，我安慰父親：父親付出的每一分錢都可以報銷，因爲父親是退休的公務員。

我告訴父親：不要緊，每月的葯費都可以由我付出，這麼一點錢我可以攢得到，也隨時都有。只是那天我帶的太少了，並不是沒有。

每月只是四百多銖，有些月份是三百銖，要看葯的情況。

每個月我都把發票寄給父親，信裏沒再重複已付出的錢，只是叫父親把葯費報銷。

「能報銷就把錢留下。」我告訴父親。

從那以後直至第二年，父親不願再到曼谷。

母親打來電報要我和哥哥去。

從那時起，父親總共用了十年或更多的時間治病，病情不斷好轉，直至醫生換了葯的最後一年。

父親的病情變得壞了。

父親要躺在免費病房。

第二天我接到哥哥的電報。

我趕到時，父親還能認得我……我奇怪的是爲什麼新的葯一點兒也不見效。

天還沒亮的一個早晨，父親便逝世了。

我守着父親直到最後時刻。父親安靜地與世長辭，他的臉孔泛起了微笑，好像他已滿意地離開這人間。

喪禮過後，母親才告訴我：我寄去的報銷單，父親從來也沒有拿去報銷，大家都知道政府機關辦事多慢。

我回曼谷繼續工作，再過三個月我又回去看母親。

母親拿一件什麼東西給我看。

是父親在整個一年的時間裏都沒吃過的葯包，原來父親把它藏起來，甚至連母親也不讓知道。

一天近午，一個大學生裝束的少女走進我的辦公室。她是來做慈善工作的。

我買了不少她帶來的防治肺結核的慈善印花，數量多得使我感到詫異。我的腦海裏却充滿了父親臨終那天的景象。

「您眞慈善，祝您好運，萬事如意。」她對我這樣讚揚和祝福。

譯註

1「孤」是泰語第一人稱代詞的音譯，用以對小輩的自稱，有華語第一人稱代詞「老子」之意。

2攀多社是曼谷的一座橋，在橋附近的地方遂以此爲名。

3彭亭洛是泰國北部的一個府屬。

馬經理的風威

夏雲（寄自瑞士）

星期六的早上，小偉發現他最喜歡的玩具——一個塑膠製的「超人」破了一個洞，癟着氣癱在一邊，他傷心地嗚嗚哭了起來。媽媽急急從廚房跑出來，聲小但却色厲地對他說：「噓，你爸爸還在睡覺，不准哭！」但是已經遲了，只聽見一聲大喝：「一大早哭什麼？閉嘴！」知道爸爸動了氣，小偉不敢再出聲，那眼淚還是流個不停，一雙淚眼緊緊釘住癟了氣的「超人」。

馬誠正咕嚕着從床上起來，對着孩子訓話，先說小孩子不該一大早哭，尤其是星期六，辛苦了的爸爸需要休息。又說一碰就哭哭啼啼不像男孩子。最後一瞪眼說道：「再不把眼淚擦乾，就要挨揍了！」他還想說幾句甚麼，阿强嬸來清潔房子了。

馬家住在紐約三十二街的東邊，這一帶住的都是有錢人，兩間卧室的公寓一個月的租金就要七百五十。因爲隣居大多請了鐘點工人，馬太太覺得也該跟上潮流，不可例外。她托了好幾位朋友才找到令她滿意的阿强嬸。

阿强嬸一家從香港移民來這裏，丈夫在中國城一家餐館洗盤碗，她幫人做些家務，增加點家庭收入。每逢星期

六，她到馬家來做打掃房間的事。馬家的老爺吸塵器最令她頭痛，開關一定要撥好幾次才行，如果沒撥到那個正好的地方，它只會發出轟轟的聲音，却吸不進灰塵。阿强嬸提過好幾次：該買個新的了。馬太太也把這話轉說給丈夫聽，馬誠正則不以爲然，「東西要節省用，還沒壞，買什麼新的？」他總這麼說。現在吸塵器完全不動了，阿强嬸沒法工作，想到要白付她工錢，馬誠正心有不甘，他告訴太太叫阿强嬸把床單、桌布、髒衣服拿去洗了，熨熨平。阿强嬸不幹，「說好我是來清掃房間的，不是來洗衣服的。」她說。一副公事公辦、丁是丁卯是卯的樣子。

馬太太要算當天的工錢給她，讓她走。就算放她一天假吧。

馬誠正因爲早上被小偉吵醒已一肚子不快，家在他看來既然是休息的地方，就不允許任何干擾，現在阿强嬸居然這麼囉嘛，心裏就更添了幾分氣。他想阿强嬸這個女人眞不通，難道買醬油的錢就不能用來買鹽嗎？非得好好教訓教訓她不可。

「你把吸塵器弄壞了，不要你賠。你還想什麼工也不做白拿錢？」他滿嘴沾着白花花的牙膏從洗澡間衝出來，指着阿强嬸大聲喝叫，先發制人地說。心裏則怪他太太也眞是太沒有氣派了，一個下人也吃不住。

「早就壞了的。也不看看買了多少年囉！還要賴人！」阿强嬸是廣東人，有廣東人的耿直脾氣，不會繞着脖子說彎話，只會實話實說，也聲音很大地回着嘴。

「你這個沒知識的女人，睜開眼看看，我們是賴人錢的嗎？」他對阿强嬸揮着牙刷說。許是太激憤的關係，一片白沫從嘴裏噴了出來。馬上又用一種不屑和阿强嬸說話的神情，他轉向太太，半帶命令的口氣，「你告訴這個女人，不用再來了，我們不用她了！豈有此理！」又說道：「就白給她一天工錢，算了，和這種人沒法計較！」

馬太太拿了十五塊錢給阿强嬸。阿强嬸把錢接過來，對着馬誠正擲了過去，兩張票子輕飄飄地落在小偉的脚前。阿强嬸一聲不響，拾起她的黑色塑膠袋子走了出去。

馬太太心裏很痛惜走了這麼一個好佣人，她怪自己沒先警告丈夫，阿强嬸雖然對人態度不懂得婉轉討人喜歡，但做起事來則十分實在，從不偷懶，而且她的工錢比隣居那些鐘點工人要低多了，那些黑人、波多黎各人可不及她一半勤快。唉！

這件事把馬誠正弄得很懊惱。一年之計在於春，一日之計在於晨，這一天的日子準不好過。他預感到有什麼麻

煩會發生。

馬誠正把阿强嬸擲在地上的兩張票子檢了起來，心想：這個女人不但無禮，也傻的可憐，到底是沒知識的人。

小偉挨了爸爸的罵，心裏怪爸爸不問情由就罵人，很有些委屈。現在被阿强嬸的事故一鬧，這點委屈也忘了，只顧着看熱鬧。

爸爸的氣勢，小偉一向羨慕。他想：在學校和人吵架，就該學爸爸對阿强嬸的樣子。不過阿强嬸今天好像並沒給爸爸的威勢嚇倒，這點叫小偉很迷惑。

對馬誠正來說，家是他憩息的地方，「大南京」才是他身體與心靈活躍的所在。

座落在紐約市上城區百老滙上的「大南京」中國餐館，已開了十幾年了。馬誠正在這裏做經理也有八、九年的歷史。每天誇進餐館後，他總要在大廳前立定三分鐘，像名角出場先給觀衆亮個相，瞪起一雙微微暴出的眼珠子橫掃全餐廳，摸摸水光油滑的頭髮，撣撣筆挺的西裝，如果沒有什麼碴子好找，他就拉開喉嚨：「小張，一杯Seven up，冰一點。」

馬誠正，不，馬經理的每天第一個下馬威通常是揀新來乍到的生手施展。好在中國留學生打工的人數多，不斷有新手來到，他從不缺少過癮的機會。

新人第一天來上工，他交代完一切，會再度自我介紹，强調，我姓馬，是這裏的經理。」說這句話時他一定板起臉，抬起頭。新人看他這架勢，多半會誠惶誠恐地叫他一聲「馬先生」。他聽了，立刻皺上眉頭，「不要這樣叫我。」他不帶一點表情地說。機靈一點的，立刻改口稱他「馬經理」，一抹淡淡的微笑於是浮上他的胖臉，他頷首道：「好好做，不懂的地方問老陳。」老陳不但人熱心，在這裏的時間也久，一切都很熟悉。

老實一點的新人聽他說「不要這樣叫我」，以爲他客氣，不免想到也許他作風民主，要人叫他「老馬」什麼的，却又不敢斷定，遲疑着楞頭楞腦地。這時，老陳便忍不住在旁指點，「叫馬經理嘛——」「嘛」字拖得長長的。企枱們臉上都帶些要笑不笑的怪象。

除了到廚房去和大廚打個招呼，馬經理全部時間都放在餐廳中。他自認是個懂得分寸，識大體又具現代化分工觀念的人。廚房的事他絕不插手，那裏是大廚老黃的天下。他尊重老黃，也可以說他跟着老板尊重老黃。老板常說：「大廚是餐館的主將。」老板見他事事週到很是欣賞，但

却帶點顧忌地告誡他，大廚不能得罪。「這年頭什麼人才都容易找，就是大廚難找……」這句話他聽在耳裏並不受用，但他很能體貼老板的心，便全心全意在餐廳裏施展他的才幹。

整個餐廳只要馬經理一到，立刻活動起來。

大家都摸熟了他的脾氣，知道他最見不得人雙手閒着。漸漸地不約而同採取一種「慢做死拖」的政策。任何工作，不論是換下髒桌布，或擺好餐具，都用最慢，最費時間的方法來進行。拿小朱包餛飩做例子來說吧，先慢慢把一張皮子鋪好，用小木片挑起一撮餡，把餡湊到眼前觀看半天，有時用筷子撥下一點來，有時加上一點，再湊到眼前看半天，才把這一小撮餡依依不捨地放到攤好的皮上，把皮合上，兩邊捏捏，再翻過來捏兩下，一個餛飩算是做成了。

看到大家手在動，馬經理滿意了，心裏那份舒服就像大將軍看到自己的軍隊在操演。

收帳的楊小姐是新來的，才上了兩天工，人一到就立刻興冲冲快手快脚地把銀箱中的錢點完了數，這會兒正坐下來歇一下，馬經理的暴眼珠掃了過來，見有人閒坐着，像什麼東西刺了眼，皺上眉頭，清了清喉嚨，大聲地問：「楊小姐，錢點清了嗎？點清了，再點一次，多點點沒有錯。」聽馬經理這麼說，楊小姐只好嘆口氣，站了起來，把剛點過數的錢，又一張張點算，這次她的動作十分十分地慢。

包完了餛飩，小朱剛去倒一杯冰水喝，馬經理的聲音又響了起來，「小朱，衣架那邊怎麼一塌糊塗，收拾一下。」「現在快六點了，一會客人就來了，大家手脚放快點。」

其實才五點二十五分，雖說是星期六，吃晚飯的客人多，但六點半以前總是難得有顧客上門的。聽他這麼喊叫，幾個企枱都心裏好笑，只好把已放置好的餐桌再檢查一次，這裏碰碰，那裏摸摸，做些不必要的動作。但是他却另有一套想法，他認爲每天客人都有突然增加與提早來臨的可能，因爲有這種樂觀的思想，他才經年累月地有幹勁。同時，要是不這麼熱烘烘地幹，怎麼對得起老板？再說，也只有這樣，才能顯出他經理的威風啊！

講到馬誠正的威風，剛才我們已經看到，還是在家裏使起來最足。在家裏他是主，比在店裏當經理地位更高，經理頭上畢竟還有個老板，在家裏，他的頭上面可只有天花板。他太太雖然是個二十世紀的女性，却只是外表上的，凡流行的髮型、衣着、打扮，她都能亦步亦趨地跟上，朋

友們也常常讚她時髦。內心，她仍停留在男主外、女主內，丈夫爲一家之主的世界觀裏。她一天生活中最重要的課題，是把丈夫服侍得舒舒服服，每天晚上十一點半左右回來的丈夫，有準備好的拖鞋、熱茶和不同花式的點心等着。在丈夫面前，她扮演的角色是聽衆，是應聲蟲。她的存在似乎只爲了陪襯出丈夫的重要性。

他們的獨子，七歲的小偉，在母親的薰陶下，早就打心眼裏崇拜爸爸。跟媽媽到過幾次「大南京」，看到爸爸在餐館中指劃吆喝，小心眼裏鞏固了爸爸高大的形象。言爲心聲，他在嘴上也常掛着：我爸爸這樣，我爸爸那樣。

每次太太帶孩子來「大南京」，馬誠正都會好好招待他們一番，「小林，拿兩瓶Seven up。」「老陳叫一盤什錦炒麵，一盤鍋貼。」反正是借花獻佛，何樂而不爲？對太太孩子殷勤，也正好讓「大南京」打工的人看看他的「尖頭鰻」作風，另外也乘此在太太孩子面前抖足威風。果然，小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學校裏對同學、老師說，長大了要做餐館經理，像爸爸一樣。一個金髮碧眼的孩子聽了，指着他說：「你，槍拿慢（China man），一個餛飩湯。」

看完晚場的電影《星球戰爭》，媽媽說：「正好可以去爸爸那裏吃宵夜。」小偉心裏早這麼想了，聽了高興得雀躍。小偉喜歡去「大南京」還不光是爲了吃炒麵、鍋貼、冰淇淋，這些東西平時在家裏也常有得吃，他是喜歡那裏的氣氛，喜歡那種氣氛包圍中爸爸神氣的樣子。

一到「大南京」門口，小偉鬆了媽媽牽着的手，跑了進去。爸爸正和一個女人講話，那女人坐在一張飯桌前，翹着一條腿，說話時翹着的那條腿不斷地抖動，一隻手夾着香煙，另一隻手玩弄着桌上的烟灰缸。她雖然是在和爸爸講話，眼睛却不看爸爸。爸爸站在一旁，躬着身，很有點像小偉站在老師面前的樣子。

馬太太跨進餐館，便發覺情形不好。看清楚和丈夫說話的是老板娘——屠太太，她更肯定今晚來的不妙。屠太太的精明厲害是出了名的，是個比老板難纏多了的角色。看着丈夫那副侷促不安的樣子，她很替丈夫難過。只聽那屠太太冷冷地說：「你也是做老了的人。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我總以爲什麼都可以交給你了。你看，才幾天不來，就出了這碼子事。WAITER和大廚吵架，那間餐館有這種事？還把老黃氣走了。我問你，這個餐館沒有老黃怎麼行？你去廚房做？還是我去？行嗎？」

幾個企枱坐得遠遠地，故意裝作沒聽見什麼，低聲談着話。只有一對吃宵夜的美國男女，不時投過眼光來看屠太太，大約是她的聲音太大了一點的緣故。馬太太心裏很難過，心想：屠太太這個人太不給人留面子了。

屠太太又講了幾句什麼，馬誠正把彎着的身腰更彎了下去，頭低低應道：「是的，是的。」「是這個樣子。」「我知道了。」

屠太太一轉身，對着馬太太似有若無地點了那麼一個頭，又對馬誠正說：「我看，你現在最好就給老黃去打個電話。」

「是，就去，就去！」馬誠正一面答應，一面去打電話了。他看到了小偉他們，也顧不得招呼，只模糊地點了點頭。

看情形不對頭，小偉依着媽媽擠坐在一張卡座的椅子上。

因爲離開好遠，小偉聽不清楚爸爸說些什麼，斷續聽到的是，「老黃，我請客給你賠不是……」什麼是「賠不是」呢？小偉不懂，又聽到爸爸在說：「幾年的交情了，……屠太太也急的很……嗨嗨……這樣說定囉……」聲音軟軟地，哀求的，還不時夾着些乾笑。

打完電話，馬誠正掏出白色的手帕擦額頭，又堆上一臉笑才走到屠太太身邊輕輕地說：「總算說好了，明天老黃準時來上班，星期一他off，我請他喝老酒去，嗨，嗨。」

屠太太聽了皮笑肉不笑地說：「好吧，我走了。」他走過馬太太身旁時說：「你們坐坐。」那話顯然是對馬太太他們說，脚步可沒停，眼睛只看着前方，半仰着頭，甩着皮包，走了出去，也沒理馬太太站起來跟她說：「好走啊！再見！」

馬太太的臉一直微燒着，當餐館中人跟他們說再見時，她喉頭哽住，只能低低地回答：「拜拜。」她覺得每個人都在可憐他們。

小偉一直抿着嘴不說話。回到家裏，爸爸問他：「電影好看嗎？」爸爸聲音出奇的溫和。他却不想回答。

「一點規矩沒有，爸爸跟你說話，聽到沒有？」媽媽罵他，媽媽變得比往日兇。他還是不作聲，眼淚流了出來。

「作死，好端端地哭什麼？」爸爸一回頭看見了，就大聲罵他。爸爸還是往日的爸爸，動不動罵人的爸爸。可是爸爸又不是往日的爸爸了，往日的爸爸不像今晚這樣。他默默走到放玩具的地方，把那個癟了氣的「超人」玩具檢了起來，端在懷中，哭出聲來，「癟掉了，癟掉了！」

我和大蔡

竹紫君

發高燒，頭痛得很厲害。可惡的流行性感冒足足把我顛倒了一個星期。今天，晃着無力的身軀返公司，自知顏容憔悴，唯有借助於化妝品。我不慣於「意大利批盪」，只在枯黃的臉頰上，蒼白的口唇上，染上了薄薄的一抹血色而已。

一坐進辦公室，就埋首於那些賬簿單據裏，堆積了一個星期的工作，怎樣清理？眞是一頭烟！

不知獃了多少時候，抬起頭，突然一陣目炫。自忖倘若不馬上停止工作，就有倒下去的可能。我稍爲定了定神，逕自前往洗手間，藉此鬆弛鬆弛一下神經。

在那昏暗的通道上，迎面來了一位陌生的女士，對方熱情地向我打招呼：「嗨，你好！」一派濃重的福建口音。

「你好。」

我正想擦身而過，對方竟然止了脚步問道：「貴姓？」

「陳英。你呢？」

「蔡方珠。」

「蔡方珠？你是蔡圓珠的姐姐？」

病前，早就聽說過蔡圓珠有位姐姐要到公司任職，頂替已辭工的李小姐的職務。聽說她還是個大學生哩！從內地來港不到三年。我對蔡圓珠沒有什麼好感，不是彼此之間有什麼矛盾，主要的是我嫌她愛打小道消息，也愛道人家長短，話不投機半句多，故此對於她姐姐到公司任職一事，也沒有在意了。

對方聽了我的詢問，越加熱情，拉着我的手說：「是啊，是啊，我就是蔡圓珠的姐姐。你說，像不像？」

「看輪廓，倒有點兒相似。」我瞟了她一眼，說。

「我可沒有圓珠那麼好看哩，初回來時，我媽說我像個老太婆哪！」她侃侃說道。

我朝她笑笑。看着這個身裁瘦小，稍微痀瘻，皮膚粗糙，眼角已劃上好幾條皺紋的小婦人，怎麼也聯繫不上

颯爽英姿，氣宇軒昂的大學生形象。

「你猜猜，我比圓珠大幾歲？」她忽然問道。

我猶豫了，蔡圓珠二十七、八歲，眼前的人兒嘛，不好意思開口。

「我只大她七歲哩！」

她倒反而給我解了窘。

「你呢？你滿二十嗎？」

我咭的一聲笑了起來，戲謔地含笑說：「你只用一隻眼看我嗎？」

對方有些靦腆了，看來，她沒有向我開玩笑的成份，我收斂了嬉戲的笑容，對她說：「我的兒子也九歲了！」

「哆哆哆，猜不着哩，猜不着哩！」換來的是一串羨慕的讚嘆聲。

兩日後的一個中午，我又和大蔡在一起了。那是在飯堂上，我默默地扒着飯，餸菜很豐富，有我平時喜歡吃的鷄蛋煮蕃茄、鮮魷炒豌豆，然而，我沒有胃口。大蔡看見了我，拿着飯和餸，朝我走來，我招呼她坐在我身邊，話匣也就打開來了。

她帶着試探的口吻問道：「你丈夫離開了你？」

「唔，遺棄了我。」突然而來的話題，我的思想來不及好好準備，故作大方地答了一句。其實，我應該早就估計到，她是知道我的事的了。

「哼，這種人，你瞧着看吧，一定沒有好結果的！」她顯得比我更忿忿然。

「我是瞧着看了，但是我看到他的結果却很好哩！」我嬉笑着說。

我想，假若他眞的沒有好結果的話，我可要向上帝提出抗議哩。他沒有殺人放火，沒有禍國殃民，倒是一個好人，如果有因果報應的話，他應該列入好報的行列裏才對呢！

「哈哈，你眞樂觀。」大蔡笑着說：「我曾經就你這件事對我丈夫說了，假如事情發生在我身上呀，我會自殺的，一定會的！」

「上帝知道你會自殺，所以不把這些糟糕的事安排在你身上，只好委屈我了。」我笑咪咪地說。

「『命運的鐵拳擊中要害的時候，只有大勇大智的人方才能夠處之夷然。』阿陳，我要向你學習！」她說。

「我？大勇大智？」我有點受寵若驚，眞感激對方對我的誇獎。

其實，我也有痛苦的階段，那些難熬的日子，不知什麼時候過去了。我只知道，在我的週圍，站着一大羣我的長輩和朋友，他們替我排除心中的鬱悶，逗我發笑，於是，我笑了。我還學會了捉弄別人，引自己發笑。不過，我要聲明，我也是個大好人，我沒有把自己的快樂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捉弄別人，也只不過是製造歡

樂氣氛，娛己娛人罷了。

大蔡轉了個話題，談起她的家來了。她告訴我說，她一家四口，除了丈夫外，還有一個十歲大的兒子和一個五歲大的女兒。初來港時，她父親以二萬元的代價替他們買了一間木屋，每天要爬二百多級石階，才能回到家裏。雖然上落不大方便，但地方倒也寬大，屋前屋後種了不少盆栽花卉，工餘時間，他丈夫就以玩弄盆栽爲樂。

她喜形於色地說：「阿陳，你有閒，來探我吧！來看看我的家吧！」

我朝她笑笑。

她繼續游說：「來罷，我家裏有很多文藝書籍，有海明威的、有哈代的、有莎士比亞的、有羅曼羅蘭的、有布萊克的，噢，你看過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嗎？看過傅雷翻譯的《高老頭》嗎？我家裏都有，都可以借給你。」

接着，她就娓娓動聽地給我介紹起書裏的精彩片段來了，聽得我也心動了。

最後，她問起我的家來，我告訴她，我和父母最近住進廉租屋裏，三百多呎，月租三百多塊錢。

「啊，太好了，太好了。」大蔡羨慕地說：「阿陳，你住這樣的屋宇，等於中了一注六合彩頭獎哩！」

「哦，原來我是這麼幸運嗎？」我故意作了個愕然的神情，哈哈地笑了起來。

我和大蔡一見如故，我不知道自己有什麼地方吸引着她。但是她的坦誠，忠直，的確爲我所喜愛。

以後相叙的日子裏，她總愛向我談她的兒女，談她的丈夫，談她丈夫追求她時所寫的那些情意纏綿的信札。她還告訴我，她丈夫現在任職於她大學時一個舊同窗的公司裏。她還說，那位舊同窗樣子姣好，可惜紅顏薄命，老早就做了寡婦。

有時，在偶然碰頭的機會裏，她會急不及待地告訴我：「星期日，我們夫婦倆替兒子惡性補習數學呀，一個補上午，一個補下午，連續八小時，唏！」

有時，她會內疚地說：「昨晚，我丈夫沉迷於看武俠小說，冷落了我，我一氣之下，搶了他的書，丟在地下。現在想起，多幼稚！」

我呢，也往往靜靜地做了她的聽衆，向她報以微笑。

一天早上，大蔡見了我，劈頭第一句就說：「阿陳，你的兒子考第一啊，你是怎樣教他的，快傳授點經驗來嘛！」

「哈，我昨天才接到成績表，你今天居然知道了，消息眞靈通！」我

笑着說。

「考第一，全校廣播，誰不知道？」遠遠傳來蔡圓珠的聲音。

我猛然省起，我們有好幾位同事的子女，都是在同一間小學就讀的呀！

「你怎樣教兒子的？說來聽聽吧！」大蔡催着說。

「我很慚愧，一向沒有什麼時間理孩子。」我解釋說：「每天放工後回到家裏，匆匆吃點兒東西，又趕着上學了……。」

「上學？你讀書嗎？」大蔡打斷了我的話兒，詫異地瞪着她那稍爲鬆弛的眼皮說。

「嗯，業務進修嘛。公司鼓勵我們去讀的，學費可以報銷哪！」我說。

「我知道公司有這種福利，可是，我……，哎，阿陳，你眞幸福，有一個母親替你理家務，可以利用工餘時間充實自己。我呢，一放工，就忙着買餸啦，煮飯啦，洗衫啦，打雜啦……，總之要一直忙到八、九點，才有喘息的機會。那些單調乏味的家務，總沒有做完的日子的，眞煩死人。」末了，她頗有感觸地說：「男女永遠就是這樣不平等的！」

「你說得對！」我拍着她的肩膀，欣賞地說：「所以，我老早就拒絕參加慶祝『三八』婦女節的任何集會及活動了。」

大學生哂着口，疑惑地望着我。

「眞的。」我笑瞇瞇地朝她扮了個鬼臉，一屁股坐到工作椅上，開始了一天的工作。

星期三，大蔡竟然遲到了，初時，我還以爲她病倒了。上午九時半，她回來了，滿臉愁容，一反平日吱吱喳喳的習慣，我不禁不安起來。吃午飯時，我故意等她一起上飯堂，不待我開口，她就像吐苦水似地說起來了：

「我和我丈夫吵架呀，吵了一場很兇的架！」

「吵什麼？」我問。

「昨天，我丈夫遲遲未回來，我越等越焦急，怕他出了什麼意外。搖電話到公司，沒有人聽。我只好打電話去我那個舊同窗家裏查詢，誰知，我那舊同窗說：『你先生在我這裏，你等一等，我叫他聽電話。』我一聽，一股妒意從心起，哼，有什麼理由一放工就去老闆娘家裏，孤男寡女！當我丈夫接電話的時候，我竟然不能壓制自己，歇斯底裏地大叫：『你，立即滾回來！』然後呯一聲收了綫。之後。又忍不住地叫兒子再搖了個電話，接電話的是我那舊同窗，我兒子也學着我的口吻，大聲喝道：『立即叫我爸爸滾回來』對方也嗖的一聲收了綫。我等了差不多一個鐘頭，我丈夫才施施然回來，他不但不向我解釋，還責

備我不識大體呢！」大蔡一口氣說完了一大堆話，頓了頓，幽幽然，說：「阿陳，我眞羨慕你啊，免除了這種煩惱！」

「我的天哪，你爲什麼老是拿我的失敗來開玩笑呢！」我佯嗔着，抗議道。

「不，不不。我說的是眞心話，絕對不敢向你開玩笑！」大蔡立即解釋說。

「其實，你也不夠風度哩！」我朝她笑笑，說：「你那位舊同窗坦然大叫你先生在她那裏，這就已經證明他們是光明正大的了！」

沉默良久，大蔡吶吶地說：「我也知道自己做得太過份了。唉，一向，我就把愛情婚姻看得比什麼都重要。說來說去，都是那些愛情小說害了我，我讀中學時，就沉迷着《茶花女》、《羅密歐與朱麗葉》了。」

「中學時期看愛情小說，等到大學才談戀愛？哆，哆哆，難能可貴啊！」我含笑戲謔道。

她哈哈地在我的肩膀上重重地搥了一下，怪疼痛的，我乘機哎喲一聲大叫起來。

第二天，大蔡又是滿臉春風了，她回到公司就急不及待地對我說，她的丈夫已向她解釋了，一切都是她的嫉妒心在作祟。至於她丈夫怎樣向她解釋，她沒有說，我也就不便問了，反正，兩夫婦拌拌嘴，茶杯裏的風波！

下午，吃完午飯，剔牙的時間裏，大蔡又來找我聊天了，她興致很高，熱情地邀請我到她家裏作客。結果，我對她說：「好，星期日，我就帶兒子去拜候你們吧！」

放工後，我感到有點不適，懷疑再度着了凉，於是，去政府醫院輪籌看醫生。「世界眞正小小小」，到了候症室，我看到大蔡也在排隊輪籌哩，她見了我，指着身邊一位抱着小女孩的男子給我介紹說：「這位是我先生。」

我朝着那男士點點頭。因爲人多，我也管自排隊去了。

第二天，大蔡竟然對我說：「阿陳，我先生說你很年青，很貌美哪！」

我嗅到了一股酸溜溜的醋味。

「是嘛！」我把語調拖得長長的，末了，我對她說：「大蔡，星期日，我還是不到你家作客了，看，我現在還病着哩！」

「好哇，那就改天來吧！」她再沒有堅持叫我去的那份熱情了。

不久，大蔡把厚厚的兩大本《安娜、卡列尼娜》帶回公司借給我。

以後在聊天的時間裏，大蔡還是嘮嘮叨叨地給我講她的家事，講她的兒女，講她的丈夫，講她如何受家務的羈絆。當她談到對婚姻的恐懼時，總不免來一句：「阿陳，我眞羨慕你！」

賠償青春

連雲

前一陣接到較多油畫訂單，我一下子畫不完，於是打電話請小林幫忙，讓他畫一部分。他答應今天來拿油畫的樣本，我等了他一上午，也不見人影。午飯後，正準備出門，電話鈴却響了，我急忙拿起話筒。

「喂，儂是萍姐嗎？」話筒裏竟然傳來了上海話。

「你是誰，有什麼事啊？」

「阿拉上海人，阿拉找儂去白相白相。」

「有冇搞錯？你縣着線！」我沒好氣，正想把話筒扔下去，裏面却傳出嘻嘻哈哈的笑聲。

「喂喂，萍姐別生氣，我是小林啊。」現在換成捲舌的北京話，我方聽出是他的聲音。

「你這小猴子，從哪裏學了幾句上海話來捉弄人，我等了你一上午！」

「對不起，對不起，我實在忙得走不開，只好托我哥哥順路去拿，現在他已到你樓下等着。」

我急忙放下電話，乘電梯下到管理處，只見一個二十歲左右的青年正俯首細聲地跟身旁的女人說話，我想這兒沒有別人，這男的大約就是小林哥哥吧？但看過去眞不像，小林長得

猴頭猴腦，手脚不停，愛開玩笑，十八歲的孩子偏留了兩撇鬍子，一副滑稽相；可這個青年却長得魁梧壯實，又一臉的憨厚神態。他見我從電梯走出來，就很靦腆地問：

「你是否萍姐？」

我笑着點點頭：

「你是小林哥哥吧？既然來了，爲什麼不直接上樓呢？」

「我們沒來過你家，第一次不好意思亂闖，所以叫小林打電話請你下來，很對不起。」一派斯文的樣子。

「哪裏哪裏，別客氣，上樓去坐一坐吧！」

「不用了，不用了，我們就在這兒等你好了。」他眞的是不好意思，但他旁邊那個女的這時挑挑眉頭，插口說：

「既然萍姐這麼熱情，我們還是上去吧，免得萍姐跑來跑去。」

「哦，這位小姐是——」我這才注意到她。

「她是……」小林哥哥囁嚅着，突然漲紅了臉「她是我的表姐。」

他那種窘態，似乎怕我誤會了什麼。其實我從小林那兒知道，他有個女朋友在上海，才二十歲，而眼下這個女的雖然經過刻意化粧打扮，但一看也知道到了徐娘半老的年紀，我怎麼會搞錯呢？帶親戚一起來玩也沒什麼嘛！

我帶他們上樓，進了客廳，沖一壺茉莉花茶，斟給他們，接着拿了三張油畫樣本交給小林哥哥。他坐在沙發上認眞地研究起來，而他表姐却很大方，在客廳裏轉了一圈，東看西看，似乎很有興趣。我打破這沉寂：

「這三張畫請你們交給小林，叫他照着畫好了。」

「你畫得眞好，」那表姐湊過來，「女人也會畫油畫，不簡單啊！」

「揾兩餐嘛，這些畫人家叫做行貨，不過是商品罷了。」

我說着，仔細打量她，雖然她穿着流行的鬆身淺紅上衣和花裙，仍顯得瘦削憔悴，眼角、嘴邊那隨着笑容起伏的皺紋，說明她有着痛苦的人生經歷。她見我多看了幾眼，就笑了笑，突然問：

「你看我這樣子，是不是命苦？」

「命苦？」我楞了一下，不知她什麼用意，「哪裏的話？我是不大信什麼命運的。」

「那不要緊，聽小林說，你是大學生，有學問，心又好，請幫我解一解——」她邊說邊急切地從精致的小手袋裏抽出一張「籤詩」，於是我恍然大悟：

「你們去拜過黃大仙？」

「啊，你眞聰明，我們今天一早

就去，剛好是公衆假期，人山人海的……」

「眞奇怪，香港這樣現代化的城市，也有許多人燒香拜佛信神仙。」

「你別不相信，」她認眞地說，「人是越老越迷信，遭遇越曲折就越信命運。萍姐，你大約沒什麼奇特遭遇吧？」

「嗯，我一生平平淡淡，過去讀書，現在畫畫，沒什麼奇遇。」

「我看你白白胖胖，快快樂樂的，眞是福相；唉，我啊，就不同了……」她說着把那張「籤詩」遞過來，我接住一看，上面寫道：

東園昨夜狂風急
萬紫千紅亦盡傾
幸有惜花人早起
培回根本復栽生

我只能照字面的意思做一般的解釋，而她却睜大眼睛緊張地盯着我，生怕漏掉一個字。連小林哥哥也從油畫上抬起目光，專注地傾聽着，彷彿眞能從中捉摸到未來的命運。我看到一張小小的籤紙竟然給這個女人帶來希望，令小林哥哥都感到喜悅，我被感染了，覺得這虛幻的「籤詩」，有時像久旱的甘露，會給窮苦的農人帶來一點豐收的慰藉。

「其實這詩也就是說人生有禍有福，以前受過苦，今後會好起來的，你就等着吧。」

她高興極了，與小林哥哥交換了一下眼色，又焦急地問我：

「還要等多久呢？我已經——」她把下半句話咽回去，突然一轉，「你看我有多少歲了？」

「看不出啊。」我知道香港女人不喜歡講年齡的。

「沒關係，你講吧，你一定看得很準的。」

「我看，你大約有廿七、八歲吧？」有人認爲女人過了三十就變成「爛茶渣」，我不能講得太大。她一聽跳着脚說：

「你眞好，看得眞準，人家都說我只有廿八歲。廿八歲，還有好長的日子，還有幸福的將來……」她夢幻似地自言自語，接着又像開了閘的洪水，滔滔不絕地把她曲折的遭遇告訴了我。

原來她是印尼華僑，讀中學時回到廣州，在那裏與一個菲律賓僑生結了婚。開頭生活還和諧，生了個兒子，後來她丈夫下放到農村，生活很不習慣，就申請出國到了香港。而她和孩子却因廣州申請的人太多，排了五年隊。當她帶着孩子到香港，在火車站見到來接她的丈夫時，是多麼興奮和激動，眞有千言萬語要訴說！但她丈夫却顯得有些冷淡，有些不安，時時

避開她的目光，匆忙把她帶回家去。所謂家，只是租來的一間不足百尺的小房間，原先她丈夫一人住，現在三人搬進去，連個轉身的地方都沒有。她想當初丈夫怎麼不寫信告訴她呢？如今出來了，這樣艱苦怎麼辦呢？房東是一個七十多歲的老太婆，她的孫女却是二十多歲的漂亮小姐。令人氣憤的是，她不久就發現了丈夫五年來既不回廣州探她，又少寫信回去，是有原因的：他的心已被這個年青小姐抓去了！而且早有了一手……她傷心極了，毅然帶着孩子搬出來，在一家進出口公司當會計，並且離了婚。正當她想靜下心來獨立生活時，她丈夫又來找她和孩子，苦苦哀求她復婚，又哭又懺悔地告訴她，那個小姐離開他了，因爲他沒有錢，年紀又老，都快四十了……

「哦，這麼老，差了二十年嘛！」

我不由得插了一句。她從敘述中醒過來，看了我一眼，咬牙切齒地說：

「哼，他眞不要臉！我哪點輸那女人？我一個月掙二千多元，她呢，在電子廠做工，一個月做死也掙不了一千！雖說年青一些，可是大屁股大奶，一看就像養過幾個孩子的女人，不知看中她什麼？好了，現在被人家扔了，就反過來求我收留，哼，我是撿破爛的嗎？我就那麼賤嗎？……」

我見她失神的眼睛佈滿紅絲，露出歇斯底里的兇光，激怒得連嘴角都扯歪了；心裏暗想：愛情眞不是鬧着玩的，搞不好殺人的事都會發生，人一陷入這種糾紛就變態了。而小林哥哥却默默地聽她敘述，眼中充滿了同情。

「你決定怎麼處理這件事呢？」我問她。

「我去黃大仙那裏求籤，就是想問自己會不會再有幸福？或者有沒有可能復婚？」

「復婚？你不是那樣恨他嗎？怎麼可能復婚呢？」

「依我說，」小林哥哥突然插進來「那樣的壞男人，不要再理他了！」

她轉過臉深深地看了他一眼，然後恨恨地說：

「是的，我恨他，我要報復！我要讓他吃苦，我要他賠償我青春的損失！我……」

「這是關係一輩子的大事，」我勸她，「不能鬧意氣，希望你冷靜地想想，你覺得他這人究竟怎麼樣？」

「壞透了！像一個爛梨子，從心裏爛出來。你想想看，整整五年，我一個人又要工作，又要帶孩子，捱了多少離別的痛苦，他竟然不聞不問，在這裏開開心心滾女人！」

「如果你不能原諒他，那復婚有

什麼意義呢？只能增加雙方的痛苦。」

我從家庭生活考慮，假若夫婦之間只有仇恨而沒有愛情，硬要他們天天在一起，那不是活受罪嗎？有人說，夫婦鬧意見，床頭吵架床尾和，別人只該勸合不勸離。但我懷疑，像他們這樣，眞能合得起來嗎？不過，當我看到她求助的目光時，覺得一種責任感突然降臨肩上。對於別人的痛苦，應該同情幫助，這是我一貫做人的原則，但要如何幫助她呢？我只能從好的方面去鼓勵：

「既然你已經離婚，就把精力放在孩子的教育上，放在自己的事業上，過些時候，會找到自己的幸福的。」

「過些時候？你說要多久？我眞會有幸福嗎？」她狂熱地追問我，像溺水的人抓住一塊木頭，抓住生的希望。

「我想，只要你冷靜地處理好各種關係，慢慢會快樂起來的。但我不是黃大仙，怎能爲你定下時間呢？而且對於幸福的感受，各有各的不同，也許我認爲幸福的事，你反覺得不幸……」

眞的，人生就是這麼回事。像小林哥哥這樣年青力壯，青春在他們身上，這就是一種幸福，但他們未必體會到。而這個表姐失去了青春，却拚命想把它拉回來，到底能不能得到幸福，誰知道呢？

大家都陷入沉思之中，一時安靜下來。杯子裏的茶已凉了，我看看時間也不早了，聽了她這麼複雜的經歷，心中怪不好受的，於是站起身說：

「很對不起，我們改日再談好嗎？我原來有事要出去的，就一起走吧。」

他倆見我這麼一說，也不好意思，捲起油畫，就匆匆地走了。

過了約一個月，電話催了幾次，小林才把幾十張油畫畫好送來。這次一反常態，進門就苦口苦面的，像被霜打了的菜葉子，垂頭喪氣。我不禁同情地問：

「你怎麼了？出了什麼事？還是生病啦？」

「我沒事，也沒病，是家裏出了大事，鬧翻了天！」

「究竟什麼事你講出來嘛，看我能不能幫忙？」

「唉，是這樣的，我哥找了個女朋友，我爸我媽都不同意，可他不管，準備春節就結婚，氣得我爸媽一見他就罵，而他一見爸媽回來就跑，有時索性躲到那女的家去住。」

「什麼？你哥那個上海女朋友申請出來了？」

「唉呀，那是老皇曆了，早就吹了！我沒對你說過嗎？我哥在香港又

找了一個。」

「是開玩笑還是眞的？你哥樣子那麼老實，又不是花心大少，怎會一個又一個呢？」

「不是一個又一個，是那女的纏住我哥不放！」

「既然前一個吹了，這個女的愛你哥哥，有什麼不好呢？」我感到有點奇怪「現在什麼時代了，你父母還當封建家長嗎？」

「哎，你不知道」小林有點急了，「那女人年紀比我哥大了十幾歲，又生過孩子，我爸媽認爲差太遠了，連我這做弟弟的也覺得不大合適。」

「大了十幾歲？生過孩子……」我腦子裏突然閃過一個念頭，同時產生了不安的預感：莫非是她？

「是不是前次和你哥一起到我家拿油畫的那個表姐？」

「就是她啦，根本不是什麼表姐，而是我們家過去的鄰居！她那瘦乾乾的老樣子，和我哥能配嗎？」

原來是這樣！我回憶起他們那次一起去黃大仙求籤，一起探討命運問題，同時熱切地追求幸福的情景，我漸漸明白了……但是，那女人抓住小林的哥哥，要跟他結婚，是爲了報復她離婚的丈夫呢，還是爲了賠償她失去的青春？他們的婚姻能成功嗎？能持久嗎？他們能獲得眞正的幸福嗎？

奧卡西未印行的劇本

米一葦

著名愛爾蘭劇作家肅恩·奧卡西（Sean O'Casey, 1880—1964）生前未曾刊行的一個劇本《收穫節：三幕劇》（The Harvest Festival: a play in three acts.）今由紐約市公立圖書館印行。

劇本附有劇作者夫人艾琳·奧卡西的前言和約翰·奧賴爾登的導言，奧賴爾登爲倫敦某公共圖書館員，是一位研究奧卡西劇作行家，在倫敦報刊發表不少有關奧卡西的劇作評論文字，跟奧卡西過往甚密。

《收穫節》是在一九一八年寫成後交給當時都柏林首屈一指的劇院艾比（Abbey Theater）於一九一九年演出。可是該劇院導演們決定不予排演。於是該劇本就塵封起來，未曾發表。奧卡西早期的劇作都在艾比演出，使他從一個吃不飽穿不暖的泥水匠登上愛爾蘭劇壇。

劇本是關於一九一三年愛爾蘭工人暴動事件。這事件迫使愛爾蘭天主教堂不得不表明他們的政治立場。奧卡西在劇本中以尖銳筆鋒刻畫收穫節的傳統意義和現實的差別，暴動怎樣地把教堂和一般家庭的節日歡騰氣氛一掃而空。劇本反映的是活生生的現實。人物性格也很生動。這劇本跟他數年後創作的現實主義劇本是一脈相承的。

紐約圖書館刊行的版本保存劇本草稿第一幕中的作者修改手跡。這非常可貴，它對研究奧卡西劇作的學人是非常有益的史料，藉此可窺見奧卡西創作的過程。

外國文訊

筆無常法

鄭家鎮

如何執筆、行筆，古往今來，有不少大同小異的論述。其實傳統方法，我們掌握之後，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是不應墨守不變的。要知道許多理論，雖然是從實踐得來，寫在紙上是工工整整，無懈可擊，實行起來，不會一定暢順，此乃客觀環境不同之故。書法是藝術，同一模式，却有變化，王羲之《蘭亭序》二十多個「之」字，個個不同。具見在行筆之頃，需要常生變化。所以運筆不必先有了意念，這一筆是中鋒，那一筆是側鋒，而應該心中什麼也沒有，順了筆勢，中鋒側鋒隨意取之，成了自然反應。正如老手司機，會爲了路上出現的情況而作出臨時對策。

司機要做到隨自然反應，新手是不行的，非有若干年經驗的老手不可。寫字也是如此，能做到此一階段，才是高手。第一筆如何，第二筆自然會承轉映帶，是略爲放了一點，第三筆又自然會略爲收斂，互爲挹讓……這些反應，事先並沒有預作安排。

第一筆有如人家打拳過來，第二筆便招架之消解之，連消帶打，第三筆又是連消帶打，到了最後，不是轉下，便是總結。

打拳，如是事先作了安排然後對拆，縱然好看，也常有點澀滯之感，比如這一拳出得太快，對方來不及招架，

或者太慢，對方先架了，總是不順眼。

但自由搏擊則不然，事先彼此不知招式，假如雙方都是高手，兔起鶻落，龍蛇起伏，也眞夠瞧了。寫字能到了這境界，才是最高的境界，不獨意在筆先，甚至是忘我，不是立心去營造，氣韻才是自然，任意取之，無不佳妙。

由有法而到了無法的階段，非三四十年之力不爲功，不如說來之容易。即如學武的人，要練到能作自然反應。人家打你一拳，要是待你經過大腦想想，用那一招式來化解，還未想出個結果來，已飽受人家幾拳了，必定要學會自然反應，不管人家怎樣出拳，自然會用適當的招式去化解。

這道理用在書法上，是不管第一筆如何，第二筆也自然反應去承上轉下，不管第一個字如何，太重了，還是太輕了，自會以濃淡疏密去適應它，第一行寫好了，第二行又去適應它……

要使自己的行筆能自然適應，隨意揮寫無不佳妙，那便不是只學習一碑一帖便能濟事，必定要兼收並蓄，只要能力所及，認爲對自己有好處的都去學，採各家之長，據爲己有，能如此，下筆要如何便如何了。

許多名家主張某一種執筆之法，其實他自己也未必常如此。筆筆中鋒，這不過是故神其說，古往今來也沒有一個書法家是如此的。顏眞卿的字多中鋒了，但偏鋒却不少，一個字之中，中鋒偏鋒互用。甚至執筆之法，理論上是指密拳空，曾見許多名書家執筆便非如此。寫字，應該站起來，而腿是左略前，右略後，身體才平衡，但不少書家還是坐下來，行筆也不懸腕。難道他們不懂傳統之法？當然不是的，說是一套，做起來可不一樣，只要寫得好，什麼方法也不妨。

不過話得說回來，有許多時候，如不是用傳統之法，字便無法寫得好。寫小字，用指力是不妨的，寫大字便不應該了，比如那一撇，用指力，活動範圍有限，如何能把筆鋒送到自己要求的位置，送得到，也是飄去的，並不是寫。那一竪亦然，用指則長度有限，中鋒懸腕，則寫了三五尺也等閒。

所以雖說不必拘泥古法，却不是隨意去創自己的法。是有了法，才可以參法，不是從無法到無法，連基本的法則都不懂。

一切是爲了把字寫好，法可以變，要變得更好，而不是變壞。

去年加拿大獲獎的幾名劇作家

童 曼

加拿大蒙特利爾戲劇家戴維·芬納里奧(David Fennario)榮獲一九七九年差爾梅斯加拿大戲劇獎(Chalmers Canadian Play Awards)第一獎。

芬納里奧獲得獎金五千美元，獲獎劇本爲《樓房住客》(Balconville)。該劇描寫住在同一樓房而講着兩種不同語言的住客的生活。該劇去年秋季在多倫多的一間劇院上演。

差爾梅斯戲劇獎金創立於一九七二年，每年頒發給在多倫多地區上演的優秀戲劇的編劇。參加評選的是由多倫多戲劇評論工作者組成的多倫多戲劇協會。今年該協會從三十三個劇本中評選出獲獎的作品。

除《樓房住客》獲獎外，其餘獲獎劇本尚有：約翰·穆列爾(John Murrell)的《等待着游行隊伍的到來》(Waiting for the Parade)，安東寧·梅列特(Antonine Maillet)的《蕩婦》(La Sagouine)，約翰·格雷(John Gray)的《比利主教親臨戰場》(Billy Bishop Goes to War)和戴維弗倫奇(David French)的《緊張不安》(Jitters)。

「對加拿大戲劇作出卓越貢獻」的特別獎則獎給了格拉蒂恩·格里納斯(Gratien Gelinas)。他是四十年來從事電影事業的戲劇家、演員、導演，也是加拿大電影發展公司的前任主席。

梅列特另一部小說《海洋上的手推車》(Pelagie-la-Charrette)於去年獲得法國的一項文學獎(France's Prix Goncourt)，目前正計劃加以改編搬上銀幕。這是一本歷史小說，描寫三百年前居住在北美東北部沿岸的法國殖民地(現今加拿大的諾瓦斯科夏省和新布倫瑞克省)的土著流亡異國後返回鄉土的歷程。這本著作獲獎後成爲法國和加拿大魁北省的暢銷書。這是一本在魁北省能銷售十萬册以上的第一本文學書籍。該小說於去年九月問世後，不僅風行魁北省的書刊市場，而且在歐洲售出三十萬册。

海洋文藝
第七卷 第六期
一九八〇年六月十日
編輯：海洋文藝編輯部
出版：海洋文藝社
香港中環威靈頓街廿八號四樓
THE OCEAN LITERARY PRESS
28, WELLINGTON STREET.
3/F. CENTRAL. HONG KONG.
TEL: H-227574
發行：利源書報社
九龍砵蘭街十八——二十六號
仁俊大厦壹樓A座
印刷：大新印刷公司
香港地下西環上街四十七號
——•——
定價港幣二元五角H. K. $ 2.50

新疆舞蹈（速寫）

姚迪明作

3 1761 11927023 9

3119
5
3
:no.6
980:June)
NADA_HK

張亞濂（畫國）　頌橘